

丁巳復辟的開場與收場

胡 平 生

一、前 言

本文是整個丁巳復辟研究的後半部，主要是探討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等人簇擁溥儀復位，至同年七月十二日討逆軍攻克北京復辟失敗落幕這段期間與其有關的重要史事；例如復辟的上演、段祺瑞與馬廠誓師、討逆軍事的進展、張勳負隅頑抗、復辟聲中各地的反應；並兼論丁巳復辟失敗的原因，及其善後與影響。

二、復辟的上演

張勳進京後不久，竟敢斷然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約有如下各項原因：其一、復辟為張勳數年來所翹首企盼者，此次機會誠為不可多得，如不善加把握利用，將來更難着手。其二、張勳以為北洋派督軍大多贊成復辟，段祺瑞雖無表示，然已遭罷黜，遷居天津，無一兵一卒，縱使有意反對，亦難有所作為。其三、張勳所部定武軍已進駐北京，負責北京治安的吳炳湘、江朝宗等，均與張勳暗通聲氣，發動復辟，當無窒礙。其四、儘管日本政府反對復辟，但張勳自德國方面獲得巨額金錢及武器彈藥的接濟，有此依恃，膽氣為之一壯。其五、復辟派要人升允、康有為先後北上，與張勳有所接洽，使復辟聲勢大振，張勳發動復辟的信念也益為堅定。

因此，關於升允、康有為在復辟前夕與張勳之間的往還接洽情形，實有必要予以補述。當民國六年六月初旬張勳自徐州準備動身北上之際，升允正在上海，即囑鄭孝胥代筆，致書張勳，促其趁此機會，立建龍旗，宣言復辟，其原函如下：

紹軒軍門左右：彭城良覲，相見以誠，我輩哀懷，天日可指。事變亟矣！而中外人士于足下之舉措猶不能無疑者何哉？則調停之說為之害也。自試辦共和以來，官邪民賊，毒痛四海，共見共聞，無可諱隱。今賊黨內亂方劇，以足下宗旨素定，正宜立建龍旗，宣言復辟，使薄海遠近，望風興起，忠義奮

發，必將天旋地轉，旦夕遂定。今乃按兵猶豫，坐令邪說日盛，搖惑人心，將士懷疑，天下解體，機會一失，身敗名裂，必隨其後，悔之何及！伏望足下電布誓師復辟，將共和政體一概剷除，此乃斬斷亂絲之策，非得毅力主張，決不足以收民心、定衆志。彼曹奪氣，自然潰敗，何慮之有。若猶以調停爲事，則較之亂黨相去幾何！自欺欺人，非所望于賢者也。專肅馳布，鵠候管復。升允拜啓。四月十六日（按：即陽曆六月五日）¹。

旋升允以劉廷琛、章梈來信相邀，於六月十日自上海乘車北上，次日即抵天津，寓居日本旅館。六月十二日，升允與章梈、陳毅晤面，知張勳宗旨忽變，乃託劉廷琛詰責張勳；隨於六月十四日前往濟南，轉赴青島²。另據六月十四日的順天時報載稱，升允頃已抵津，現寓某宅，與楊度握手密談甚久云云³。六月二十三日，升允特派恩某、崇某、慶某爲代表，自青島前往天津，暫居法租界中和棧。次日，恩、崇二人乘車進京，運動張勳舉事復辟⁴。

至於康有爲，自從戊戌政變微服出都後，幾近二十年未入北京。民國五年十月，康前往徐州走訪張勳，這是復辟派的「文聖人」與「武聖人」首次會晤，此後康、張關係日趨密切，張並資助康在上海辦國是報⁵。民國六年，上海遺老由瞿鴻禨領銜，康有爲執筆，致函張勳，謂「方今九服阨危，四鄰環伺，自宜迎奉靈輿，早日反正，上妥九廟，下維人心」，並以「雖李郭之收西京，西平之殲涇卒，何以加茲」打動張勳，促其舉事復辟；最後並云：

鴻禨等伏處海上，聞田夫野老之言，深知民心之思故主，肇亂之由共和，用敢不避斧鉞，瀝血直陳，有夏中興，臣靡是賴，宗周復國，晉鄭焉依？伏冀執事斥浮游之論，達不世之勳，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臨牋不勝戰慄屏營之至⁶。

又據伍莊（伍憲子）記稱，當張勳自徐州率兵北上的前夕，曾請教於康有爲；康告訴張應注意六件事：其一、今日復辟，當行虛君共和制，萬不可恢復大清舊號。其二、既爲虛君，政權當歸內閣，內閣對國會負責任，君主無責任。虛君共和制所以勝於總統制者，在避免爭總統而起革命，並且避免府院相爭而生事端。其三、既爲國家起見，自身不宜包攬政權，國務總理一職，暫請徐世昌擔任，各省軍政長官皆

1 「鄭孝胥丙丁日記」，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北京，一九六三年），頁七四～七五。

2 同上，頁七五～七六。

3 順天時報，六年六月十四日，時事要聞。

4 同上，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津聞一束」。

5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上海，民國六年），上卷，頁三五。

6 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臺北，成文出版社，民國六十七年），下冊，頁六二五。

宜仍舊，切不可妄自更動。其四、徐州現有兵三萬，宜調一萬入京，調一萬守濟南、德州之間，控制津浦鐵路，留一萬在徐州，再調馮德麟（馮字麟閣，時任中央陸軍第二十八師師長，駐防奉天）一師入關，控制京奉鐵路。其五、段祺瑞在天津，當挾之入京，萬不可留之於外。其六、遺老知識缺乏，不明世界大勢，清朝之亡，實由此輩。今次用人，宜認真審慎。張勳皆唯唯聽命⁷。及張勳抵天津，觀望不前，康又致書勸促云：

麾旌北首，大事立解。聲威所震，被于異域，爲公欣喜，雖然更爲公憂之。從來非常之事，同盟既定，發于旦夕，令人措手不及，不得不服，若久則變生，則支離蔓滋，不可收拾矣。故五日之書，請直抵豐臺，立辦大事，而請勿駐津爲避此也。今已誤矣，無可如何，於是暗敵日多，書電五發，煽動激鼓，無所不至，于是諸督遂國之安，原係于公，豈可令公危，而公之危否，則在諸督之助公否也。夫公藉諸督生反對，展轉日增，流言四起，變態益甚，加以內閣不定，南方明援助公者，聞有怨言，謂如此結果，恐無葬身之地，至是左右爲難，進退維谷，失則公危矣。夫中之力而爲之盟主，若令彼輩有變，則舉措甚難。今觀各督之情態，甚不一致，其受外界之誘而不能同心至明，僕私竊深憂之。願公虛心優禮，善爲撫綏，勿剛愎自用，以失人心；勿傲慢專欲，以失衆意；多遣使命，以密結之；厚其電意，以虛商之；以至誠感之，以大勢動之。今外交安穩，亟應正名，遲則恐別有事變，益艱難矣。故今不患南敵之生心，而患同盟之異志。特貢直言，惟公幸察⁸。

六月十七日，康通電全國，爲張勳解說，並勸各省取消獨立，請黎元洪總統下令另選議員，別開國民大會，公議憲法⁹。旋張勳囑其參謀長萬繩栻密電康，邀其飛速來京，共謀大事。康遂於六月二十六日自上海搭夜車北上，其進京經過情形，復辟始末記一書有詳細的記述：

康氏之進京，隨之者爲沈曾植、王乃徵二人。康服灰色布長衫，直襟統，淡黃色之鞋，驟視之，幾類一游方之僧。沈、王二人，則腦後尚垂大辮，袍掛寬泰，猶是前清官僚之態度。三人一路皆購三等票，乘慢車，坐必近車門處，面向車壁，以避人目。不意與康同車者，乃有王某、蕭某，皆民黨之衆議

7 伍憲子（伍莊）：「丁巳復辟真相」，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舊金山，世界日報社，一九六三年），頁一〇九——一〇。

8 同註6，頁六二六。

9 復辟始末記，上卷，頁三五～三八。通電日期則係參照郭廷以編著：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一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六十八年），頁三〇九。

員。康等三人每上車下車，則王等二人必緊緊隨之。蓋康之在滬，民黨已嘗派人日夜監之，蕭、王等蓋為偵察康之舉動來也。六月二十七號晚，康始抵京，即同沈、王等于東車站下車，康以大蒲扇遮面而行。出站門，倉皇四顧，見長辦軍人四，挾一馬車，駐在站旁，康等即趨至車側，辦兵以槍擬之，康出一片授之，辦兵即向康行一軍禮，即納康等于車中，向南河沿張〔勳〕宅而去¹⁰。

康有為的詩集中亦有「丁巳五月八日與善伯偕沈子培尚書、王聘三侍郎乘津浦鐵路北上，九日至豐臺，望西山呈諸公示善伯去國廿載，不意生入國門也」及「九日八時天暮望都城各門樓」之七言詩各一首，以抒胸懷¹¹。可見偕康同車北上的，除了沈曾植、王乃徵二人外，尚有徐勳之子徐良（字善伯），丁巳五月八日、九日，也就是民國六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

康有為抵京後不久，北京各報即競相揭載其事，順天時報（七月一日）並揣測康此行或將復辟：

前昨兩日，京中徧傳文聖人康有為微服入都，乘坐三等列車於某晚抵前門車站，旋即進城，寓址未悉，日昨已有某某等報揭載其事。另據一消息，康氏來京係奉張紹軒之電約，現時即住張宅，諱莫如深。又有謂康氏對友人談及此次晉京並無政治上意味，擬北謁明陵，流覽風景，藉避暑熱云云。惟記者從某方面探悉，康氏來京有兩個目的，一關於憲法事項，主張開全國國民大會，貫徹前電之宗旨，一關於某重要問題，親自北上，觀察各方面現象，以定行止。康氏果欲有為福國利民，余日禱之；或謂文聖與武聖握手，必有一番驚天動地之事業，特在共和國，宗旨亦宜純正。康氏夙以保皇黨著名，以變法自任，今茲惠然肯來，實惹人非常之注意云¹²。

上海新聞報則評曰：

大帥入都，共和已危，然猶得保存一線，聖人一到，乃連根盡去，甚矣！聖人之可畏較大帥為尤烈也¹³。

由此可見康之入京，對此次復辟的發動，實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此次復辟的發動，各種記述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惟上海申報（六年七月十五日）曾載有「北京歸客之一夕談」一文，記復辟經過甚詳，其中談及復辟發動的內

10 復辟始末記，上卷，頁三九～四〇。

11 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詩集（臺北，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民國六十三年），卷十四，頁一～二。

12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一日，「康有為來京為何」。

13 轉引自翹生：復辟紀實（鉛印本，民國六年），頁四四。

幕，爲外界所罕知者，極具價值，茲轉引如下：

余友某君，與張勳有鄉誼，且屬故知，昨自京歸，余乃與之作一夕談。某君述張北上之原因及復辟經過事實甚詳，亟泚筆記之如下：張勳之歷史稍治政聞者，皆能道之。惟世人認張爲忠清，其實不然，蓋張不過腦筋簡單，喜受奉承，易爲人利用而已。閱者試一默想袁政府時代之一切行動，即可知余言之不謬。上月督軍團獨立，張態度本極冷靜，張亦非不表同情，不過因已有人大出風頭，心有所不樂耳。旋各方面電徐，促張北上，出作調人，張初尚猶豫，嗣東海、李九、合肥等之密使，及帝制復辟諸黨到徐，勸駕者相望於道，張謂要我作調人，非復辟不可。衆答祇要推倒黃陂，餘事俱好商量。張之復辟心旣動，帶兵北上之念亦遂決。及到津與各方面接洽，乃大失所望；蓋彼領袖諸人，既各自有主張，而督軍團之意見亦紛歧，僞參謀處虛有聲勢，全無實力。張見各方面情勢若此，乃採納李九之策，維持黃陂，以謀展其招兵增餉之機會，蓋當時仍未有復辟之決心也。解散國會令下，張乃偕李經羲、張鎮芳、雷震春等入京，張助李組閣，亦附有條件，緣段任內閣時，張有款百餘萬，段令財部積壓未發，張不滿意於段，此亦一大原因。李允到任，即將此款設法陸續核發。除此條件外，張並要求位置三總長（張鎮芳財政、雷震春陸軍、李盛鐸農商），李一一許可，詎李組閣令下，反對之聲，遍於全國，李因各方面責難，而對於張所要求之三總長，亦遂食言而肥。張由是大憤，復辟之機，又躍躍以動。張到京日，與梁鼎芬、劉廷琛、梁敦彥等一班帝孽相遇旋，張鎮芳、雷震春以不獲位置於李內閣，乃日與萬繩武密謀召遺老入京，並遣使赴各省徵求同意，雷則擔任京畿軍界，謂盡是北洋同胞，早已運動妥洽。張鎮芳則擔任財政，謂福中公司、鹽業銀行，取之不盡，大吹特吹。張勳爲若輩所惑，遂決心硬做一番。問張未得各省贊成，何敢如此膽大妄爲乎？答云：張自以爲有把握者也。張云：十三省區既有攻守同盟之約，而復辟問題，又迭經徐州、天津會議，雖未一致贊成，然實已早得多數同意。今番舉動，至少必有一半可靠，其言如此。又問康有爲何亦做此把戲乎？答云：康在滬經萬繩武三次去電勸駕，康到京，萬等說得天花亂墜。康謂一切軍事，由大帥負責，余專任外交。誰知萬等所說，皆是空中樓閣，康今日噩夢方醒，正自怨自艾不止云。某君又云：報傳會議復辟，在張之私宅開會，其實此事極秘密，張之親信，除萬繩武與聞外，卽劉文瑛、李慶璋等亦猶是門外漢。復辟在七月一日黎明發表，三十晚，張由江西會館聽戲歸，始告其夫人曹氏，曹氏大爲驚駭，極力阻諫，張拂袖而出。張之乾兒許某

，候張至大門上汽車時勸阻，張大怒，命守衛者將許綁縛槍斃。經劉、李等數十人再三求赦始免。此後遂無人敢進言諫阻者矣¹⁴。

六月三十日下午，張勳前往江西會館出席江西同鄉爲其舉行的歡迎會，會後並請有伶人演劇助興。張勳素有聽戲的癖好，是夜原定名伶梅蘭芳唱大軸（張勳素愛梅的戲碼），預計至七月一日凌晨二時左右始能演畢。經張勳示意，乃更易次序，令梅伶先演。張觀完梅戲後，隨於十二時左右歸宅¹⁵。張勳歸宅後，遂與江朝宗（步軍統領）、吳炳湘（京師警察總監）、康有爲、陳光遠（陸軍第十二師師長）、李進才（陸軍第十三師師長）、王士珍（陸軍總長）等人開復辟秘密會議，決定派王士珍、江朝宗代表民國，梁鼎芬代表清室，李慶璋代表張勳，前往總統府勸告黎元洪退位¹⁶。張勳在其宅中會議後，即下令召集陳光遠、李進才兩師，及武定軍駐紮城外者，一律分布城內及皇城內外。七月一日清晨二時，軍隊均已入城。三時，張勳偕同康有爲、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吳炳湘、劉廷琛、沈曾植、勞乃宣、顧瑗、阮忠樞等五十餘人，同入清宮，惟張勳一人乘輿，至中和殿階下，張勳仍坐輿內。宣統皇帝溥儀亦由乾清門乘輿出宮，至中和殿下，由顧瑗手扶溥儀出輿，步至階下，手扶張勳下輿。張勳身着藍紗袍黃馬褂，溥儀身着黃紗袍馬褂，頭戴困秋帽，上覆紅綢，不見如何裝飾。旋即升殿，張勳率領衆人伏地行三跪拜禮，階下定武軍高呼萬歲三聲。同時又召醇親王載灃（溥儀生父）入內，載灃以猝然奉召，不知何故，先令其福晉入內探問，得報後，即乘馬車以馬隊三十名擁護入朝。朝罷後，衆人分別擬撰上諭。同日上午九時，張勳與康有爲諸人由神武門進內，呈上上諭，一一蓋璽之後，交印鑄局印妥，首先往總統府，下午在中央公園及其他行人

14 申報，六年七月十五日，南京通信，「北京歸客之一夕談」。

15 參照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日，「宣統復辟民國告終」。翹生：復辟紀實，頁五二。張慈鑫：復辟詳志（北京，民國六年），頁二七。

1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日，「宣統復辟民國告終」。又復辟始末記，上卷，頁四四～四五云：「〔六月〕三十日傍晚時，清廷召張勳、陳寶琛、劉廷琛等開御前會議。會議既畢，張勳則往江西會館觀劇，若行所無事者。十二句鐘返寓，即以電話招王士珍、江朝宗等至其寓所。諸人來後，張勳乘其觀劇後之意氣，向諸人演說曰：近數年中，余屢欲至京，以實行余蓄意已久之事，此次自徐起行，即已預行籌劃，至津後，向各方面探詢意見，則謂萬不能行，爲人心所不欲，余聞之頗灰心，然至京後，又覺勇氣勃勃，現在則已決計爲之。質言之，余將扶宣統帝復位，諸君贊成否？王、江二人言曰：此事可做，但要省外省情形。張曰：外省同情。王、江復曰：慎重些好。張曰：然則你們反對？王、江急曰：並不反對。張曰：然則簽名。又高聲曰：今夜來者，不簽名，不能出門。王、江以下各人，遂無言簽名矣。正於此時，張〔勳〕妻與張子跪地而哭，謂此事萬不能行。張大怒曰：今日之事，有行而已，如抗者，我不問骨肉朋友屬員，概以軍法從事。妻子亦遂含淚入後室。復令江朝宗開城，放辦兵入城。江請以天明，張不許，怒言曰：有不許開城者，今日亦不准出門。王遂令江用電話飭令放入城內。是晚又協商對付總統方法，議決以王士珍、江朝宗代表民國，梁鼎芬代表清室，李慶章（璋）代表張勳，前往勸告黎總統退位（原註：按此即各報上所載露天板橋上之會議是）」。

繁盛處張貼。該諭係阮忠樞起稿，經康有為修改而成¹⁷。諭中將「所有興復初政，亟應興革諸大端」條舉如下：

- (一)欽尊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
- (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元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
- (三)懷遵本朝祖制，親貴不得干預政事。
- (四)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婚易俗等事，並着所司條議具奏。
- (五)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按：即民國六年七月一日）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簽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合同，一律繼續有效。
- (六)民國所行印花稅一項，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着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撤。
- (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為準。
- (八)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儻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
- (九)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旨，悉聽其便¹⁸。

同日，溥儀另有上諭，封黎元洪為一等公，並發布各項重要人事命令如下：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均授為內閣議政大臣，萬繩武、胡嗣瑗為內閣丞；梁敦彥為外務部尚書，張鎮芳為度支部尚書，王士珍為參謀部大臣，雷震春為陸軍部尚書，朱家寶為民政部尚書（未到任以前着吳炳湘署理），徐世昌為弼德院院長，康有為為弼德院副院長；張勳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陸榮廷為兩廣總督，曹錕為直隸巡撫，齊耀琳為江蘇巡撫，倪嗣冲為安徽巡撫，張懷芝為山東巡撫，閻錫山為山西巡撫，趙倜為河南巡撫，李純為江西巡撫，譚延闓為湖南巡撫，楊善德為浙江巡撫，陳炳焜為廣東巡撫，譚浩明為廣西巡撫，王占元為湖北巡撫，李厚基為福建巡撫，唐繼堯為雲南巡撫，劉顯世為貴州巡撫，楊增新為新疆巡撫，張廣建為甘肅巡撫，張作霖為奉天巡撫，孟恩遠為吉林巡撫，許蘭洲為黑龍江巡撫，劉存厚為四川巡撫，陳樹藩為陝西巡撫，姜桂題為熱河都統，王丕煥為綏遠都統，田中玉為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為江北

17 參見復辟始末記，卷上，頁四五～四六。翹生：復辟紀實，頁五二～五三。惟張慧奎：復辟詳志，頁三三，謂此復辟上諭或出自陳曾壽之手筆。

1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日，所刊載之「上諭」。

提督，廬永祥爲江南提督，張敬堯爲長江水師提督¹⁹。

同日（七月一日）下午，順天時報記者至南河沿晤訪張勳，張勳滿面得意答覆記者云：

民國成立以來，紛擾不絕，生民罹塗炭之苦，皆由共和不適於中國，故徧商同志，斷行宣統復辟以救國危，決非予個人之名譽。且予極微，此事亦非一人所敢擅舉，京內外贊成者頗非少數，殊如馮國璋、陸榮廷已相互聯絡，故兩廣及江蘇方面，似不足憂，其餘山東、直隸、山西、河南亦贊成此舉。黎大總統雖不願辭職，然彼已得一等公爵，當無何等施爲。僅段祺瑞反對此事，彼今毫無兵力，不足爲念²⁰。

七月二日（即清宣統九年五月十四日），陸續有上諭頒布：瞿鴻禨、升允均授爲大學士，馮國璋、陸榮廷爲參預議政大臣，沈曾植爲學部尚書，薩鎮冰爲海軍部尚書，勞乃宣爲法部尚書，李盛鐸爲農工商部尚書，詹天佑爲郵傳部尚書，貢桑諾爾布爲理藩部尚書，張曾敫爲都察院都御史，胡思敬爲副都御史，龍濟光爲廣東水師提督，吳光新爲湖南提督，李經邁爲外務部左侍郎，高而謙爲外務部右侍郎，吳炳湘爲民政部左侍郎，張志潭爲民政部右侍郎，楊壽枬爲度支部左侍郎，黃承恩爲度支部右侍郎，李瑞清爲學部左侍郎，陳曾壽爲學部右侍郎，田文烈爲陸軍部左侍郎，崔祥奎爲陸軍部右侍郎，江庸爲法部左侍郎，王乃徵爲法部右侍郎，錢能訓爲農工商部左侍郎，趙椿年爲農工商部右侍郎，阮忠樞爲郵傳部左侍郎，陳毅爲郵傳部右侍郎，蔣作賓爲參謀部副大臣，江朝宗爲步軍統領，李思浩爲鹽政署署長，鈕傳善爲督辦全國煙酒事宜，辜鴻銘爲外務部左丞，謝介石爲右丞，程經世爲左參議，劉洪禧爲右參議；曾習經爲度支部左丞，李經羲爲右丞；章樞爲學部左丞，黎洪枝爲右丞；顧瑗爲農工商部右丞，吳炳湘兼署京師巡警總廳廳丞，江朝宗兼署京師稅務監督，王達爲順天府府尹，李慶璋爲直隸布政使²¹。

七月三日（清宣統九年五月十五日）之上諭：陳光遠授爲直隸提督，范國璋爲浙江提督，蔡成勳爲福建提督；達壽爲理藩部左侍郎，顧瑗爲理藩部右侍郎；李進才爲陸軍副都統，派充京師軍警總執法處督辦，劉金標爲陸軍第十三師師長，李得勝爲陸軍步隊第二十五旅旅長。七月四日（清宣統九年五月十六日）之上諭：徐世昌授爲太傅，張人駿、周馥爲協辦大學士，岑春煊、趙爾巽、陳夔龍、呂海寰、鄒

19 「清帝溥儀復辟上諭」(一)，見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五十五年），頁三五五～三五五。

2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日，「宣統復辟民國告終」。

21 「清帝溥儀復辟上諭」(二)，見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五五～三五七。

嘉來、張英麟、鐵良、吳郁生、馮煦、朱祖謀、胡建樞、安維峻、王寶田爲弼德院顧問大臣；馬安良爲甘肅提督，馬福祥爲固原提督。陸軍部左侍郎田文烈未到任以前着陸錦署理，任陸錦爲陸軍部左丞，劉思源爲右丞，吳兆毅爲左參議，韓運章爲右參議。七月五日（清宣統九年五月十七日）上諭：方樞授爲內閣法制局局長，郭則澐爲銓敘局局長，吳廷燮爲統計局局長，吳笈孫爲印鑄局局長，梁用弧爲郵傳部左丞，勞之常爲右丞，熙彥爲馬蘭鎮總兵。七月六日（清宣統九年五月十八日）上諭：度支部尚書張鎮芳，着兼署鹽務署督辦，郵傳部尚書詹天佑未到任以前着梁敦彥暫行兼署，孫寶琦爲督辦稅務大臣，蔡廷幹爲幫辦稅務大臣，李思浩未到任以前，鹽務署署長兼稽核所總辦着嚴璩署理，張茂炯爲中國銀行正監督，曹銳爲副監督，馬蘭鎮總兵熙彥着仍兼管內務府大臣事務。七月七日（清宣統九年五月十九日）上諭：吳笈孫授爲民政部左丞，吳敬修爲右丞；吳學廉爲度支部左參議，宋名璋爲右參議²²。

就以上所發布的各項人事命令看來，約有如下幾個特色：其一、命令隨興即發，缺乏條理，中央職官編制亦不整齊劃一。如外務部、度支部、陸軍部的職官有尚書、左右侍郎、左右丞、左右參議；而學部，民政部、郵傳部祇有尚書、左右侍郎、左右丞；農工部祇有尚書、左右侍郎、右丞；法部、理藩部祇有尚書、左右侍郎；參謀部祇有正副大臣，海軍部祇有尚書一人而已。足見此次復辟事出倉猝，各職官人選多係臨時決定，未經審慎安排，甚至隨到（指入宮覲見溥儀）隨封，漫無準則。出二、所發表的各省區巡撫、都統，絕大多數爲其原任督軍、都統，極少有所更動。更動的僅有江蘇（因原任江蘇督軍馮國璋授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遂以原江蘇省長齊耀琳爲江蘇巡撫）、安徽（因原任安徽督軍張勳授爲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遂以原安徽省長倪嗣沖爲安徽巡撫）、及四川（原任四川省長兼代督軍爲戴戡，因川境滇軍正與川軍交閩，遂以川軍第二師師長劉存厚爲四川巡撫）。其用意在於羈縻各省區，期爲清室効命。其三、所發表的中央職官人選，絕大多數係曾經仕宦於前清者，包括已轉附民國的一些官僚、政客，以及不肯屈志的遜清遺老。其中達壽、鐵良、熙彥係滿人，升允、貢桑諾爾布係蒙古人，楊壽枬係漢軍旗人，其他均爲漢人。其四，所發表的各中央職官人選，大多不曾到任，未到任的原因，不外不滿此次復辟而不願受命，或意存觀望，舉棋不定，或以路程遙遠，交通阻隔，無法於短短數日內趕到北京。倒是有一些上諭中未獲授任何官職的前清官吏，一聞復辟，即爭相進京，活躍異常，據復辟真相始末記一書記云：

22 「清帝溥儀復辟上諭」(三)、(四)、(五)、(六)，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五八～三六五。

此九日中（按：指七月一日至七月九日），凡係年滿六十在前清曾任三品以上之官吏，無不趨踰恐後，葡萄來京，躬詣宮門，恭請聖安，或輾轉託人通刺於南河沿張大臣之邸第，所有招游過市之馬車，皆翎頂輝煌，衣冠楚楚，身穿開氣亮紗袍者有之，加補服者有之，即東西車站每次抵京之火車，亦皆鬚髮皓然之老翁，有識者則指於道旁曰：此某尚書也，此某侍郎也，某巡撫也，某關道也，某翰林編修也。彼輩携手下車揚揚得意，而一時西河沿打磨廠一帶之旅館客寓，大有在坑滿坑，在谷滿谷之慨，有謂熱鬧極矣²³。

這誠為此次復辟中的奇特景象。

三、段祺瑞與馬廠誓師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復辟變作。當天上午四時，梁鼎芬、王士珍、李慶璋等聯袂至總統府，謁見黎元洪，請其退讓政權。黎答以民國係國民公有之物，余受國民重託，退位之舉當以全國國民公意為從違，與個人毫無關係。又對梁鼎芬云：君欲盡忠清室，當為清室計萬全，復辟以後，余對於清室即不負治安責任²⁴。梁再逼之，黎答云：余於甲午一役，海軍敗績，本欲自盡，遇救得免。辛亥事起，非余本意，後為皇室優待條件，余首先力爭，達到優待目的，余對於清廷，非不効力。今主張奉還大政，余亦並不反對，但是否國民同意，列國已否接洽，地方秩序有無妨害，如果以上三事均已辦妥，余初意俟大局稍定，決計引退，早已有言在先，余一人之去留，自無問題云云²⁵。同日上午七時，王士珍、江朝宗、陳光遠等再赴總統府，重申前請，並籌議關於復辟一切辦法²⁶。八時左右，黎元洪邀日人青木宣純中將（黎所聘高等軍事顧問）入府保護²⁷，並委託坂西利八郎大佐轉致段祺瑞云：

23 蘇午溪：復辟真相始末記（線裝本，出版時地不詳），頁二九。

24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三日，「反對復辟之種種傳聞」。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卷上，頁六七。

25 復辟始末記，上卷，頁六七～六八。又「陳」冷汰：「丁巳復辟記」一文云：「復辟之晨，梁公節庵（按：梁鼎芬號節庵）至黎元洪處，勸其退位。黎不肯，曰：『余之不退，仍為國為民也』。又曰：『汝未讀新書，不明新理，破壞民國，萬死不足蔽辜』。梁公一怒遂歸。繼派舒直夫往，黎問三事：一民意，二外交，三秩序。答曰：『言及民意，實為可醜。公等所謂民意，不過數百搗亂議員之意耳，與民乎何與？試問辛亥武昌兵變時，鄂民之意果何如，公亦曾察之否耶？必欲察民意者，請即派一人往市廛觀商民歡舞之狀，亦足見真正小百姓之意矣。至于外交、秩序，則公移交後，自有負其責者，請勿過慮』。黎無辭以對」（見近代史資料，一九五八年第一期，頁一一九）。

2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日，「昨日外號補登」。

27 復辟始末記，上卷，頁六八。又據時報，六年七月四日，「復辟雜記」云：「日昨（一日）上午十一時，大總統曾傳見公府軍事顧問日本陸軍中將青木宣純在春藕齋密談半小時。惟接談時，屏退左右，關防特嚴，局外人不得與聞絲毫」。

予對閣下無任何異議，惟為國家意見有所不同而已。今民國面臨危機，閣下亦不忍默視不顧，希即速起拯救民國，是所至盼²⁸。

坂西利八郎當即照知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石光眞臣少將。七月二日，石光派中島翻譯員把黎氏之語傳達給段，段的反應頗為冷淡，僅答云：「為了救國，本人自有方策」而已²⁹。

七月二日夜九時半，黎元洪忽偕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等至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少將之官舍，當由劉鍾秀向齋藤略述黎在總統府內恐有危險，特冒昧至此，祈閣下原諒保護為禱。齋藤以事出意外，不勝驚訝，即轉叩公使林權助的意向。林以事已至此，未便拒絕，應謀相當之保護，乃接納黎氏，並以日本兵營暫充黎氏起居之所³⁰。七月三日中午，林權助對外正式發表此事始末云：

黎大總統帶侍衛武官陸軍中將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從者一名，於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半，不預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館域內之使館武隨員齋藤少將官舍，懇其保護生命，日本公使館認為不得已之事情，並顧及國際道義，決定作相當之保護，即以使館域內之營房暫充黎總統居所。黎總統在日使館時，日本公使館絕對不允其作政治的活動³¹。

又據稱黎元洪最初決定進入法國醫院（亦在東交民巷內），七月二日午後九時左右，黎等突然奔至該醫院，院方以值深夜，故囑其在門外暫候，雙方互相問答約十五分鐘，致黎大為焦慮，深懼張勳部下追捕，遂聽從隨行秘書劉鍾秀的勸告，急忙轉往日本公使館避難³²。七月三日，黎發布通電，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並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其電文云：

南京馮副總統、各省督軍省長、南寧陸巡閱使、瓊州龍督辦、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鑒：東日（按：指七月一日）兩電，冬日：（按：指七月二日）一電計達。此次政變猝生，致搖國體，元洪負疚民國，哀痛何窮，已於

28 「在北京坂西陸軍大佐致上原參謀總長電」（七月一日，極秘電第一〇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三六～三七。

29 「石光軍司令官致參謀總長電」（七月二日，天電第四十九號），原載日本外務省記錄「各國政變關係雜纂，支那の部，復辟問題」內；轉見於臼井勝美：「張勳復辟と日本側の接觸」，歷史教育，十四卷一號，頁七六。

3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四日，「黎總統出府始末記」。

31 同上。翹生：復辟紀實，頁六四。

32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五日，第八八九號，極秘），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五六。復辟始末記，卷上，頁六八亦云：「〔黎〕遂於即晚携同侍從武官唐仲寅暨劉秘書鍾秀，乘汽車赴交民巷法國醫院投宿，院中以值深晚，且無院長證書，未即容納，遂改赴日本使館」。

本月多日特任段祺瑞總理國事，並電請馮副總統依法代行職權，在副總統未經正式代理以前，一切機宜由段總理便宜處理，所有印信文件業經送津請段總理暫行攝護，並設法轉送副座，呈請接收。再頃者，公府衛隊猝被撤換，僅交三海，元洪亦即移居醫院，此後一切救國大計，務請諸君商承馮副總統、段總理合力進行。臨電翹企，不盡區區。元洪。江³³。

因張勳派兵監視電報局，該則通電係託日本使館代發，其任免段祺瑞、李經羲的命令，則係秘密遣人持送至天津宣布，並有手諭如下：

張勳擁兵踞京，變更國體，業經於東日通電。嗣該逆等頒發偽詔，厚誣元洪及首義諸人，以熒惑觀聽。元洪孤身陷阱，早失自由，不難一死，謝我全國父老子弟。惟是傳聞異辭，真象易蔽，區區保障民國，愛護共和之初心，無由表白。茲特派□□出京，見義勇為，別謀救濟垂亡之民國，凡我各省熱心衛國之長官，與夫心愛共和之志士，速起殄賊，以奠國基，元洪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血淚和墨，敢告邦人。黎元洪。七月二日³⁴。

惟是時段祺瑞已決定舉兵討伐復辟，所謂「馬廠誓師」，是段引以自傲的「再造共和」重頭戲，其實是研究系（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與徐樹錚簇擁段氏出面，以達其恢復政權的機會。關於馬廠誓師的緣起，研究系要人劉以芬記云：

自民國六年六月十四日張勳以調停黎、段入京，外間即有陰謀復辟之傳言。時余在津友人劉崧生（崇佑）寓中，七月一日清晨，衆方酣睡，藍君公武忽推門入，大呼曰：帝制又復活矣！諸公尚高臥耶？衆聞聲驚起，見藍手持黃紙一方，則復辟上諭也。俄而湯濟武（按：湯化龍字濟武）至，俄而梁任公亦至，因集議應付方針，經商決即由梁、湯聯袂謁段〔祺瑞〕。段正因此事焦急，見梁、湯大喜，以事貴迅速，遲恐多變，遂同乘汽車赴馬廠。段甫離寓，而緹騎即至，蓋張勳知此舉必為段所反對，為先發制人計，急電津警察廳派警監視之也。段既至馬廠，即通電討逆，重要文稿悉出任公手筆³⁵。

另據曹汝霖（前交通總長兼署外交總長，時任交通銀行總理）記云：

翌晨（按：指民國六年七月一日）余即趁早車赴津，見各官署及車站均已懸掛黃龍旗，到津見督署亦懸龍旗，……合肥（按：指段祺瑞，段係安徽合肥人）到津後寓王祝三（名郅隆，天津鹽商）家。余即到王宅，見合肥在室內與梁任公、曾雲沛、徐又錚（按：即徐樹錚，徐字又錚）三人密談。合肥見

3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四日，「黎總統出府以前之通電」。

34 張勳：復辟詳志，頁四六。

35 劉以芬：民國政史拾遺（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六十年），頁一一～一二。

我在門外，即說，你亦可進來一同商議。合肥說，我已決意討伐復辟，但近處可調之軍，祇有駐馬廠李長泰的第八師，李與我雖不甚接近，但此人忠厚，與各方面都不甚來往，我已派人去疏通，諒無問題。倒是馮玉祥自統十六旅旅長後，仍居廊坊，他帶十六旅很久，頗得軍心，十六旅又兵精額足，仍能聽馮指揮。廊坊為入京必由之路，馮若出些岔子，却是可慮。惟此人名利心重，也有法疏通。目下最要緊的是錢，因種種緣故，督軍團尚未離京，不知他們的態度，故必須寬籌些，有一百五十萬元，足可敷用，你想有什麼辦法？我說此事宜速發，可惜督署也換掛龍旗了，不然的話，就近先向省庫挪借，以應急用。合肥說仲珊（曹錕號）已派人來過，他已表示反正了。我說那好極了，先請財政廳長來一談如何？遂電請汪向叔（士元）廳長來。汪說省庫一貧如洗，那有錢可挪？惟存有開灤股票一百萬，這股票市價高於票額，尚可抵借。合肥說，那好極了，即將股票先借一用。合肥即顧我說，你有辦法抵借否？我說天津日本銀行經理，我都不熟，但北京我可以去嗎？合肥會意即說，那不妨，我叫陸軍部派車在站候接好了。後汪廳長即將股票取來，交與合肥，合肥即交與我，我點收後，即趁火車入京，到車站陸軍部已派車候接，且有一副官同來。我想正金銀行，事關政事，未必能作主，因到三菱公司，與經理秋山昱君說明來意。他猜到這筆錢之用途，即允照額面抵借百萬元，我很高興感謝，遂與秋山簽定借約，取了支票，在六國飯店匆匆進食，即搭車回津，時已近黃昏矣。即將支票交與合肥，甚為滿意。此事幸在北京辦得迅速順利，若稍漏風聲，恐即不堪設想矣。第二日，又到王宅，適李贊侯（按：即李思浩，李字贊侯）由北京帶了鹽餘款五十萬元來津，贊侯時任鹽務署長，於是萬事齊備，遂定出師³⁶。

七月二日晚，段祺瑞、梁啟超、湯化龍等一行人馳抵馬廠（在直隸省青縣東北，運河東岸，津浦鐵路經之。昔為一小村落，清光緒年間，駐兵於此，漸成市集），往見陸軍第八師師長李長泰。李係直隸武清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與段祺瑞為同班同學。畢業後初帶工程營，隸第二鎮，駐保定。辛亥漢陽之役以勞績遷營務處，仍駐保定。後調濟南鎮守使，尋升第八師師長，駐紮馬廠³⁷。翌日（七月三日）上午八時，李特開軍事會議，議決公推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同日夜，段即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發布檄文，文長約三千餘字，痛斥張勳，指為逆賊，最後並云：

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問。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

36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誌社，一九六六年），頁一六三～一六四。

37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五〇。

有志切同仇，宜詣本總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有其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室遊讓之德，久而彌新。今茲構衅，禍由張逆，冲帝早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室優待條仍當永泐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酬功全始全終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復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利賴之。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民國六年七月三日³⁸。

七月四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並與馮國璋聯電數張勳八罪云：

逆勳之罪，罄竹難書：服官民國，已歷六年，羣力締造之邦基，一人肆行破壞，罪一；置清室於危地，致優待條件中止效力，辜負先朝，罪二；清室太妃師傅，誓死不從，勳脅以威，目無故主，罪三；擁幼冲，玩諸股掌，袖發中旨，權逾莽卓，罪四；與同舟堅持擁護共和，口血未乾，賣友自恣，罪五；捏造大總統及國璋等奏摺，思以強暴污人，以一手掩天下耳目，罪六；辦兵橫行京邑，騷擾閭閻，復廣募鬻匪游痞，授以槍械，布滿四門，陷京師於糜爛，罪七；以列強承認之民國，一旦破碎，致友邦憤怒驚疑，羣起以謀干涉，罪八。凡此八罪，其最昭彰，自餘稔惡，擢髮難數。國璋忝膺重寄，國存與存，祺瑞雖在林泉，義難袖手。今已整率勁旅，南北策應，肅清畿甸，犁掃逆巢，凡我同袍，諒同義憤，佇盼雲會，迅盪霾陰，國命重光，拜嘉何極！馮國璋、段祺瑞。豪³⁹。

同日（七月四日），段即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派段芝貴為東路司令，曹錕為西路司令，並特發布告：（一）保護本國及各國僑人生命財產；（二）對於各國教堂及商民人等一律保護，不得擾害之；（三）不得姦淫掠奪及無故騷擾民間；（四）不得造謠生事，煽惑軍心；（五）不得宣洩軍事機密⁴⁰。同日中午十二時半，李長泰之第八師步隊第三十一團第二營由馬廠出發，經天津，即轉赴北倉。下午二時，步隊第三十一團第三營亦由馬廠過津，轉赴北倉，即會同進駐楊村。其餘大隊於四日夜、五日早陸續開至，再圖北進⁴¹。

七月五日，段祺瑞通告就國務總理職⁴²。當晚，段率同丁士源、李長泰、梁啟

3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五日，要件。

39 張勳：復辟詳志，頁一二一～一二二。

4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五日，「段司令部約束兵士之布告」。

41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七～八。

42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九日，通告，第五三一號。

超、湯化龍、鮑貴卿等三十餘人及衛隊一百五十名，由馬廠返回天津。⁴³旋在直隸省長公署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發表各職員名單，其重要者為聘任參贊梁啓超、湯化龍，委任參贊徐樹錚、李長泰，總參議靳雲鵬，秘書長張志潭，軍需處長曾毓雋，交涉處長劉崇傑，交通處長葉恭綽，軍法處長丁士源，副官長陶雲鵬，軍事參議傅良佐、曲同豐等，顧問王克敏、吳鼎昌、呂調元等⁴⁴。七月六日，段祺瑞在天津設立國務院辦公處，以便號召各方，討伐復辟。

四、討逆軍事的進展

(一)交綏前討逆軍的部署

討逆軍又稱共和軍，是以李長泰的第八師，曹錕的第三師，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等為主力。其中曹錕的第三師，原隨曹駐紮保定（時曹錕為直隸督軍兼第三師師長），與范國璋的第二十師聯防，以保障京師。復辟變起，曹錕即與范國璋、趙玉珂開緊急會議，隨於七月三日發出討伐復辟的通電⁴⁵。七月四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任命曹為討逆軍西路司令。同日，曹即出師討逆，向長辛店進兵⁴⁶。於七月五日佔領蘆溝橋，並頒示安民布告云：

為布告事，照得民國成立於今六載，五族共和，人民無擾。乃張勳以南京之逃臣，保皇之餘孽，膽敢猝發逆謀，背叛民國，名為擁戴宣統，實則自私自利，迫總統而退位，強清帝以登極，種種逆謀，無非為己。本督軍維護共和，誓保民國，正以憲法未妥，力謀改良。該逆竟敢挾天子以令諸侯，叛民國而稱大臣，非倒共和，直欲亡國，自應同伸大義，合力進討。茲經各省公舉國務總理段為總司令，段上將芝貴為東路司令，本督軍為西路司令，聯合南北各省，共發義師，尅期北上，掃除妖氛，以奠大局。除電京內各軍保護外人力維治安外，合行出示布告，為此告仰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此次復辟，係被張勳逼迫，並非清室本意，仍可照常保護。張軍為數甚夥，亦不乏

4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天津組設國務院辦公處」。

44 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討逆軍總司令部之人物」。又據一報告云：該總司令部顧問為汪大燮、張弧、陳國祥、熊希齡、錢能訓、陸宗輿、曹汝霖等（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一四謂顧問除上述諸人外，尚有陸建章、陳宦、湯薌銘），秘書為張伯英、張名振、徐鳳書、陳銳等，參謀為曲同豐、王建中、吳中英、金鼎勳，諮議為于寶軒、張嘉森、李國珍、藍公武等。

45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二九。

46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八。

洞明大義之人，倘能倒戈，一律優待。自告之後，各處軍民人等，均各照常安業，毋得自相驚擾，致干未便。一切法令，亦各遵守民國章程辦理，倘敢故違，即以從逆論，其各凜凜毋違，特告⁴⁷。

七月五日，自馬廠出發的第八師之一部，也已開抵廊房。廊房在直隸省安次縣北，地居舊州、桐柏、采育、北旺、楊稅務、韓村各鎮之間，均相距不過三十里，為往來各處之中心，商貨四達，運輸頗旺，通車以來，又扼津京鐵路之中，形勢益當衝要。其時負責駐守該處的軍隊係馮玉祥之第十六混成旅。該旅自四川返回北方後，即移鎮於此，以為京師屏蔽。後馮因事卸職，以楊桂堂代之。張勳復辟之前，召楊計議未返，馮遂乘機再起，撫有其眾，用以討逆⁴⁸。馮玉祥「討伐復辟」一文述其經過云：

復辟宣布之初，各方多懷觀望態度，遲遲不加可否。十六混成旅官兵以平素訓練特殊，擁護共和亦最烈，對此極端反對，羣起要求旅長楊桂堂明白表示態度。楊答辭模稜兩可，繼且自行入京。於是各官佐如邱斌、鹿鍾麟、張之江、李鳴鐘、韓復榘等公決出而反對，並推薛篤弼馳赴天臺山，敦登馮玉祥來主大計。時馮聞此怪劇，憤不可遏，方一面派史心田、李團沙送函張之江等促其出師討逆，一面親由豐臺搭車赴津，促各方共同聲討。薛篤弼路遇史、李，具悉馮意，急至豐臺覓馮，相遇於車站中，密議多時。過廊坊（房），薛下車回旅報告。馮則一面託人典質京寓，得五千元為出兵費用，一面偕張之江至津向段祺瑞陳明利害，力勸出兵，遂共同聲討。段以馮之愚愆，自覺有所憑藉，乃決誓師馬廠，而自為討逆總司令。馮則揣赴廊坊（房），於全旅歡迎聲中，出發討逆。其時楊旅長桂堂方由京銜張勳命回防，以車中熟睡，竟至誤抵北倉，及聞馮已返部誓師，乃避匿天津⁴⁹。

馮玉祥另有我的生活一書，所記其響應討伐復辟的經過情形，與前引「討伐復辟」一文大致相同，惟文字較為冗長繁瑣。其略有不同之處，在於「討」文謂馮至天津向段祺瑞陳明利害，力勸出兵。「我」書則謂馮至天津往見陸建章（前陝西將軍，馮之舅父）、張紹曾（字敬輿，前綏遠將軍、陸軍訓練總監），然後應邀往見段芝貴，並未提及見段祺瑞事⁵⁰。關於馮在津見陸、張、段〔芝貴〕、傅〔良佐〕諸情，「討」文竟無隻字片言，孰是？孰非？殊難論定。至於國民黨要人前國會參議院

4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九日，「直隸曹督軍布告」。

48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一四～一一五。

49 馮玉祥：「討伐復辟」（毛筆原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頁一。

50 馮玉祥：我的生活——馮玉祥將軍自傳（香港，波文書局，一九七四），頁三〇七～三〇九。

議長張繼，對大陸報代表談話，謂首先發動討伐復辟的係馮玉祥，而非段祺瑞⁵¹。以及前衆議院議長吳景濂等通電，指稱復辟之初（七月一日），黎元洪總統即特任馮國璋爲匡復軍總司令，丁槐爲副司令，張紹曾爲總參謀長。令下，丁、張即馳商馮玉祥，準備作戰。適段祺瑞至馬廠，自稱討逆軍總司令，馮玉祥爲顧全面子計，遂承認段爲總⁵²。似乎皆在有意貶損段祺瑞馬廠誓師首起討伐復辟的勳業（民黨及民黨籍國會議員與段有宿怨，深恨段氏），礙難採信。七月六日，討逆、復辟兩軍開始交綏，其交綏經過和發展，將於以下各小節中詳加論述。

（二）萬莊之戰

萬莊在廊房北方六英里處，至七月五日午後，復辟軍在萬莊方面僅有定武軍步隊二營，及近畿第一混成旅（該旅尙未全部至該處）而已。次日午前，復增派原駐天壇之定武軍一營、機關槍一架，前往萬莊。廊房方面的討逆軍則有第八師之步隊第二十九團、第三十團（缺第一營）、馬隊一百四十名、野砲四尊、山砲十二尊、機關槍七架，及第十六混成旅之步馬砲全部。七月五日下午五時，討逆軍東路司令段芝貴偕同張紹曾等，由天津乘火車北行，於夜半抵廊房，統轄全軍。惟當時廊房討逆軍已令斥候隊向萬莊方面進行，從事偵察，嗣偵知定武軍之前衛主力約在萬莊南方四里之地，遂利用拂曉下令攻擊。雙方自七月六日凌晨四時半開戰，至五時左右，定武軍之前衛失利而退⁵³。關於這場前哨戰，身歷其境的馮玉祥，有詳細而生動的記述：

那時張勳的辮子兵駐紮萬莊，我們即在廊房挖斷鐵路，佈置陣地，廊房距萬莊很近，可以偷聽萬莊的電話。我專派一個人聽電話，隨時報告，先聽到那邊下命令，說一共開九營，先開三營上來佈好陣地，其餘的再陸續開拔等話，我覺得應該及時趕緊攻擊。爲鄭重起見，同時還派了一位名叫信忠全的爲偵探隊長，叫他去看看虛實，兩地相距雖近，他的報告也源源而來，可都是些道聽途說，一忽兒說已開到兩萬兵，一忽兒又說只有一萬。我見他不可靠，又派了一位騎兵營排長易家君，叫他單人獨騎，繞道到萬莊後面去看看真象。他飛馬跑到萬莊陣地，看見敵兵正架着槍，不過五千人左右，零零散散的坐在地上休息。易爲人忠實勇敢，一直走近敵兵眼前，想着看個確實數目。敵人看見了，大聲嚷起來，說：「這是什麼人？定是偵探！快捉！」當時

51 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西報記張繼孫洪伊之談話」。

52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公電。

53 參見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昨早萬莊之戰訊」、「昨日午後兩軍之形勢」。

只有人上來捉，却沒有人放槍，因此易家君平平安安的脫逃回來。我得了他們的報告，確實知道了敵兵的略數，而且剛剛開到，還不曾築好陣地。當即下令攻擊。前線剛一接觸，張勳的部隊就敗退下去，如摧枯拉朽一般。敵退，我追，趕了一陣，敵已潰不成軍。這工夫王汝勤方帶其第八師第十六旅從馬廠趕到⁵⁴。

討逆軍之前衛乘勝直行追擊，於七時二十分進佔萬莊。段祺瑞接萬莊捷報，下令廊房之本隊向萬莊移動，並先以其一部分乘車與前衛繼續追迫復辟軍。於是段芝貴以屬馮玉祥指揮之一團及屬王汝勤指揮之一團編成追擊部隊，向北追逐。復辟軍未及停止，以夙備之火車三列車超乘急行，退向豐臺方面。至於徒步的辦兵（定武軍），沿途拆毀鐵路而退。討逆軍且進且修，至八時四十分，第一追擊隊已進據安定站。而第二追擊隊亦於同時移動，集合於安定站，以準備向豐臺前進⁵⁵。下午，復辟軍忽自黃村回攻安定，經討逆軍還擊，復辟軍傷亡甚衆，始向豐臺退去。日暮時分，討逆軍前衛進抵黃村站（北距豐臺約三十三里）。同日，段祺瑞並發出通告，懸賞十萬元，捉拿張勳：

討逆軍總司令段爲通告事，復辟之禍，危及國基。逆賊張勳，雖陰謀甚久，此次發之太驟，爲我軍警同人所猝不及防，當時雖被脅從，其情實堪共諒，故追論禍首，實惟張勳一人。況該逆向以異形自詡，無教育，無紀律，迫壓軍警，早爲同人所共憤。本日早間，我軍進攻萬莊，逆軍大潰，業已追過黃村。該逆勢已窮蹙，恐不免大掠而逃，務望我軍警同人盡力防範，保全地方。該逆張勳，罪大惡極，勿令漏網，有能得逆賊張勳正身者，不問生死，均賞銀十萬元，以酬勞動。大功在前，其各奮往圖之，特此通告。民國六年七月六日⁵⁶。

七月七日，順天時報刊出有關萬莊之戰的消息，指稱是役定武軍死傷者約一百名，被擒者十數名，討逆軍負傷者十餘名⁵⁷。並作如下的評論云：

昨朝共和軍與清軍在萬莊附近小衝突，清軍退却，將來勝敗之數雖未可遽定。然據外人間所評，則共和軍之紀律與兵數，均遠勝清軍。惟清軍頗視萬莊附近之小挫爲不足介意，將在豐臺附近作最後之邀擊的決戰，且揚言雖減至一營一連之兵，亦必出於決戰。然則必爲清室奮鬥而竭其孤忠，可無疑義。

54 我的生活，頁三〇九～三一〇。

55 復辟紀實，頁一一九。

5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八日，「捉拿張勳之懸賞」。

5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昨早萬莊之戰訊」。

依此，豐臺附近之決戰，則復辟愈歸不成功，或民國更樹立中央政府於北京，可以決定。其間當不再容曖昧模稜之妥協，與夫苟且彌縫之處置也⁵⁸。

(三) 豐臺之戰

豐臺在北京永定門外，屬宛平縣，京漢、京奉、京綏三鐵路在此接軌，為京南通衢，形勢衝要。七月六日凌晨萬莊戰後，張勳即集中所部，退守該處，圖作最後的邀擊。其時屬於張勳指揮的全體兵力為定武軍（步隊八營、馬隊一營、山砲六尊、機關槍七架）、第十三師（師長劉金標）之第二十五旅（旅長李得勝）、及近畿第一混成旅（旅長張錫元）、第二混成旅（旅長吳長植）⁵⁹，其實力甚有可觀。然至七月六日午後，情勢驟變，即駐紮南苑（距永定門二十里）的第十二師、第十一師，均表示內應討逆軍。第十二師師長為陳光遠、第十一師師長張永成，二人均曾響應復辟，清室且授陳光遠為直隸提督，其後見討逆軍興，遂望風轉舵。七月五日，陳光遠首先將駐京第十一師全數調出，令與第十二師為一致之部署，同日，段祺瑞派周子覺與陳密商討逆事宜，自日至夜，陳允不預「逆謀」，願受段之節制。七月六日晨，段遂委陳為討逆軍中路司令⁶⁰。陳即覆電云：

歌電敬悉，仰見實力討賊，愛護共和，至為欽佩。張勳借復辟為名，行同莽卓，全國不容。其擅發上諭，捏發通電，尤為聘老（按：指王士珍，王字聘卿，復辟前為民國陸軍總長）以下諸君所憎恨。惟因京師使館林立，若與張逆即日兵爭，危及國家，兼惹外人干涉，倘應付失慎，即為五族之禍。當即協商曹督軍、蔡師長協謀討賊，策周萬全。並商妥航空校長協同動作，計畫早經決定。並聯絡東西各路，一致進行。茲奉電諭，益當督飭所部，趕緊猛攻，以圖滅此朝食。除電曹督軍轉達，合即覆聞。陳光遠。魚叩⁶¹。

陳光遠、張永成並致函順天時報主筆，謂：「日前通電復辟，係張紹帥主持，弟等事前並不知情，應請貴報代為更正」⁶²。其前後表現，迥然不同。

七月七日拂曉，黃村方面的東路討逆軍前衛部隊進薄豐臺，而陳光遠所部軍隊亦由南苑出動，以第十一師之李星閣旅，及第十二師劉佩蘭旅為攻擊主力，向豐臺方面進攻。復辟軍腹背受敵，勢益不支，再加上其前隊之吳長植所部（步兵四營）、田有望所部（砲隊兩連），臨陣倒戈相向，開砲反擊，復辟軍（多為張勳之定武

5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論說。

59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昨日午後兩軍之形勢」。

60 復辟紀實，頁一二五。

61 張懋齋：復辟詳志，頁一四五。

62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九日，來函照登。

軍)死傷甚衆。其殘餘之兵,均向永定門方面逃去。至同日中午,討逆、復辟兩軍形勢大要如下:

(一)由萬莊退走之定武軍,分乘三列車於七月六日下午至豐臺,暫時駐軍,兵士中潛逃者不少。七月七日上午十時,駐豐臺之定武軍約五百名,分乘火車到永定門,即逃入天壇。

(二)永定門刻有定武軍一營,備砲一尊,據守城壁。

(三)討逆軍七月六日晚在安定露營,七月七日拂曉開拔,通過黃村而北進。

(四)豐臺七月七日早有流彈落於車站附近三次,聞係由長辛店曹錕軍隊所放之彈。同日上午十時前後,該處南方砲聲殷殷,約二、三十響始止。

(五)跑馬場附近之定武軍,退至彰儀門,其中一部分逃入城內,一部分在門外駐守。

(六)近畿混成旅所屬之士兵,紛紛逃至跑馬場,蓋係豐臺方面退走者。

(七)第十三師之第二十五旅,在跑馬場附近,爲張勳左翼之預備隊,刻已由駐所撤至八里莊⁶⁴。

另據中華新報載稱:

京訊:(七月)七日下午一時,某君於烈日之下,特往南苑一帶考察戰況。遙望永定門望臺左右之城牆上有定武軍哨兵,荷槍監視敵兵之來襲。至及永定門車站,開往南苑之火車已不開。及沿鐵路而進,步行至七百米突,見有石樁王宅墳地內望見段軍之騎兵斥候六名,更進三百米突,或樹陰之下,或丘陵之上,皆有步哨數名,偵探敵情。鐵路每隔約二百米突,配備哨兵四、五名。進至北大紅橋,有張永成所部第十一師第四十一、四十二團之大部隊駐營,在高埠處布列砲位,以待戰鬪命令。又見大紅門上紅十字旗飄揚,其中有紅十字隊一百餘人。經過前哨線時,循街進行,及見路上哨探三五來往,傳騎縱橫,傳達命令。南苑村莊全街,滿係武裝兵士,劍戟之聲,馬蹄之響,鏘七戛戛,殺氣逼人,附近將卒談謂,本日飛艇攻襲禁城投擲炸彈事,豐臺蘆溝橋方面砲聲隆隆擊退復辟軍事。戰話滔滔,意氣揚揚。又此附近米類,全已買占,商舖閉戶,中止營業。陳光遠、張永成二師長在司令部內指揮全軍,其與北京之電話頻頻來往。時有豐臺在所降服之近畿第二旅及第十三師劉金標部下,紛紛來降,南苑陳營,其疲勞困憊之狀,可以窺知戰狀之一斑矣!四時半,旋回永定門,已不見定武軍之衛兵,只有步軍統領之兵集

63 參見復辟始末記,下卷,頁八~九。復辟紀實,頁一二六~一二七。

64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八日,「昨日兩軍之形勢」。

合於望臺。更至天橋時，有定武軍整隊自香廠方面而來，是係本日蘆溝橋方面戰敗之兵士退却先農壇者也⁶⁵。

七月七日晚間，討逆軍東路司令部移至豐臺，復辟軍經兩日挫敗，不敢復戰，退入北京。旋討逆軍西路司令曹錕亦至豐臺，劃分區域，四面包圍北京⁶⁶。

四航空隊的助戰

民國二年夏天，民國政府購入外國飛機十五架，專究航空之術，並設航空學校於北京南苑，聘法人為教師。其後航空學校奉謀部命令，組織飛機支隊，於民國三年三月十一日試演飛行，向保定出發，共計三架，由校長秦國鏞、教員厲汝燕、學員章斌分任駕駛，成績殊佳⁶⁷。民國四年春，南苑航空學校第一期學員（預定八十名學員）畢業，同年秋招收第二期學員（人數不詳，於民國六年冬畢業，畢業學員有四十一人）⁶⁸。當萬莊之戰之際，南苑的航空隊亦開始活動。

先是，南苑航空學校第一期畢業生吳振璽、尉遲良、杜保銘等人，聞清帝實行復辟，痛罵張勳叛國，誓不與共，遂運動一、二期同學出而討伐，衆人激於義憤，一致贊成，由第四十五團營長秦虎宸報告於陳光遠，得其同意。而航空學校校長秦國鏞亦鑒於大勢所趨，同意參加討逆軍。於是飛行人員五十餘人，擁戴秦為司令官，將單複葉式飛機十二架、外武裝飛機（上有機關槍）一架，整備出戰⁶⁹。七月五日，南苑各軍已與第三、第八兩師接洽妥協，準備進攻。秦國鏞即於午後五時遣飛機一架（由章斌駕駛）赴永定門、豐臺一帶，偵察軍情，並威嚇復辟軍⁷⁰。七月六日晨五時，派飛機一架（由馬毓芳駕駛），至北京城內散發警告書，其文云：

為佈告事：照得駐京城內諸軍隊，皆我同胞，素無私怨。惟以民國成立，於今六載，世界各國靡不欽頌。張勳何人，敢以私意背叛民國，以復辟欺我全國人民，並害清室。且以倉卒專橫勢力，迫脅京內同胞，竟使素來擁護共和之軍，為不忍糜爛計，一時曲為附和，動搖國本，塗炭生靈。國鏞不敏，隨同志諸軍長後，率領空軍，以速解決。惟念城內諸軍，平日共事，有同僚之

65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一日。

66 復辟始末記，卷下，頁九。

67 東方雜誌，十卷十號，中國大事記，頁四三。

68 原載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編：空軍沿革史稿，轉引陳存恭：「中國航空的發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七期，頁三七九。

69 復辟紀實，頁一二一。

70 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紀航空討逆軍之動作」。括號內飛行員姓名，係參照復辟詳志，頁九〇～九一所載。

誼，迺先警告，無論附和首逆，尅日解散，俯首投誠，復我民國，以副天下公意。倘執迷不悟，即以炸彈從事，玉石俱焚，後悔何追，謹布悃忱，惟希鑒察，特此佈告。空軍討逆司令秦國鏞率飛行全體人員，民國六年七月六號早五鐘飛擲警告⁷¹。

六時五十分，又派飛機一架（由傅錦隆駕駛），赴黃村、蘆溝橋、永定門等處偵察敵情。七時半後派飛機一架（由潘世忠、尉遲良駕駛），往長辛店附近，偵察敵情畢，即飛進西直門入皇城，拋擲警告書，八時安全而返。同日午後五時半，又派飛機一架（由蔡祖堯駕駛），赴廊房通信，聯絡各軍，七時半達成任務而還。七時半，更派飛機（由馬毓芳駕駛）至廊房通信，雖經狂風驟雨，仍達成任務而回⁷²。

七月七日上午六時半，秦國鏞派飛機一架（由張納輝駕駛），携陳光遠報告一件，至馬廠，呈報段祺瑞。七時二十五分，又派一架（由潘世忠駕駛），往豐臺拋擲炸彈數枚，即將復辟軍擊散。十時，復派飛機一架（由潘世忠、尉遲良駕駛）至豐臺，因見復辟軍潰逃，乃轉入皇城，拋擲炸彈數枚⁷³。據順天時報報導其所擲炸彈造成之損害情形云：

該飛機在皇宮內投擲炸彈三枚，一彈落在乾清門外，爆裂時炸傷侍衛一員，並將伊克坦之轎夫一名炸傷，旁有一狗，亦被炸斃。一彈落在御花園內，炸傷太監一人，一彈落在養心殿前之金缸內，該彈因被水浸，故未爆炸。斯時張勳等皆在三所內議事，並聞清帝已受驚成疾，瑜瑾諸太妃等昨日俱未進膳云⁷⁴。

至下午五時，秦國鏞方擬再派飛機進城攻擊，忽接王士珍電稱，上午飛機所擲炸彈，炸傷數人，清廷恐懼，已派代表到貴處接洽，請暫勿飛入禁城，日內自有辦法等語。當時秦聆此電話，知清室已膽寒，且王士珍係前任參謀總長，揆之公誼私交，亦樂得送此順水人情，當即應允⁷⁵。至七月十二日，討逆、復辟兩軍在北京城內交戰之際，南苑航空隊又派飛機兩架，於當日上午六時十五分至城內，在定武軍陣地及宮城上旋回二匝，偵察情形，旋即向南飛去⁷⁶。

71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一日，「空軍討逆佈告文」。

72 同註70。

73 同註70。

74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八日，「皇宮內炸彈之損害」。

75 同註70。另有一說，謂係復辟要人梁鼎芬託其日籍友人含澤，轉籲日使林權助，林即致函第十二師師長陳光遠（託步軍統領江朝宗轉交），請促航空隊停止投彈，遂得安靜。以上參見汪宗衍：「丁巳復辟和我國第一次飛機投彈——記梁鼎芬與日人含澤來往密函」一文，文載存萃學社編集：一九一七年丁巳清帝復辟史料彙輯（香港，大東圖書公司，一九七七年），頁一六三。

7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空軍之偵察」。

以上是復辟期間南苑航空隊的重要行動。其時，中國尚無所謂空軍，所擁有飛機的數量也很少，飛機的裝備簡陋，性能不佳，殺傷力、破壞力皆微不足道。其最大的作用，在於偵察敵情、散發告檄，以及迅速傳遞信息，尤其是其來去倏忽，防不勝防，使敵方在心理上備受壓力，卒至士無鬪志，而不堪一戰。討逆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較佳的訓練，原已穩操勝券。益以航空隊的加入，更是如虎添翼，故能速戰速決，迭敗復辟軍，進而包圍京城，張勳窮蹙無策，祇有集中所部，困守一隅，其失敗似已指日可待。

五、張勳負隅頑抗

(一)討逆軍進圍北京

張勳自敗於萬莊後，即通電飭非卸罪，欲率隊回徐川，然猶冀於豐臺、跑馬場兩方面力抗討逆軍，其通電略云：

此次舉義之由，本以救國濟民爲志，決無絲毫權利之私攬於其間。既遂初心，亟當奉身引退，況議政大臣之設，原以興復伊始，國會未成，內閣無從負責，若循常制，僅以委諸總理一人，未免近於專斷，不得已而取合議之制，事屬權宜。勳以椎魯武人，濫膺斯選，辭而後任，方切慚惶。爰於本日請旨，以徐太傅輔政，組織完全內閣，召集國會，議定憲法，以符實行立憲之旨。仔肩既卸，負責有人，當即面陳辭職。其在徐太傅未經蒞京以前，所有一切閣務，統交王聘老暫行經營。一俟諸事解決之後，即行率隊回徐。但使邦基永定，漸躋富强，勳亦何求？若夫功罪，惟有聽諸公論而已，敢布腹心，謹謝在下。勳巧印 77。

七月七日，張勳再敗於豐臺，不能復振，遂向清廷正式辭職，開去內閣議政大臣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⁷⁸。同日，民國代理大總統馮國璋亦明令褫去其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本職，並褫奪其軍職、勳章、勳位⁷⁹。於是張勳自稱定武軍軍統，收其辦兵，分布於天壇及前門與南河沿一帶，負固自守，以示最後之抵抗。日盼徐世

7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八日，「張勳果知悔過乎」。

78 七月八日，宣統頒諭，允准張勳開去差缺；見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六六。

79 七月七日，民國大總統令曰：「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陸軍上將張勳，久膺民國重寄，不知竭誠自効，阻兵怙勢，包藏禍心。此次藉命入都，陽託調停之名，陰行叛逆之事，動搖邦本，淪陷神京，罪惡貫盈，數天同憤。張勳應即褫去本職，並褫奪軍職、勳章、勳位，着傳知前敵各方，嚴拿務獲，盡法懲治，以申法紀，而快人心，此令。」見政府公報，六年七月八日，命令，第五三〇號。

昌來京調停，以圖倖免，並由阮忠樞致電徐氏催駕，電文略云：

現在事已至此，紹軒亦知爲人所愚，但一發難收，追悔無及。樞爲北京大局計，爲私人交誼計，不得不痛哭流涕，乞援於鈞座之前，如肯命駕來京，出而調處，清室之福，大局之幸，亦紹軒之所託庇也。……否則彼方操之至急，不留餘地。紹軒部曲，素有感情，困獸猶鬪，急何能擇，難保不憤激堅持，鋌而走險，糜爛大局，荼毒生靈，禍患將有不堪設想者。誰執其咎，彼方恐亦不得獨辭其責矣⁸⁰。

徐世昌接電，仍不肯赴京，張勳惱羞成怒，決計頑抗，態度強硬，大有背城一戰之慨。

相對地，在討逆軍方面，自從七月六日陳光遠出軍南苑，進攻豐臺，吳長植及田有望，卽於戰時輸誠，而歸附東路討逆軍。益以山西軍隊加入西路討逆軍，於是三路討逆軍，至此完成，茲將其編制及司令姓名列舉如下⁸¹：

東路	西路	中路
司令段芝貴	司令曹錕	司令陳光遠
副司令李長泰	副司令范國璋	副司令張永成
第一縱隊司令馮玉祥	第一縱隊司令吳佩孚	第一縱隊司令劉啓垣
第二縱隊司令王汝勤	第二縱隊司令張紀	第二縱隊司令李奎元
第三縱隊司令張九卿	第三縱隊司令王承斌	第三縱隊司令蕭安國
第四縱隊司令張懷斌	第四縱隊司令汪學謙	第四縱隊司令張錫元
第五縱隊司令吳長植	第五縱隊司令商震	第五縱隊司令岳兆麟
第六縱隊司令劉金標	第六縱隊司令孔繁蔚	
第七縱隊司令蔡成勳	第七縱隊司令閻相文	

七月八日晨四時，討逆軍先鋒隊近畿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張錫元（原駐通州，七月五日通電反對復辟，加入討逆軍，被任爲中路第四縱隊司令），帶兵至朝陽門下。負責守城的是步軍統領之遊緝隊，望見來軍，遂向空射擊三響，以示警戒。討逆軍誤爲定武軍應戰，卽向城門開始射擊，遊緝隊當卽下城退却，於是討逆軍佔雖城門及附近一帶，並登城拔去龍旗，改插民國五色旗。而該處市民因驟聞槍聲，甚爲驚駭，奔馳縱橫，極其混雜。以致佔領城門的討逆軍復行射擊，傷及三人。京師

8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一日，「阮斗膽致徐東海電」。

81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三一～一三三。

警察總監吳炳湘聞變，急赴該處，與遊緝隊統帶左翼翼衛申振林一同往見張錫元，告其(一)北京各城門，已由中立軍之步軍統領守備。(二)定武軍無擾亂市面之虞，故請貴旅團從速退却為要。討逆軍因知誤會，遂於正午退至朝陽門外一千米突地點駐紮，同時步軍統領復增加軍隊，至該處竭力維持秩序，市民漸已安堵⁸²。

七月九日，討逆軍實行包圍北京的計劃，派兵分駐內外城各門，預備攻擊：

(一)永定門外：據順天時報記者記云：「記者昨日（按：指七月九日）呼車出永定門外，首先即見有第十一師之騎兵一連，而騎兵大隊本部，則設置於永定門外之東方，四十二團之一營，則橫斷於京津線之附近。第十一師第二十一旅司令部，則設置於永定門外之西方，前衛司令部亦在焉。騎兵之主力及其司令部，均在附近森林中。第十一師之主力，則集於沿途，第十一師及第十二師之司令部，依然在南苑，與前衛司令部傳遞消息，極形繁忙云」⁸³。除第十一師以外，駐北苑第一師之一部於七月九日下午三時已抵永定門外，大張天幕，以便駐紮⁸⁴。尚有東路討逆軍之第八師及第十六混成旅⁸⁵。

(二)彰儀門外：廣安門俗稱彰儀門，第三師駐紮於該門外迤南之城角，第二十師、第一、第二混成旅駐紮於該門外迤南，與第三師首尾相銜⁸⁶。而山西混成旅亦駐紮於其附近⁸⁷。

(三)朝陽門外：朝陽門俗稱齊化門，近畿第一混成旅紮於該門外迤南，計步兵三營，騎兵百名，砲四尊，機關槍二架⁸⁸。

(四)西直門外：第十三師在門外迤南城根駐紮⁸⁹。

(五)廣渠門外：第一師之第二十團第二、三兩營紮之⁹⁰。

(六)安定門與德勝門之間：由第一師駐紮⁹¹。

以上各路軍隊，計凡十四縱隊，每縱隊約四千人，共約五萬六七千人，總計有大砲七十餘尊，機關槍八十架⁹²。實力極為雄厚。

82 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八日之京師狀況」。張慧童：復辟詳志，頁一五四～一五五。

8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日，「永定門外之共和軍」。

84 同上，六年七月十日，「討逆軍近抵都門」。復辟詳志，頁一五六。

85 復辟紀實，頁一三三。

86 復辟詳志，頁一五七。

87 復辟紀實，頁一三四。

88 同註86。

89 同註86。

90 同註86。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一一。

91 復辟詳志，頁一五七。復辟紀實，頁一三四。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一一。

92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一一。

(二)公使團的調停

北京為全國首善之區，域內使館林立，中外商民麇集，一旦淪為戰場，後果實不堪設想。因此，當討逆軍興之初，北京公使團即密切注意戰事的發展，以便確保其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七月五日晨，復辟軍為阻延討逆軍的前進，突將京奉鐵路中間廊房及萬莊一帶路線（長約二里左右），加以破壞，京津之間的交通遂見斷絕。列國公使聞訊，即於同日正午集會於荷蘭公使館，決定發嚴重之通告，並以協商列國公使名義，對於北京官憲及天津民軍（討逆軍）當局另發一警告書云：

兩軍應遵守千九百零一年之議定書，關於北京與濱海間之交通，保證不准施行何等破壞之行動，否則協商各國公使認為必要時，應自當交通保證之任⁹³。同時，駐京各國守備隊隊長，亦特在美國公使館開會，協議防衛公使館區域及保護各國僑民之方法⁹⁴。

七月六日，萬莊之戰，復辟軍敗退，討逆軍進逼北京，段祺瑞因慮及京師治安，特致電王士珍、江朝宗、吳炳湘，囑其負責維持秩序、保護外人云：

火急，京王參謀總長、江步軍統領、吳總監均鑒：本軍東路四個縱隊，本早四點鐘在廊坊進攻逆軍。該逆抵抗一時半，向黃村方面大潰逃，現仍追擊中。西路仲珊弟（按：曹錕字仲珊）所率之三縱隊，亦已進攻，尚未得報戰況。所有京城地方秩序，使館界內外之外人暨清室之安寧，均請執事竭力擔任維持，叩禱，叩禱，祺瑞魚印⁹⁵。

同日，梁敦彥、康有為鑒於復辟軍情勢不利，先後往見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請其出面斡旋中止戰鬪⁹⁶。同時，贊助復辟最力的日人佃信夫，亦走訪林權助，提議組織「國體協商委員會」，以元老徐世昌、副總統馮國璋、清室代表陳寶琛、南方代表陸榮廷及當事人段祺瑞等五人為委員，就國體問題進行協商。如決議實行共和，即請張勳放棄其復辟主張，如決議實行復辟，即請段放棄其共和主張。佃信夫表示他本人可力勸張勳，促其解除武裝，屏居天壇，靜待協商結果。請林氏勸段暫息兵戎，從長計議。惟林氏未作肯定答覆⁹⁷。

9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六日，「協商各國之警告書」。

94 同上，六年七月六日，「駐京各國軍隊長會議」。「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六日，第九〇一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六一。

95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九日，「段祺瑞關心京師治安」。

96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六日，第九〇四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六二。

97 鄒念茲譯：「張勳與佃信夫」，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三六。另據七月六日林權助致本野一郎外務大臣電，謂佃信夫於當日來訪，言張勳決心親至前線以作最後之決戰云。所記與「張勳與佃信夫」一文所述不同。

七月七日，討逆軍爲謀京師治安，允張勳的懇請，暫時休戰；張勳亦遵照其約定，將北京各城門的守備，交由步軍統領擔任⁹⁸。步軍統領江朝宗在接防各城門後，卽四處張貼安民布告云：

爲布告事：現因政局未平，客軍雲集，所有各軍官長，皆係愛國衛民。凡我商民，均應各安生業，如有匪徒造謠生事，藉端搶掠，定卽捕拏，按照土匪擾亂治安律，處以極刑，決不稍寬，各宜懷遵，特此布告⁹⁹。

由是，人心稍安。同日（七月七日）夜，英國代理公使往訪林權助，提出解除張勳及其部下武裝、保障其生命安全、英國公使館願予收容等主張，懇請林氏協助，向段祺瑞方面進行交涉。林氏當卽同意，且增列一項附言，指明生命而外其私有財產亦應保護。於是二人電令日、英兩國駐天津總領事，就所擬辦法與段祺瑞會商¹⁰⁰。會商結果，段方對於解除張勳兵隊武裝、保其生命兩項並無異議，惟對保護其私有財產等瑣細問題，尚持不同看法¹⁰¹。公使團因知討逆軍意向，卽於七月九日在北京開會協商，決定敦促段祺瑞方面保障張勳及其部下生命之安全，張勳方面解除武裝，由首席公使（荷蘭公使）請王士珍居間轉達交涉¹⁰²。並致送公文給步軍總領衙門云：

外交團原不願干涉中國內政之問題，惟現在北京恐發生流血之慘變，是以不能不提出免此巨難之方法。然據外交團所看，最有效力者，一面令已辭職之張帥及其兵丁將其武裝交與有責之當局，一面令段上將宣言擔保張勳及其所屬決無性命之虞¹⁰³。

同日（七月九日）午後，步軍統領江朝宗卽往訪張勳，勸其無條件投降，謂退位上諭行將發出，討逆軍亦已迫臨都門，此際如堅持頑強態度，不僅部下兵士全遭屠殺，卽張氏本人亦難免殺身之禍，不如解除武裝，降於討逆軍，以保一身之安全。張勳聞言後，毫不首肯，江遂憤然蹴席辭去。嗣後，定武軍各參謀齊往勸諫張勳，張勳亦毫不爲動。反謂馮國璋、徐世昌與多數督軍，均主張復辟，未斷行復辟以前，

9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八日，「昨日兩軍之形勢」。

99 同上，六年七月十日，「步軍統領安民布告」。

100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八日，第九一八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六八。

101 「在天津松平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九日，第一九〇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七二～七三。

102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九日，第九三二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七五～七六。

10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一日，「各公使之苦心孤詣」。

均有函電往還，擬不日將此種文牘發表於日本新聞紙上，以正曲直¹⁰⁴。

七月十日，段祺瑞向張勳提出三項條件：其一、保留清室優待條件；其二、取消皇帝稱號；其三、解除張勳及部下武裝，並保護其生命。張勳聞之，答曰：其一同意，其二不同意，其三、不解除武裝，自率兵返回徐州¹⁰⁵。同日，順天時報記者曾至南河沿張勳之私宅採訪，並與張勳面談，其所述情形如下：

記者日昨（按：指七月十日）特往訪張氏於南河沿之私宅，庭內之警戒祇護兵數名，與從前無少異，惟造訪之客比較曩昔似稍減少。記者入室稍坐，張氏如舊莞爾蒞臨，第眉目之間頗露憤慨不滿之色，與旬日前喜不自勝之容貌，似相徑庭。蓋旬日前為斷行復辟之日，今為取消復辟之機，無怪其然也。對於記者頗多吞吐之辭，茲約記之於下：張氏云此次起事，決非基於私心為予個人之名譽利益而發，不過為國家為皇帝達予宿願與同志斷行而已。觀反對復辟者之通電，多謂予為自私自利，其實彼輩亦不過藉辭以攻予，予安能受？予所以不肯背城借一者，實顧慮京師之治安，欲平和解決了事也。至託人保護予個人之生命，甚非予之所望，予所希望者，只皇上依然踐位，其他無論何等條件，均甘坐受，予一人之生命更不成問題也。段祺瑞提出條件之說，尚非事實，若段不容予之主張，予當率我數千健兒，為國家、為皇上決一死戰。外間聞有予已潛逃之風說，予有何潛逃之必要，即一戰而授首，亦最痛快。言至此，幕僚某從旁告予曰，人皆勸大帥之家族避難，大帥不聽，現夫人及一如夫人，與六個世兄，均安居此間。張氏復繼續謂徐東海來京，尚須時日，決非一兩日內所能命駕。段氏入城之說，亦非事實。馮國璋原來贊成復辟，此次貪戀眼前之大總統地位，遂利用機會表示反對，有人勸予暫時隱忍，以待機會，予以為逸此好機會，更有何機會云云。記者復問，聞閣下行將將徐、馮二氏贊成復辟之函電發表，是否有其事。張氏顧左右而言他，記者遂告辭而退¹⁰⁶。

另據字林西報七月十二日北京電云：

昨夜，予（該報訪員自謂）謁張勳于其私宅，張舉止頗恭，惟已決心作戰，雖知時局無望，然戰事之籌備，固積極進行也。張氏曰：予之來京，欲利於清室與國民，而未嘗一念及予之生命財產與家屬。各督軍在徐州會議時，皆請予為復辟領袖，且允以助力，馮國璋亦以親筆之函致予，謂此事之發端，

104 同上，六年七月十日，「張勳態度之頑強」。

105 同上，六年七月十一日，「共和軍提出之條件」。

106 同上，六年七月十一日，「誓死籌志之張勳」。

匪異人任，即段芝貴與徐樹錚亦以復辟一事向予力聳，若以段祺瑞論，彼亦知予輩之用心，惟未嘗表示贊成耳。今日之舉，清室實未與聞，且深形驚錯。然事如有濟，則彼等蒙其利，事如不濟，則我負其責耳。予不欲得官，故兩次辭謝王爵，且予之政權暫而不久，予固企待徐世昌之來也。如帝國安全無恙，則予深願引退，否則必堅守不撓。彼以全權付予之各督軍，今皆相率叛去，予軍僅有二千，而臨五萬之敵，其責任所在當在彼，而不在我也。敵人未嘗有以正式調停之說語予，惟間接而要予散軍，予對於皇帝，對於同事，對於部下，皆不能俯首受降，否則予實為奸賣我皇帝與先皇太后信任之人也。予可犧牲一切，惟斷不能捨棄榮譽與忠誠，予最後之言，則帝國而已，帝國不得，則戰爭而已。記者與張氏握別時，張氏復曰：吾儕將永無再見之日矣，予之事已絕望，然君當勿忘予為誠直之士，而非卑怯之徒也¹⁰⁷。

由於張勳態度極其頑強，斷然拒絕取消帝號、解除武裝，並作種種負隅固守的準備，公使團的調停遂告完全失敗。七月十一日晚間，段祺瑞電令汪大燮（段之外交代表，時奉段命至北京，居六國飯店）向外交團領袖荷蘭公使致送正式通告，略謂張勳對於討逆軍提出的條件，均予拒絕，討逆軍決計以武力攻擊其居所；惟當局限戰鬪範圍，以免危害及外國商民，特此通告¹⁰⁸。至是，討逆、復辟兩軍的最後決戰迫於眉睫，再無轉圜的餘地。

（三）復辟軍的敗降

張勳既決心負隅頑抗，乃積極加強戰備。七月八日，清陸軍部尚書雷震春辭職，同時將子彈二百餘萬發交給張勳¹⁰⁹。張勳特命部屬用大車三十輛，將此批子彈由陸軍部軍需處搬運至其南河沿私宅，預備迎敵¹¹⁰。七月十日，天壇內的定武軍，又將機關槍三架，子彈兩大車，運往東安門內之南河沿，並將南河沿一帶各要路口皆設置土袋，以作防壘¹¹¹。餘如大清門（即中華門）及其他舊宮城外郭各門，均有同樣的防壘設置¹¹²。然而張勳所部定武軍不過四千人，面對實力雄厚擁有六萬五千人

107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張勳與字林西報訪員之談話」。

108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十一日，第九五四號，至急），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八三。另參見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共和軍決計用武力解決」。

109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九日，第一七三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七五。

11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一日，「張勳負固之準備」。

111 同上，六年七月十一日，「定武軍備戰壘」。

112 同上，六年七月十二日，「戰機迫於眉睫」。

左右的討逆軍，遂不得不集中兵力，縮小防區。故其防禦線僅自中華門起，周繞皇城（在內城之內）一週而已。僅天壇一處，即置有軍隊二千四百餘名，目的在阻止討逆軍由永定門進城。另於城內先置機關槍二架於正陽門上，以防備討逆軍由前門大街出入。於中華門配置步兵一百五十名，於西單牌樓西長安街東華門備機關槍二架、兵卒百名，於張勳私宅備兵一營，於南池子口及其他之小門，亦置二十以至三、四十名之小部隊與機關槍一架。這是都門決戰前夕張勳所做的防禦部署¹¹³。

至於討逆軍方面，七月十一日晚間已完成攻擊北京的部署，於七月十二日凌晨四時，同時自四方開始攻擊。安定門方面為第一師，彰儀門方面為第三師，永定門方面為第八師，朝陽門方面為第十一師、第十二師，西直門方面為第十三師；此外有近畿第一、第二混成旅、山西混成旅等¹¹⁴。茲將其各路戰況分述如下：

1. 天壇之戰鬥：天壇在正陽門（內城城門，又稱前門）外南郊，周環十里，定武軍駐此約二千四百名、馬二百五十匹、砲十六門，並穿壁十九處以為砲眼，其餘攀援樹枝，或蹲於高處，以行射擊。其內多蒼松古柏、石礪亭臺，為明朝永樂以來名勝之區，地近永定門（外城的南門），當討逆軍入城之衝要，故定武軍扼守於此¹¹⁵。七月十一日晚十一時，第八師及第十六混成旅先後由豐臺開拔，於十二日早二時抵永定門，守城者係步軍統領之遊緝隊，堅不開門。馮玉祥（東路第一縱隊司令）大怒，遂派隊登梯魚貫而入，將門大啓，十六混成旅及第八師相繼而入，均逕至先農壇，與第三師、第二十師聯合圍攻天壇。至早上四時半，開始用砲轟擊，至九時，定武軍不支，由天壇豎立五色國旗三面，派其幫統及機關槍連長向討逆軍乞降，經馮玉祥、王汝勤等司令稟明段芝貴、曹錕，允准給與三個月餉銀，繳槍遣散。因款項尚未由天津運至，故定武軍尚未完全繳械¹¹⁶。段芝貴急以電話向張弧借貸，張立予八萬元，於當晚七時以前送到，於是定武軍違約繳械以散¹¹⁷。

2. 正陽門外之戰鬥：正陽門正對外城之永定門，庚子拳亂時曾燬於火，清帝回鑾後，出內帑六十萬，鳩工修治，乃復嶄然一新。民國三年袁世凱將稱帝，內務總長朱啟鈐大營宮殿，復於正陽門前建築正陽樓，孤聳空際，巍峩炫爛，頗為壯觀。由於其形勢孤高而得瞰制之利，在街市戰術上實為最佳據點，故定武軍於此置機關槍兩架，輔以步兵數百名以為防守¹¹⁸。七月十二日上午五時半左右，正陽門外的

113 同上，六年七月十四日，「前日戰鬥之詳報」。

114 同上，六年七月十三日，「昨日戰況見聞記」。

115 復辟紀實，頁一三七。

11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前日天壇戰事之補誌」。

117 復辟紀實，頁一三八。

118 同上。

討逆軍開始攻擊，參與攻擊的有第三師之一旅及第一混成旅，兵數合計約在一師以上。爲了避開正陽門城樓機關槍的瞰射，討逆軍於是編成梯團，每團約二百名內外，次第進迫門下，續行攻擊，前後達五十回，均全歸無效。正面攻擊既告失敗，討逆軍卽迂迴左右的壕溝，由側面突擊，復因機關槍的激射，不克攻進¹¹⁹。遂分兵於肉市、西河沿、前門大街等商店樓房上擊射，嗣又轉入東西車站內夾擊。定武軍因三面受敵，又聞天壇陷落，大爲恐慌，遂棄城樓而走，退守中華門¹²⁰。

3. 中華門之戰鬪：中華門（皇城的外門）當正陽門之後，隔棋盤街，中有通路，爲往來東西城的要道，平日車馬絡繹，轂擊肩摩，故張勳於此布置定武軍，作爲第二之據點¹²¹。由於討逆軍不能卽下正陽門，不克從正面進行攻擊，遂由自阜城門（內城的西門）入城的第一、第二混成旅（係第二十師之一旅與第三師之一旅新編成的）之一部，與第十三師之一部，取道西交民巷，開始攻擊，但未能得手。至午前十一時前後，殆將佔領，旋因天安門方面之定武軍來援，遂不得已，而復行退却¹²²。

4. 東華門之戰鬪：東華門是紫禁城的東門，討逆軍的第一師之一旅，自安定門（內城的北門）入城後，卽由官房大院方面出北池子而南下，自上午五時數次猛烈突擊，均因東華門的機關槍正面激射，同時景山上之砲復居高瞰射，而不奏任何效果¹²³。直至上午七時，始將該門佔領¹²⁴。

5. 東安門之戰鬪——張勳私宅的轟緩：南河沿張勳私宅，前阻河流，可以徒涉。宅前及南端皆有石橋通之，過橋倚皇城爲通路，北接東安門（皇城的東門），中有大橋，橋北爲北河沿，亦倚皇城有通路至翠花胡同之西頭，由此更到板章胡同。翠花胡同西頭河沿有橋以通北池子，而東安大橋西對東華門，亦通北池子。東爲大道，東安市場卽在此道與王府井大街的交會處。又張勳私宅以南，依河流卽至石達子廟，而與南池子路接，其中有間路爲南灣子。在上述區域內，約有定武軍一千五百名，配布於南池子口及南灣子、石達子廟、東安門一帶，並各置機關槍，推積土囊，以爲防守。而宅頂亦有定武軍擊槍以待，並由陸軍部軍實庫搬運三十大車的軍械子彈，儲於宅旁馬號，以資接濟。至於討逆軍的往攻部隊，則爲蔡成勳所率第一師之第一旅，及蕭安國所率第十一師之四十三、四十四營。其中蔡軍於七月十二

119 同註113。

120 參照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昨日戰況見聞記」及復辟紀實，頁一三八～一三九。

121 復辟紀實，頁一三九。

122 同註113。

123 同註113。

124 見「段芝貴、曹錕報捷電」，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七七。

日清晨由安定門入城後，初從官房大街出北池子而南下，自午前五時幾次突擊，終以東華門的定武軍機關槍向其激射，不能不避，遂轉繞南池子，據翠花胡同西頭，而以砲隊射擊之。因防彈落過遠，或殃及東交民巷，乃用一千五百米達之照尺，並二千二百米達之炸點，雖不易命中張勳私宅，而東安門的定武軍轉受攻擊。是時，蕭軍已入朝陽門，除留置一部分於東四牌樓以爲援隊外，其他皆進至王府井大街之東安市場，初向東安門開進，然爲定武軍機關槍所阻，稍有傷亡。旋由蕭安國下令募集死士，每人賞洋五十元，以鼓勵之。一時應者二十餘人，緊貼街屋，奮勇撲進。定武軍因而膽落，急退橋西，以砲嚴堵。蕭軍死士則乘勢急進東安門，佔領其防禦線，反擊定武軍。蕭軍後援步隊，至此亦緊靠皇城前進，與張勳私宅僅一牆之隔，雖始用大木造成雲梯以行射擊，然定武軍盤踞宅頂，居高臨下，相機射擊，致蕭軍稍露頭角，即虞危險迫。蕭軍不得已放棄此着，而從事破壞皇牆（由於蕭軍未帶炸藥，只好以人工破壞）。自午前八時至十一時之久，始克鑿三洞，而獲效用者僅直對張宅之一洞。惟將洞穿之際，尙留一層薄磚，不令破裂，先以砲實彈對準，然後發射，磚隨砲彈而出，其第一彈即命中張宅過廳，第二彈中戲臺，第三彈中即着火，熊熊而然，霎時勢成燎原，張勳遂走¹²⁵。張勳走後，順天時報記者曾至南河沿一帶觀訪，據其所記張勳私宅被燬的慘狀云：

由東華門左右至張宅一帶，見有九個辮子兵之死骸橫於道途，附近落下之彈丸破壞牆壁、家屋、電線等。張勳之裝甲自動車，亦爲敵彈所中。邸內餘燼尙未全滅，警察隊正在從事消火。試入其門，則左廂有洋房，此處即爲其愛妾眷屬等所居，又有洋式之應接室云。以華美富麗之邸宅，一朝化爲灰燼，而毫不顧惜，邸宅前幕宿之辮子兵，今已不留片影，幕棚破毀，狼藉不堪入目，外人之往觀其慘狀者，頗極雜沓¹²⁶。

6. 西安門之戰鬪：攻擊西安門（皇城的西門）的討逆軍，係由德勝門（內城的北門）入城的第十三師一旅，及由阜成門入城的第一與第二混成旅的一部分。因該處亦暴露於景山定武軍砲兵陣地的瞰射下，復有機關槍猛烈攻擊，討逆軍甚難進步，卒以未克佔領而止¹²⁷。

7. 長安門之戰鬪：從事攻擊的討逆軍，爲第一、第二混成旅之一部及第十三師之一部，與進攻中華門的軍隊相同，即該隊攻擊長安門（皇城城門，鄰近中華門）不勝，轉攻中華門，中華門難陷，復轉攻長安門，兩方均不奏效而已¹²⁸。

125 復辟紀實，頁一四一～一四三。

12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昨日戰況見聞記」。

127 同註113。

128 同註113。

8. 天安門之戰鬪：天安門（皇城的正門）毗連宮禁，而且遮斷討逆軍西力東漸及聲援中華門，東望南池子，為張勳私宅南部之援應，故張勳於此配布定武軍約一千五百名，其主力聚於天安門樓，並附以機關槍數架及大砲一門，並以通往宮禁的中央公園為右側陣地，置兩營兵力守之。是日清晨，往攻該門的討逆軍，為山西軍之混成旅及第三師之一部，因定武軍居高臨下，在其有效射程內不易活動，於是區分軍隊為兩部，一部行銃劍突擊，直撲中央公園，守軍駭潰，奔避宮禁。其他一部則緊靠牆根，進入定武軍射擊死角，突然以人梯而登，肉搏進逼，掠其大砲並機關槍，定武軍紛退，嚴閉端門（在天安門正北二百公尺處，為紫禁城之前門），不敢復出¹²⁹。

9. 砲兵之戰鬪：討逆軍的砲兵陣地初在彰儀門（外城的西門）的南方，有山砲四尊，月壇有野砲六尊，安定門內合山砲、野砲有十六尊。彰儀門南方的砲兵，專注重攻擊天壇及長安門方面；月壇的砲兵則專注重攻擊景山，最奏效果，安定門內的砲兵攻擊景山、東華門及張勳私宅，效力稍微。至上午十一時前，復置山砲二尊於絨線胡同，竭力發射，然效果亦甚微。又各砲兵曾故意擊射皇城，目的在使外人驚其威武而已¹³⁰。

另外，當兩軍交戰之際，南苑飛機亦行示威運動。上午六時四十分，飛機兩架出現於西南及正南方面，第一架飛至神武門（紫禁城的北門）亦即轉回南方，第二架由正南而北，復往東、西及西北、東北繞轉兩次，由西南方面而去。至於內應的軍隊，為王建忠所率的稽查隊，聞南河沿砲聲，即編制五十餘人為一隊，從弓弦胡同進至東安市場，以幫助蕭安國之討逆軍攻擊東安門及張勳私宅，同時尚有陸軍部及黎總統官邸的衛隊助攻。又天安門之戰，模範團曾入據總統府，以協助晉（山西混成旅）、直（第三師之一部）軍作戰¹³¹。

當日下午三時，討逆軍、定武軍雙方始行停戰，至五時左右，京中秩序略漸恢復¹³²。城內各處定武軍先後繳械投降，綜計有二千八百餘名（此外尚有一千餘名避入皇城，至七月十五日才繳械），均領三個月餉銀（每人現洋十八元），於七月十三日夜間起，特開專車分批押送出京，遣回原籍¹³³。同日（七月十三日），順天時報刊出關於戰後北京景況的報導，十分傳神寫實，特轉錄如下：

129 復辟紀實，頁一四〇。

130 同註113。

131 復辟紀實，頁一四三。關於模範團協助討逆軍的經過詳情，可參閱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模範團戰鬪經過」。

132 同註126。

13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定武軍出京情形」。

記者因京城大戰之後，必多可紀之事，以作新聞之資料，特于昨晨馳往戰地視察一切。先到前門，其景況與前三日大不相同。〔七月〕十三日晨，工人即搭木架撤換大清門扁額，易懸中華門。辦子兵無一人在焉，惟血跡與包子彈紙滿地。南河沿至天壇，前門居中，勢甚衝要，兩軍開戰，在所必爭，無怪然也，而各界人等往觀者甚衆，自天安門南至天壇，形同流水，道爲之塞。共和軍（按：即討逆軍）則分守於前門內、珠市口及天橋東西各要地，且有紅十字會與馬巡軍隊等往來其間，市面總然恢復，尙未完全開門貿易，惟商戶一無損害，故無驚慌情狀，足見中國軍隊戰爭上之進步矣。至天橋附近，見有三五成羣卸除武裝之辦子軍或在茶棚飲茶，或在鋪戶買物，惟所買者便草帽居多，甚有一人買四五頂者，想係爲剪髮後之預備耳。過天橋，即見先農壇牆上有共和軍伸首遙望，隔若干遠一人，約有數十人而對峙之。天壇則無一人形影焉，但見牆壁許多槍痕，牆頂之上瓦爲之折，或穿成洞。至天壇大門則更甚，門右之房側，有血跡，想係小商人中彈而死，就埋于此。門左之小偏門，定武軍出入焉，大門內支搭帳棚，辦子兵皆徒手往來，各自爲謀，意甚索然，其狼狽情形，不可言狀。有共和軍持槍挾彈，進壇監視，或爲探詢。亦有遊覽者，且有西洋人等乘坐汽車並載照相器俱進內照像。惟普通人往觀，羣圍于門外，此去彼來，幾無隙地，大有四月二十五日儲蓄票開彩之景況，但不能入內耳。門外每一辦兵即圍十餘人，或數十人，聽該兵等之言論，大概皆係怨恨張勳之詞，曾聽一兵言李淵勸將之故事，惟言談和藹，迥非昔比，垂頭喪氣，轉爲可憐，亦足見該兵等之苦衷矣。又有在門外賣器具者，曾見一辦兵賣二柳條筐，得銅子十八枚，彼復言亦要賣鍋，想該兵等知必遣散，故預先變賣耳。旋由壇內抬出一新靈柩，後有十餘辦兵跟隨，向西南過先農壇東北角而去，想係下級軍官陣亡者。至于先農壇方面有多數共和軍荷槍守門，無一人前往觀看，遠望之，亦無槍痕等事，說者謂辦子兵自共和軍攻擊後並未反擊，即爲投降，不知確否。子午砲一響，復轉進城，直奔南河沿。張宅焚燒之狀況，慘不忍睹，但未燒及民房，亦一幸事。橋後有辦兵屍體數具，腹已膨脹，尙未掩埋，擊斃之馬，仍繫於樹上，打破之汽車，傾覆於河內。對張宅之牆鑿有穴洞，共和軍之巨砲由此攻擊，甚爲得力，而辦子兵不知何往。沿途之要口，均爲共和軍嚴守而已，至此饑渴，並作力不能，遂乘車而返云¹³⁴。

134 同上，六年七月十三日，「昨日戰後視察紀」。復辟詳志，頁一八四～一八六，幾乎完全抄之，而未註明其出處。

以上各情，均顯示張勳之定武軍漫無紀律，不堪一戰，其迅即敗降，實為理所當然。

六、復辟聲中各地的反應

(一)南京馮國璋的態度

馮國璋時為民國副總統、江蘇督軍，開府南京，他的一舉一動，深受各方矚目，並且極具影響力量。然就馮國璋的歷史看來，實為一不折不扣的復辟派分子¹³⁵。惟此次復辟，馮因與張勳不睦，且默察內外情勢，知不能有成，故不肯贊同。七月一日夜，馮接到北京傳來命令，授與兩江總督等職，知張勳、康有為已擁護溥儀復辟，大為憤怒，痛罵張勳禍國，作此謬妄之事。隨用電話邀請江蘇省長齊耀琳至府籌商，雙方意見均主張一致反對。七月二日上午，遂大開軍事會議，召集高級軍官鎮守使王廷楨，第七十四旅旅長趙俊卿、第五旅旅長劉詢、警察廳長王桂林等會議，決計一致保衛地方治安，擁護共和。散會後遂擬就通電，請各省督軍省長同心協力，聲罪致討¹³⁶。其通電略云：

國家以人民為主體，經一度之改革，人民即受一度之苦痛。國璋在前清時代，本非主張革命之人，迨辛亥事起，大勢所趨，造成民國。孝定景皇后禪讓於前，優待條件保障於後，共和國體，民已安之。約法謀叛民國者，雖大總統不能免於裁判。清皇室亦有倡議復辟置諸重典之宣言，誠以民生不可復擾，國基不可再搖，覆共和國體之下而言帝制，無論何人，即為革命。國璋今日之不贊成復辟，亦猶前日之不主張革命，所以保民國，亦所以安清室。皇天后土，共鑒此心。乃安徽督軍張勳，奉令入京，調停時局，忽以兵力圍護清宮，逼勒清帝，擅行復辟，自稱政務總長議政大臣，又捏造大總統與陸巡閱使暨國璋勸進之偽奏，進退百僚，行同兒戲。夫禪讓之詔，優待之條，著在史書，傳為佳話，今乃一切破壞之，玩弄人于股掌，遺清室以至危，是謂不義。自民國成立，延及三年，方得各國之承認，變更國體，是何等事。今以各國承認之民國，變而為非國際團體之帝國，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中外

135 按癸丑復辟（民國二年）、丙辰復辟（民國五年），馮國璋均參與其謀。丁巳復辟失敗，康有為曾致函馮國璋，舉出種種事證，謂馮實為丁巳復辟主謀，竟臨事改變態度，以討逆自任；原函甚長，語多憤懣，見康文佩（康同壁）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六十一年），頁一三〇～一三五。

136 時報，六年七月五日，「馮副總統出師討逆之決心」。

疑怪，駭人聽聞，是謂不智。近年國家多故，天災流行，金融滯塞，商民愁苦，正賴安居樂業，訖可小休。乃無故稱兵，閭閻惶惑，分裂之端已兆，生民之禍安窮，是謂不仁。保全元首，擁護共和，各省均有宣言，即該督軍亦電稱不得別圖擁戴。乃狐狸狐搢，反覆無常，欺詐同胞，蔑視國法，是謂不信。若任其橫行，不加聲討，彼恃京師為營窟，挾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權，口含天憲，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虛糜，化文明為野蠻，變法律於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國焉。是用誓掃妖氛，恭行天罰，刻日與師問罪，殄此元凶。諸公憂國之忱，過於國璋，尚望慨賦同仇，各據義憤，敢吐肝膈，佇盼玉音¹³⁷。同時馮並致電段祺瑞，謂「復辟一舉，危及國家，紹軒冒簽弟名捏奏，誓不承認，已準備討伐，北方一帶賴兄主持」¹³⁸。

七月二日，黎元洪特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便宜處理，並電請馮國璋暫代大總統職務，於是馮反對復辟的態度益形堅決。其時馮所部禁衛軍官兵，十分之八九為旗人，復辟事起，謠言繁興，馮為消弭戰禍起見，特密召該軍師長王廷楨（王以江寧鎮守使兼禁衛軍師長）到府密議。隨後王廷楨即設法將該軍槍械子彈全數繳還軍署核收，以息謠言¹³⁹。七月四日，馮並將南京城內的禁衛軍調往浦口¹⁴⁰，以策安全。此外，張勳所部定武軍尚有三營駐於南京，經警察廳長王桂林勸告，不待張勳的命令，即自行開隊渡江¹⁴¹。惟開至浦口，又復停住。王桂林見狀，隻身渡江，與其統領吳起恒會商，以友誼敦勸即速開隊北去。吳起恒慨然允諾，即於七月五日悉數開拔¹⁴²。

七月六日，馮國璋以各省一致來電擁其立速就職，江蘇省軍警學商各界，也以民國已無政府，迫請在南京先行就任。段祺瑞旋自天津來電，謂奉黎大總統復任其為內閣總理的正式命令，允俟馮繼總統任，即就總理職。馮乃於當夜決定次日（七月七日）十時就任¹⁴³。關於次日馮行就職典禮的情形，**中華新報**有詳細的報導：

馮河間今日（七日）就代理大總統職，通城文武暨紳商學各界，午前十時齊赴府叩賀，車水馬龍，頗形熱鬧。各機關停止辦公一日，各商店均懸五色國旗，以表慶祝。馮十一時在府舉行就職禮，禮堂即設在頭門內之大堂當中，海陸軍軍官暨政商學各界，均按次序排立兩旁，馮出，氣度軒昂，就香案前

137 同上，六年七月五日，公電。該電於七月三日披露。

13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五日，「馮氏態度益形堅決」。

139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七日，「討逆聲中之南京」。

140 時報，六年七月六日，國內專電。

141 同上，六年七月五日，國內專電。

142 同上，六年七月五日，「反對復辟之江蘇」。同上，六年七月六日，國內專電。

143 同上，六年七月九日，「馮代總統依法就任記」。

向國旗行三鞠躬禮，禮畢，作樂。樂止，乃受海陸軍軍官暨政紳商學各界致賀，行三鞠躬，禮畢，復作國樂。樂止，馮代總統簡略演說數語，謂張逆謀叛，國本搖動，今叨天之幸，張逆已成甕中之鱉，不日即可殲滅。今鄙人受國人委托，遵照約法，暫代大總統職權，以收統一之效。今後所期望於我海陸軍軍官者，在齊心合力，維護國家，勿為越軌之舉動，違背我軍人之天職，勿作一人一姓之奴，喪失我軍人之名譽，同仇敵愾，盡殲醜虜，光我華國，惟我海陸同胞共起圖之云。演說畢，齊呼中華民國萬歲，大總統萬歲，旋攝影以誌紀念¹⁴⁴。

馮國璋既行就職，遂愈益部署北伐事宜。惟江蘇兵力並不雄厚，只有兩師又三個混成旅，其實數不過一萬三千餘人¹⁴⁵。故當馮誓師北伐的命令宣布後，江蘇軍警界均以張勳所部定武軍三十餘營，盤踞蘇省境內十餘縣，非調集大兵，難期掃蕩。除電各省會師南京外，本省急須增加兵力。預計第五混成旅增招一旅，以成一師，第七十四旅增招一旅，以成一師，獨立團增招一團，以成一旅，偵緝隊增招五百人，水警廳增招陸戰隊九百人，增兵之聲，喧傳不已¹⁴⁶。至七月七日，張勳雖連敗於萬莊、豐臺，退守京城，勢甚窮蹙，但是其老巢徐州，迄未動搖。馮國璋遂與參謀長師景雲、軍長王廷楨密議檄調贛、浙、滬三處軍隊，集中南京，攻圍徐州。茲將江西督軍李純、浙江督軍楊善德、淞滬護軍使盧永祥所調派的部隊分記於下：

先遣部隊

贛軍第一支隊 督師齊燮元

隊長宮邦鐸

步兵二團（第二十三第二十
四之兩團）

浙軍第一支隊隊長潘國綱

步兵二團（第一第二師各一團）

山砲兵一營（第一師之一營）

機關槍一連（屬第一師）

工兵二連（第一第二師各一連）

後續部隊

第二支隊隊長吳鴻昌

步兵二混成旅

守備兵一混成旅

防兵二十營

義勇兵十六營

第二支隊隊長何豐林

所部各軍隊

144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九日，「馮代總統就任記」。

145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臺北，文星書店，民國五十一年），上冊，頁二〇九。

146 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蘇省紛紛增兵記」。

滬軍第一支隊隊長張慕韓

第二支隊隊長榮道一

步兵二團（第三十九團及第三十七

步兵一團（第三十七第三十八

第三十八第四十團之各一營）

第四十團之各一營）

砲兵二連（第十團之兩連）

砲兵一連（第十團之一連）

機關槍一連

工兵一連¹⁴⁷

此外，南京亦出二混成旅，由劉詢統率，於七月五日先行出發，向徐州進攻。其他贛、浙、滬三處的先遣部隊，均於七月十二日以前陸續抵南京會師北上，與駐蚌埠的軍隊合為南路軍¹⁴⁸。以安徽省長倪嗣冲為南路討逆軍司令，所有贛、浙、滬各軍及江蘇劉詢旅長的軍隊，統歸節制¹⁴⁹。惟為防定武軍北竄，又與魯、豫兩省會商，各派軍隊，以資夾擊。於是山東督軍張懷芝，以張樹元、施從濱、唐天喜所部師旅堵截兗州，再由張樹元派出一團向徐州會攻。河南則由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率部從歸德進兵，是為北路軍隊。馮國璋即命張敬堯為司令，兩路軍隊先後進至距徐州一、二十里處紮營¹⁵⁰。使屬集徐州的定武軍困守一隅，在復辟期間未能發揮任何的作用。

七月十二日，復辟結束，馮國璋隨於十四日發表通電還政於黎元洪云：

天禍中，變起京師，元首被逼，越在使館。國璋徇各方面之請求，依法代理，祇因政權不可一日中斷，勉荷仔肩，大任驟膺，深虞隕越，幸段總理暨各司令，赴機迅速，慷慨興師，各省軍民，義憤填膺，趨向一致。浹旬之間，肅清京師，共和回復，特念國璋代理之職權，為黎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而發生，即日本使館所保護者，非黎某之個人，而為中華民國之大總統。現在京師收復，應向日本使館表示謝忱，迎歸黎大總統，即日入居舊府，並以國璋代理之職權奉還黎大總統，法律事實，均宜如此，方為名正言順，國璋得藉以稍輕負擔，民國幸甚¹⁵¹。

其後由於黎元洪堅辭不就，馮遂於八月一日進京續行代理大總統，一年以後，始因新國會改選徐世昌為大總統而去職。

（二）上海民黨的抗議

上海是民黨人士的大本營，民黨領袖孫中山先生自民國五年四月底自日本返國

147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四五～一四七。

148 同上，頁一四七。

149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一日，「倪嗣冲為南路討逆軍司令」。

150 復辟紀實，頁一四七。

151 時報，六年七月十八日，公電。

以來，便定居上海。除中山先生以外，其他的民黨要人岑春煊、唐紹儀、章炳麟、溫宗堯等，也都滯留上海，伺機活動。當民國六年五月段祺瑞與國會齟齬之際，中山先生即與岑春煊、唐紹儀、章炳麟等，致電段氏及參眾兩院請遵守約法，勿以國家為犧牲。另電黎元洪及兩院議員，願黎「秉至公以待有功，嚴誅譴以懲有罪；信賞必罰，勿事調停，人心助順，自無不克」。願兩院議員「與憲法共死生，勿惶遽奔散，稍存讓步，以保民國代表之尊嚴」¹⁵²。及督軍團公然叛變，六月六日，中山先生與章炳麟聯名致電兩廣巡閱使陸榮廷、雲南督軍唐繼堯，及西南各省督軍省長，討逆救國¹⁵³。六月八日，中山先生再致電粵、桂、滇、黔、川、湘各省督軍省長、議會，促其出師討逆¹⁵⁴。六月九日，海總長程璧光抵上海¹⁵⁵。程係廣東人，早年加入興中會，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海軍官兵多聽其號令，於是民黨聲勢大振。六月十日，中山先生復與章炳麟致電黎元洪，勸其堅定立場，誅除「偽政府首領徐世昌及倡亂督軍、省長、護軍使輩及去歲帝制罪犯、指嗾叛亂之段祺瑞、馮國璋、張勳、身為謀主之梁啟超、湯化龍、熊希齡等」，並將此義電告西南各省將領¹⁵⁶。國會解散的次日（六月十四日），中山先生命胡漢民至廣州，向各界說明護法討逆的必要。胡旋於十七日赴南寧，邀陸榮廷前往廣東，共商大計¹⁵⁷。六月十九日，中山先生再通告黨員準備討賊，維持共和¹⁵⁸。

及七月一日，復辟事起，消息傳到上海。七月二日，中山先生因接獲日本政府為張勳後援，甚至供應武器給張勳的密報，當面詰難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經有吉反覆解說，始稍釋懷¹⁵⁹。同日午後，中山先生、唐紹儀、章炳麟、孫洪伊、譚人

152 國父全集（臺北，民國五十四年），第三冊，函電九，頁二九三～二九四。

153 同上，頁二九八。

154 同上。

155 當民國六年五月底，督軍團紛紛叛變，海軍總長程璧光見事機危迫，即電飭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率艦駐紮大沽，以資鎮攝。及叛軍會師天津，組織臨時政府，璧光乃於六月四日晨入見黎元洪，並進言曰：「今叛督稱兵，圍困京邑，陵迫元首，危害國家，為大總統計，宜急離京暫避其鋒，免為要挾。西南各省，暴力所不逮，璧光願躬率艦隊，護我大總統南下，號召義旅，殲除橫逆。庶幾共和可保，國命有托，願大總統速行勿疑」。黎猶豫未決，璧光敦促再三，黎卒無行意。惟命璧光先行出京，頻行，訪署國務總理伍廷芳問計。廷芳告曰：「國事至此，若圖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孫中山、唐少川、岑雲階三君，雖在野，未嘗一日忘國事，現皆居滬，君抵滬，必與計議，國事可為也」。璧光於九日抵滬後，即與孫、唐、岑三君時有接洽，孫並擔任籌款，屬璧光勿以經費為慮。以上見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五十九年），頁三八～三九。

156 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九，頁二九八～二九九。

157 邵元沖：「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一〇。

158 轉引自中央黨史會編：國父年譜（臺北，民國五十四年），下冊，頁六二五。

159 「在上海有吉總領事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三日，第一四六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四四。

鳳、徐紹楨、柏文蔚、鈕永建邀集名流政客及熱心共和志士，會商救國辦法。當時到者甚衆，均慷慨激昂，一致主張討伐復辟¹⁶⁰。淞滬護軍使盧永祥，也於當日召集滬上軍隊各長官，到署開緊急會議，主張反對復辟，與議諸人亦一體表示同意¹⁶¹。七月三日，上海海陸軍當局及民黨要人舉行會議，出席的有海軍總長程璧光、海軍總司令薩鎮冰、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盧永祥之代表馬鴻烈（淞滬護軍使署參謀）、中山先生、唐紹儀、孫洪伊、章炳麟、汪兆銘，及前總統府秘書郭泰祺、英文京報記者陳友仁。會議結果，一致決定擁護共和，出師討逆。惟先有議設臨時政府者，經唐紹儀聲言「復辟既未經友邦承認，中華民國依然存在，民國政府爲惟一之合法政府，若設臨時政府，是與北京偽政府相等，反將與偽政府爭列國之承認。故最善之法，爲將合法之中央政府遷至上海，繼續執行合法之職務」。衆遂決議將此說打消，而定迎黎總統南下之計。又會議中，程璧光宣言「中國人民已致身於共和，我知凡願國家進步之中國人，決反對滿清專制之復活，至海軍全體，對於帝政誓不承認」。中山先生亦言：「此不但共和與帝制之爭，實爲全體國民反抗武人專制之爭，試思今之斷行復辟者，既非拿破崙，亦非亞歷山大，乃一蕞爾之張勳耳，若中國人民於此竟貼耳馴服，則中國不獨當然受各大國之侮辱，亦且當受小邦如暹羅者之欺陵矣」。馬鴻烈則代表盧永祥宣布擬行各事：（一）出師討逆，（二）設立陸海軍總機關於上海，（三）在滬擇一地點，作爲擁護民國人士會聚之所。會議結束時，經衆公決，立照所定各辦法積極進行；並迅速開始軍事行動，一俟政府設置於上海後，即將舊國會重新召集¹⁶²。另據章炳麟記云：

復辟禍起，國命已斷，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孫公（按：稱中山先生）欲復稱臨時大總統，余亦謂可行也。七月十三日，集議於孫公邸中。玉堂（按：程璧光字玉堂）起言奉大總統命，國家危急，屬孫先生維持國事。孫公答曰：「當復設臨時政府」。唐紹儀起持駁議。玉堂曰：「所謂維持國事者，謂起兵討賊，其他非所敢知也」。議不決。余就語玉堂曰：「國無元首，聞黎公避居日本使館，君統率海軍，當以軍艦奉迎。可先電日本公使，護黎公至海軍泊所。不然，南方無主，何以自立」。玉堂曰：「本有軍艦二艘在秦皇島，即傳無線電話之」。少頃，余爲擬電致日本公使。明日，日本公使辭以難，於是決策以軍艦護孫公至番禺，冀有所建設矣¹⁶³。

七月四日，中山先生致電參衆兩院議員、盼能毅然南下，自由集會，以存正氣

160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四日，本埠新聞。

161 時報，六年七月三日，本埠新聞。

162 同上，六年七月五日，「上海反對復辟會議之大計劃」。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五日，本埠新聞。

163 章炳麟，太炎自訂年譜（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六五年），頁。三〇～三一。

，以振國紀。並派汪兆銘駐滬招待，劉成禺、符夢松北上歡迎。又致電西南六省，略云：

三日午後十二時，疊得津電稱，黎大總統已被江朝宗幽禁，徐世昌在天津組織臨時政府，自稱大元帥等語。依法大總統不能行使職權，副總統應行代理。惟副總統馮國璋當倪逆反側之時，力能伸討而佯守中立、陰與周旋，兼為從中遊說，迫脅元首，申請解散國會，實屬通同謀叛，覬覦非望，叛迹既彰，即為內亂罪犯，代理之法已屬無效。國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竊據大位，時勢迫亟，民國不可一日無主。唯西南六省為民國乾淨土，應請火速協商，建設臨時政府，公推臨時總統，以圖恢復。一面先行通電拒絕馮氏代理，以免人心淆惑，非常之事，不容拘牽法律；靜待國會選舉，數省公認，即為有效，迫切請求，不勝惶懼待命之至¹⁶⁴。

七月四日，中山先生乘應瑞軍艦至舟山，謀與寧臺鎮守使顧乃斌據舟山，與顧議不協¹⁶⁵，旋返上海。同日，上海海陸軍各軍官開大會，決定討逆，由程璧光、盧永祥領銜通電全國云：

民國成立於今六年，民心既一，國本久定。何圖張勳等逆，狼子野心，凶謀突起，竟於七月一日擁前清幼帝復辟。海陸將士聞此警耗，怒髮衝冠，切齒北向。試思五族共和，猜嫌久泯，清室優待，情禮兼至，何所仇於國家，而造此逆謀，不特四萬萬人艱難締造之共和國體將為所絕，四千年之文明國家將為所覆。且逆世界進化之潮流，招萬國輿論之侮笑，將何以自存。我海陸軍將士對於中華民國構造維護，艱苦備嘗，扶危定傾，既義之不容辭，亦情之不獲已，誓將殲除凶逆，永奠邦基，擊楫中流，誓無反顧。各省督軍省長暨文武將吏手創共和，同伸大義，斷不忍視此垂絕之國命，不一援手，伏願即日出師，揮戈北上，掃帝制之餘孽，杜漢奸之蔓延，非惟同胞幸福所關，亦世界安寧所繫也¹⁶⁶。

七月五日，盧永祥因接馮國璋緊急電令，着於所轄師團內選派若干營，即日開拔至南京，聽候併入大營，準備北伐。遂又邀請中山先生、程璧光、薩鎮冰、唐紹儀、徐國樑（淞滬警察廳長）、朱兆莘（外交部特派員）、王廣廷（滬海道尹）等人暨各旅團營長官，在護軍使署開緊急會議，商討出師手續。決由駐滬陸軍第十師

¹⁶⁴ 國父全集，第三冊，函電九，頁三〇一。

¹⁶⁵ 「張嘉森致任公先生、季常吾兄書」，見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民國五十一年），頁五二一。

¹⁶⁶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九日，「全國討逆之義憤」。

內抽編成兩個支隊，馳赴南京，候令北伐¹⁶⁷。同日，黎元洪所遣代表金永炎抵滬，表示黎決意辭職，將移交印信與馮國璋。程璧光當即致電馮國璋云：「海軍直隸於大總統，本總長奉大總統命而來，大總統尚在，即大總統之號令未絕，不能認為自由全失，已派軍艦奉迎矣」¹⁶⁸。然馮旋於七月六日在南京宣布代理大總統職務。七月七日，外交總長伍廷芳抵滬，並稱携來外交部部印，在上海交涉使署照常行使外交總長職權。同日，程璧光派軍艦四艘赴秦皇島，迎黎元洪南下¹⁶⁹，黎終不肯行。

七月八日，中山先生乘海琛軍艦離滬赴粵，章炳麟、朱執信、陳炯明等人同行¹⁷⁰。中山先生所以離滬南下，係有數因：第一個原因是上海海陸軍當局不能推誠合作，主張也不一致。程璧光與民黨淵源甚深，故支持中山先生。盧永祥則屬北洋派，與民黨素無往來。這次復辟，上海海陸軍基於共同的利害，不得不携手聲討張勳。但雙方在根本態度方面顯有距離。程璧光及民黨要人主張將民國政府移設上海，迎黎元洪南下繼續行使其總統職權，指斥馮國璋的代理總統為非法。盧永祥則擁馮、擁段，並聽馮號令，派兵前往南京，合師北伐。中山先生知事不可為，遂有離滬南下的打算。其第二個原因是上海民黨內部不協，孫〔中山先生〕、岑〔春煊〕兩派，宗旨方針各異。岑對於段祺瑞馬廠誓師起而討逆，頗為傾心。對於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權，也無間言，曾派章行嚴（即章士釗）至南京向馮道賀¹⁷¹。加以旅滬之國民黨政學會分子皆支持岑春煊，打擊中山先生，使中山先生益思離滬，另圖發展。據葉夏聲所著 **國父民初革命紀略**云：

國父悉段賊毀法禍國，赫然震怒，乃與事先南下之海軍總長程璧光，海軍前輩薩鎮冰，寓滬元老唐紹儀，前內務總長孫洪伊，前外交總長伍廷芳，兩院主要議員等，建議率海軍艦隊南下護法，薩鎮冰遂懷首鼠之見。海軍艦隊總司令杜錫珪、副司令楊樹莊和之，事幾敗垂成。同時寓滬遺老岑春煊之政學會黨徒，皆有異議。楊永泰、張季鸞等主辦之上海中華新報，及伍平一主辦之大新聞報，皆以大砲嘲 國父，輿論紛歧，莫衷一是。時大新聞報有時評，題為「孫大砲果然車大砲矣」。國父親勢危，非以革命手段，臨以大無畏之精神，則大勢將去，乃黃夜率敢死同志李安邦、黃惠龍、馬湘、馬伯麟、楊虎、孫昌、熊秉坤、蔡濟民、孫祥夫、余子厚、趙植之、孫鎮等，毅然

167 同上，六年七月十一日及七月十二日，地方新聞。

168 莫汝非，**程璧光殉國記**，頁四二～四三。

169 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一一。

170 吳宗慈：「護法計程」，**革命文獻**，第四十九輯，頁四一六。

171 「張嘉森致任公先生、季常吾兄書」，**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二一～五二二。

登海圻艦（按：此誤，應為海琛艦）督令啓旋¹⁷²。

第三個原因是中山先生既與唐紹儀等發表移設民國政府於上海的主張後，嗣鑒於上海方面外交牽制過多，且海軍方面亦表示，如能有餉項者，而西南能表示歡迎者，亦可將海軍移駐廣州，以兩廣為護法根據地。中山先生因此決先行赴粵接洽，乃率海琛、應瑞兩艦南下。於七月十三日抵汕頭¹⁷³。時復辟已經失敗，中山先生仍繼續南行，於七月十七日抵廣州，受到廣東軍民的歡迎。即於廣州通電號召國會議員南下，旋程璧光亦率艦隊由滬至粵，響應護法之舉。八月，國會議員在廣州舉行非常會議，九月，遂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即護法軍政府）於廣州，選舉中山先生為大元帥，以聲討由馮、段所把持的北京政府¹⁷⁴。對此舉居正曾有詩讚之云：「弄權策動督軍團，復辟旗招馬廠彈，議會關門黎出走，信非護法不能安」¹⁷⁵。這足以道出當時革命黨人的觀感和期望。

（三）西南各省的反對

西南滇、黔、粵、桂、川、湘各省，為民黨活動頻繁的地區。在護國之役期間，該西南六省均曾宣布獨立，擁護共和。民國五年六月袁世凱死後，段祺瑞起而代之，北洋派勢力並未見衰退，依然籠罩大半個中國。唯獨西南六省，因利害相同和地緣關係，另成體系，超然於北洋派勢力範圍之外，且隱然有與北洋派抗衡的意味。故當督軍團叛變後，民國六年五月三十日，湖南省長兼督軍譚延闓即通電主張維持大局¹⁷⁶，惟其態度猶甚溫和。四川督軍戴戡則致電馮國璋，反對倪嗣冲等獨立，請為後援¹⁷⁷。兩廣巡閱使陸榮廷亦電請馮國璋聲討倪嗣冲，電文中有「謹率兩廣健兒從公之後」等語¹⁷⁸。並致電廣東督軍陳炯明，為防衛起見，提議廣東、廣西、雲南、貴州聯合一氣¹⁷⁹，態度漸趨激烈。六月八日，國民黨要人李烈鈞抵廣州，與廣東督軍陳炯明、廣西督軍譚浩明通電討逆，請黎元洪嚴申國法，西南當以武力為後盾。陳炯明亦與廣東省長朱慶瀾會商，出師討逆，由張開儒率滇軍十營向江西前進，莫榮新率桂軍十營向福建前進，方聲濤則鎮守贛南，以為策應，議定未發¹⁸⁰。六

172 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略》，頁一一七～一一八。

173 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一二。

174 有關中山先生南下護法的詳情，可參閱李守孔：「國父護法與廣州軍政府的成立」，載中華學報，四卷二期，頁一七一～二〇二。

175 居正，梅川譜偶（臺北，文海，近史叢刊續編，民國六十五年），頁二四。

176 電文見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三五。

177 時報：六年六月二日，國內專電。

178 同上：六年六月五日，國內專電。

179 同上：六年六月八日，國內專電。

180 邵元冲：「總理護法實錄」，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一〇。

月九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黎元洪，維持共和立憲¹⁸¹。及六月十三日國會解散，西南六省即由唐繼堯領銜，通電會師討逆¹⁸²。六月二十五日，陳炯明、譚浩明宣布自主，謂在國會未恢復以前，所有兩廣地方軍民政務，暫由兩省自主，遇有重大事件，逕行秉承大總統訓示，不受非法內閣干涉¹⁸³。及七月一日復辟變起，西南各省先後聲罪致討，其反對復辟情形如下：

1. 兩廣：廣東、廣西兩省，當時在桂系軍人（即廣西軍人）的把持下，桂系首領陸榮廷以兩廣巡閱使名義，隱握兩廣實權，廣東督軍陳炯明、廣西督軍譚浩明，均為其桂系部將。自從民國六年六月兩廣宣布自主後，陳炯明便積極着手統一廣東軍權，因廣東省長朱慶瀾誼屬北洋派，擁護中央最力，陳炯明即於六月二十四日飭令將朱慶瀾所轄廣東省警衛軍一百零四營，改歸督軍直接指揮（旋陳炯明撥回其中二十營為省長親軍），將警衛軍總司令部裁撤，一時喧傳朱慶瀾行將辭職¹⁸⁴。另外，廣東境內尚有駐粵滇軍兩師（即原雲南護國軍第二軍之主力），由張開儒、方聲濤分任師長¹⁸⁵，聽命於民黨要人李烈鈞，甚為陳炯明所忌視，亦飭令其歸廣東督軍署統轄。及復辟變起，七月二日，陳炯明即與譚浩明聯名通電擁護共和，反對復辟，其電文云：

自政潮發生以來，炳焜、浩明早已慮及別有陰謀，是以迭次電懇大總統尅期恢復國會，並宣言於國會未恢復以前，兩廣軍民政務，暫行自主，原以杜絕陰謀，免危國本。乃本日迭接北京電訊，果有張勳擁戴復辟之舉。惡耗傳來，萬民切齒，競請即日興師致討，殄彼妖孽，奠我國基。炳焜、浩明宣言在前，尤深義憤。顧念今日國家大勢，危險已極，強鄰逼伺，時存幸災樂禍之心，萬一遽啓兵端，誠恐內亂未平，外侮已至，分崩離析，不復可以圖存。且詳審此次復辟謬舉，全出於張勳一人主動，各省固未預聞，即清室亦僅供傀儡，倘能於最短期間，各省互相聯絡，一致反對，使彼孤立自斃，戰祥不生，亦未始非國家之福。炳焜、浩明為忱於外患起見，用敢先竭愚誠，廣徵同意，倘蒙采納，懇即進行。若當此存亡絕續之交，各省意見仍難一致，則炳焜、浩明惟竭我全力以相從事，誓不與背叛共和者，共戴天日。雖至犧牲

181 電文見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十三日，「滇粵諸聲討反賊電」。

182 時報，六年六月十七日，國內專電。

183 陳、譚宣布自主的通電，見革命文獻，第七輯，頁四一。

184 時報，六年七月三日，「聲援聲中之廣東」。

185 民國五年春夏間，雲南護國軍第二軍（軍長李烈鈞）經廣西至粵，實力極形擴充，收繳龍觀光之軍械後，改編為兩個師，稱留粵滇軍第一師、第二師，以張開儒、方聲濤分任師長；見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冊，頁三八九。

國家，以殉此志，亦所不顧，並敢代表兩粵軍民，宣示天下，誓同此志，掬誠奉達，統希鑒諒，勢機迫切，立盼裁覆¹⁸⁶。

朱慶瀾亦偕同李烈鈞前往督軍署，表示極力反對復辟之意，與陳炯明共籌尅日出師討逆大計¹⁸⁷。陳炯明即致電陸榮廷，促其赴粵主持討逆大局云：

張勳擁兵復辟，事本滑稽，原可笑置。惟炯明私見，可引為樂觀者，則叢污積垢，或可假此以奏廓清滌盪之功，是不能不認為我中華民國之一大轉機也。惟茲事體大，必賴我公出為主持大局，炯明謹嚴禁所部，環甲待命，敢請鈞節尅日來粵，萬勿濡滯，是所企禱¹⁸⁸。

旋得陸榮廷覆電云：「冬電悉，張逆妄為，令人氣憤，予決力疾從公，誓掃妖孽，仰速籌備軍務，策畫進行，謹覆」¹⁸⁹。七月三日，陸榮廷通電聲明並未與張勳、馮國璋等合詞奏請復辟¹⁹⁰。並與譚浩明聯名通電，請馮國璋按照約法代行大總統職權，並請即日組織臨時政府，以便會師北伐¹⁹¹。同日，駐粵滇軍總司令李烈鈞、師長張開儒、方聲濤通電討逆¹⁹²，方聲濤且電令全師為民國服孝，以誌哀思¹⁹³。朱慶瀾亦通電反對復辟¹⁹⁴，並咨文陳炯明，謂現正督率所部二十營，秣馬厲兵，定於日內首途，請飭財政廳尅日籌撥毫銀一百萬元，以應餉需及一切行軍費用，七月四日，又致電岑春煊，請其密商在滬國會議員，即赴南京開會，並謂已將警衛軍集中二十營，擬先由海道直入長江，滇軍繼之，請岑密商海軍，迅籌補助輸送之法¹⁹⁵。其勇於討逆，由此可知。同時，民黨要人鈕永建亦由上海抵粵，連日與陳炯明商議對待復辟問題。七月四日晚，陳炯明特在督軍署設宴，為鈕永建洗塵，同座的有朱慶瀾、李烈鈞、馮自由、簡琴石、方聲濤、張開儒、莫擎宇等，席中並商談籌備出師討逆方法等事¹⁹⁶。即以陳炯明、譚浩明名義，推舉陸榮廷為兩廣討逆總司令，七月六日，陳、譚通電謂率百粵健兒，準備出發¹⁹⁷。然以陸榮廷遲遲不肯赴粵，致廣東出

186 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廣東之討逆聲」。

187 中華時報，六年七月九日，「粵軍署連日大會議」。

188 同上，六年七月九日，「粵中反對復辟之義聲」。

189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三二。

190 電文見張慈宣：復辟詳志，頁一二二～一二三。及支那研究會編：政變關係文書彙存（北京，一九一八年），頁五二～五三。

191 同註186。

192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六日，公電。

193 同註188。

194 其電文甚長，見革命文獻，第七輯，頁七〇～七一。

195 朱慶瀾的咨文及致岑春煊電文，見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廣東新潮流」。

196 同上。

197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八日，「積極討逆之廣東」。

師計畫一時難以實現。

陸榮廷所以遲遲不肯赴粵主持討逆大局，原因約有二端：其一、陸出身行伍，思想陳舊，且與張勳爲結拜弟兄。民國六年三月，陸北上赴京，途中曾在徐州盤桓，與張勳把晤歡談。抵京後，又前往清宮，謁見溥儀，獲賜紫禁城騎馬。在在顯示其對於清朝甚爲眷念。故當復辟變起，陸榮廷態度十分曖昧，頗引起各界人士的猜測。甚至傳聞陸在復辟後所發江電表明其並無聯名奏請復辟之事，及支電討逆之事，皆係陳炳焜恐外界議論，遂以陸之名義代發，並非陸所發¹⁹⁸。其同情復辟的居心，由此可見。其二、陸夙具地盤思想，旨在割據兩廣，視廣東境內非桂系勢力爲眼中釘，必欲除去而後快。及復辟變起，朱慶瀾及駐粵滇軍主張出師討逆，最爲猛勇，民黨人士也紛紛至粵活動，使桂系軍人大爲驚懼，深恐朱慶瀾、李烈鈞別有用心，或圖謀廣東，或借此擴充實力，故陸榮廷滯留廣西，不肯赴粵，陳炳焜則拒絕撥發餉需給朱慶瀾及駐粵滇軍，致出師討逆徒有其名，而無其實，駐粵滇軍軍長李烈鈞，因此對陸深爲不滿，曾與廣州珠江報記者談及廣東討逆的內幕，據珠江報載稱：

自倪、張造反，破壞共和，粵省大吏宣布出師討賊之聲，一時如潮湧起，沛然莫之能禦。然而事過情遷，則音靜寞寂，今則復辟實見，共和已亡，仍未見一兵一卒出粵境以外，一般愛國者，甚爲急進，大有責罵當道之慨。記者見此情狀，亦覺憤火中燃，昨特晉謁李協和公，謁問出師情形。時李公正擬軍事電稿，悲憤交集，遂擱筆撚鬚，先向記者問曰：子來有何賜教？記者答以正來領教公之出師討賊計畫。李公疾首蹙額曰：中國人民亡國奴之資格已够了，我們準備作亡國奴可也，何出師討賊之有？然子既欲聞，姑爲子略言之。自倪賊造反，其主要目的即在解散國會，推翻共和。又結合叛黨在天津設立偽機關，叛跡昭彰，罪在不赦。兄弟（李公自稱）見兩廣有左右全國之力，大勢尚在，西南人心未死，事尚可爲，故特扶疾來粵，與陸、陳諸公共圖大舉，起兵討賊。首蒙陳督贊成，通電討逆，風聲所播，叛賊膽寒。若能當機立斷，先遣滇軍出發，粵桂聯軍分途續進，滇、黔諸省同時並舉，聲勢浩蕩，山岳爲推。大總統既得聲援，膽氣自壯。天津偽機關內部原不一致，聞西南起兵，當益形潰散。馮河間素號滑頭，必隨風而轉。張大辦此時見趨勢不佳，不利其復辟之機會，必不經於晉京，張勳既不入京，大總統不至受脅迫之甚，則解散國會之命令，必不見諸實行，復辟亦不能成爲事實，時局尚未至不可收拾如今日者。粵省因種種困難情形，蹉跎復蹉跎，不能迅速出

19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地方新聞，「廣東特約通信」。

師，致使叛督造反之出頭一變而為張勳復辟之正本。於是乎一部亡國之慘劇遂完全演成矣。劇本既變，名目不同，前日做賊之人，忽復而為討賊之人，離奇變幻，觀者目迷。然事有由來，明眼人固甚了了，奸臣賊子，其罪終不容於昧。可惜者，陸武鳴（按：即陸榮廷，因陸係廣西武鳴人）為再造民國之英雄，此際竟不能捷足登場，演其最烈之拿手卷一劇，致使老段乘機出馬，獻覆雨翻雲之手段，此殊為陸公抱歉也。今陸挺身出臺，然時機已去，無甚價值。縱能砍戮張勳，國體問題可免君主之荼毒，而政治問題仍難脫武人之專制。此際出師與否，余不欲言，余個人此次對於國事，始由熱而憤，而悲而哭，今悲哭不已，將破涕為笑，準備做個亡國民罷了，奈何！奈何！言已淚為之下，記者眼眶中亦潸潸欲滴，嗚呼，痛哉！¹⁹⁸

其後，李烈鈞所部滇軍與陳炳焜所部粵軍，且為餉項問題，互生嫌隙，一時謠言四起。李烈鈞極力制止滇軍，命各軍槍枝一律不得配發子彈，以防藉端生事。此外，並致電陸榮廷，請其居間調停此事¹⁹⁹。七月十一日，陳炳焜特邀駐粵滇軍全體將官，自營長以至師長，至督軍署敘會，並備酒筵以助雅興²⁰⁰。由是滇、桂軍之間的嫌隙，稍見調和。然出師討逆之舉，直至復辟結束，迄未付諸實行。

2. 雲〔南〕貴〔州〕：雲南督軍唐繼堯，在西南各省中最受人矚目，原因有四：其一、唐出身日本士官學校，在日本留學時加入同盟會，儘管民國成立以後，他的革命色彩日漸褪淡，而北洋派仍視其為激烈的革命黨人，對其動向甚為注意。其二、袁氏稱帝，雲南省首揭義旗，奮起聲討，唐黃鵠時會，成為再造共和的元勳，而名震遐邇。其三、護國討袁期間；唐以蔡錕率雲南護國軍第一軍進攻四川，以李烈鈞率雲南護國軍第二軍假道廣西進攻廣東，其大雲南思想油然而生。護國之役結束後，護國軍（即滇軍）分駐四川、廣東、與川、粵軍迭起衝突，這些衝突，往往成為輿論的焦點，北京政府既苦於居中調解，西南局勢也因此益趨複雜。其四、督軍團叛變以來，唐迭電聲討，態度最為激切，並鼎力贊成西南各省聯合出師之舉。種種表現，頗使各方側目。揆其用心，不外是借此製造聲勢，擴張地盤，進而攫取西南盟主的地位，他的反對復辟，似乎也是一本此心。

民國六年七月三日，雲南接獲京電，知張勳至京，力謀復辟，竟擁宣統登位。唐繼堯憤激異常，當即召集軍政各界，大開會議，咸請從速誓師，以清妖孽，而復民國。遂由唐通電宣布討逆²⁰¹，其電文云：

199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地方新聞，「粵垣滇桂軍之嫌隙」。

200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日，「積極討逆之廣東」。

201 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滇黔之北伐聲」。

本日接京電，載有宣統偽上諭一通，稱係據張勳等奏請復辟云云。不勝駭異！查張勳在徐州聚集兵衆，收納叛亡，包藏禍心，爲日已久。此次因政局變爭，藉調人之名，擁衆入京，值政府無人，議員星散，遂敢蹈瑕抵隙，挾清室幼冲，妄倡復辟。孺子不過尸名，老賊行將自取，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當其北上瀕行，電文往來，已露叛國形迹。繼堯曾果以正義規戒，冀有以戢其奸謀。不謂梟桀成性，徒勞翰墨，引胡羯以升堂，縱豺狼於當道；背叛之罪，上通於天，斧鉞之誅，欲容無地。繼堯疊經患難，警衛共和，歷百折而不同，卽一擲而何悔。用是師陳牧野，旗指燕徐，現已集中所部，編成靖國各軍，尅日出發，誓將廓清妖孽，還我共和，張民國之綱維，循世界之趨勢。凡我同仇，共負斯責，關東州郭，定興誅卓之師，河北英雄，會草扶漢之檄；用敢馳佈，乞賜垂察²⁰²。

雲南省議會亦通電反對復辟，痛斥張勳²⁰³。

雲南既宣布討逆，唐繼堯即擬親率靖國軍出發，並與西南各省磋商出師計劃：擬以駐川滇軍合川軍，由渝出夔、萬，進攻荆襄；駐川黔軍合川軍，分出陝西；湘、黔兩省合力攻岳，會師武漢；駐粵滇軍及粵軍攻贛；桂軍出福建，牽制江浙，準備大舉會師北上，永靖民國亂源²⁰⁴。然而由於雲南地處極邊，地瘠民窮，餉精極端缺乏，籌措匪易，加以雲南靖國軍兵力有限，雖經積極招募，短時間內，難成勁旅。而最令雲南當局氣沮的是駐粵滇軍既見退於桂系，駐川滇、黔軍復受制於川軍，故至復辟結束，唐繼堯出師討逆的計畫，始終未能實行。

至於貴州，因與雲南地界毗連，關係素密，尤其唐繼堯曾任貴州都督，黔軍將士多推誠擁戴。民國二年十月，唐由黔返滇，貴州都督卽由擁唐最力的黔軍將領劉顯世出任。民國四年十二月，雲南首義，聲討帝制，劉顯世卽在貴州率先響應。可見貴州一向依附雲南，故復辟變起，亦不例外，與雲南取同一態度。民國六年七月三日，劉顯世通電聲討復辟，並懇請馮國璋依照約法代行大總統職權，立即組織政府²⁰⁵。他如貴州省議會、貴州民生社、貴州羣益社等，亦均有討逆維護共和的通電²⁰⁶。

3. 四川：「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句俗語，正足以說明民

²⁰² 東南編譯社編：唐繼堯（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五十六年），頁八七。

²⁰³ 電文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一日，公電。

²⁰⁴ 同註202。

²⁰⁵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九日，公電。

²⁰⁶ 貴州省議會、貴州民生社兩則通電，見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滇黔之北伐聲」（七月十日通信）。貴州羣益社通電，見時報，六年七月十日，公電。

國成立以來四川局勢的複雜多變。川局的複雜多變，戰亂頻繁，其原因約有數端：其一、四川沃野千里，物阜民豐，為隣近各省覬覦的目標，尤其是崎嶇貧瘠的雲、貴兩省，圖川最切，虎視眈眈，待機而動。其二、四川地位重要，扼長江上游，為雲、貴兩省的門戶。南軍可從四川北進至陝西，或向東至湖北，直接威脅北洋派。反之北軍（北洋派勢力）亦可從陝西大舉南下，控制四川，進圖雲、貴。故民國元年，滇軍以助平川亂為藉口，開往四川，民國四年，陳宦率北軍三混成旅入川就任，民國五年一月，蔡鍔率雲南護國軍出發征川，袁世凱亦調北洋精銳大舉援川，川局遂益發不可收拾。其三、川軍本身不够團結，互相侵軋，內戰迭起，予客軍以可趁之機。其四、四川民情强悍，向守狹隘的保省主義，致四川主客軍的衝突，更形激烈。

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護國之役告一段落。六月二十四日，中央以陳宦、周駿交關，特任蔡鍔為益武將軍督理四川軍務兼四川巡按使。蔡鍔就任不久，即因病離川，由駐川滇軍將領羅佩金代理四川督軍，駐川黔軍將領戴戡為四川省長；羅係蔡鍔部屬，然與蔡不睦。戴則係進步黨人，師事梁啟超，擁蔡最力。由是駐川滇、黔軍感情日惡。此外，羅佩金為達其「強滇弱川」之計，而擬定了裁川軍以養滇軍的計劃²⁰⁷，引起川軍的反感。民國六年三月，川軍各師長聯電北京政府，以羅佩金對滇軍與川軍待遇，有上下床之別，請一視同仁，或解羅佩金職。四月十五日，羅首先開啓戰端，藉裁軍名義，指揮滇軍，襲擊成都內外川軍第四師各部，師長陳澤霈被俘，全軍繳械遣散。四月十八日，羅又以同一方式，攻擊川軍第二師劉存厚部，在成都激烈巷戰，先後一週，人民受槍彈死亡者甚衆，焚毀商民房屋無數。四月二十日，北京政府免去羅佩金職（改任超威將軍）、劉存厚師長職（改任崇威將軍），命戴戡暫行兼代四川督軍。四月二十八日，羅佩金率部離成都赴自流井。五月一日，戴戡就任四川代理督軍，以所部黔軍兵力薄弱，滇軍與川軍均駐近省門，號令不行。而川軍第二師劉存厚所部仍留北較場，尤令其不安，因是忌劉日甚。

以上是丁巳復辟前四川局勢的梗概。及復辟變起，張勳有意挑撥四川主客兩軍交關，授劉存厚為四川巡撫，戴戡遂利用此為攻劉的藉口。七月二日，戴戡首先通電聲討復辟²⁰⁸。復於七月三日宣告戒嚴²⁰⁹。七月四日，戴戡邀集成都軍、政、紳、學、報、商各界，在督軍署會議。劉存厚託言腹瀉，不克到會，派其第二師軍法課

207 孫震：「四川護國討袁記」，四川文獻，第四期，頁五四。

208 電文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八日，公電。

209 戒嚴布告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劉存厚圍攻成都之實況」。

長述其意見，謂以「保境安民，擁和共和」為宗旨。繼而黔軍旅長熊其勳發言，要求劉存厚通電取消「巡撫偽銜」，以示其反對復辟的決心。與會諸人楊維、陳澤霖、朱大鏞、盧師諱、黃大暹、徐炯、曾鑑等，對於此事先後表示意見。川軍第一師師長周道剛亦電勸劉存厚「迅速明白表示，如稍疑遲觀望，予人以攻擊之目標，將謂貪戀新職，遽爾變易初衷」²¹⁰。劉不得已，即於同日（七月四日）通電促各省「速舉義旗，重光漢業」，望各省「隨時指授機宜，俾資策應」²¹¹。七月五日下午，劉存厚派員到成都電報局拍電，被駐局保護的黔軍檢查，以密電扣留。劉所派拍電員不服，遂起衝突。於是黔、川兩軍，各於防地深掘戰壕，高砌戰壘，預備即時作戰²¹²。

七月五日深夜，黔、川兩軍正式接戰，據中華新報駐成都記者報導：

入夜後，一般人民知此夕必有戰爭，皆人人自危。前半夜寂靜無聲，方慶安枕。至六日午前一時前後，忽聞督軍署發號聲嗚嗚然，人民多從夢中驚醒，知亂機動矣……。號聲甫畢，忽槍聲與砲聲俱起，震盪天空，而尤以西北方之槍砲聲為最密。……。其時記者竊起潛聽，仰見天際一碧無限，皓月晶瑩，皎如白日，尚無風淒雨慘之象。良久，仍就枕。由此槍聲如連珠，砲聲如雷，連續不斷，至午前九點鐘猶未絕。六號天明時，記者正在寓樓握管通信，但見四方火起，初猶七處，繼增至十一處，烟焰騰空，色殊不一，即此一覽，又不知人民損失若干萬矣。……。是時城門未啓，街上阻絕行人，一如本年四月十八日以後之現象。旋有人來云刻聞川、黔軍正戰於城內之馬棚街；究竟實情若何，尚未得有確息²¹³。

戴戡因自顧兵力薄弱，乃與滇軍將領顧品珍、趙又新密商，合謀解決川軍第二師，議定由黔軍攻擊省城內北較場之第二師師部，滇軍則攻擊西門、北門外之第二師部隊，以期一舉將其消滅²¹⁴。惟屆時黔軍進攻，滇軍則違約未動。七月六日，貴州督軍劉顯世因接戴戡急電，謂「劉存厚甘受偽職，已舉兵攻圍成都，戡誓死不降逆，不叛國，祈代飛電各省」。遂當即通電，請各省聲討劉存厚，並請羅佩金、川邊鎮守使殷承瓚、重慶鎮守使熊克武、川軍師長周道剛、鍾體道、滇軍師長顧品珍、趙又新，尅日出師，增援成都。而貴州方面決先派北伐軍三梯團，分赴川境，共定川

210 參見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復辟後之四川情狀」（七月五日通信）。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復辟聲中之成都」。

211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公電。

212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劉存厚圍攻成都之實況」。

213 同上。

214 周開慶：民國川事紀要（臺北，四川文獻研究社，民國六十三年），頁一八六。

局，再行北伐²¹⁵。九月九日，劉存厚擊敗戴戡所部黔軍，包圍督軍署；黔軍僅二千六百人、山砲兩尊，而包圍督軍署的川軍有五千人（劉存厚所部川軍共七千五百人），山砲約六尊²¹⁶。七月十七日，黔軍不支，即與川軍約定於是日退出成都，劉存厚即率所部入城，並通電中央及各省，仍以軍長名義，暫維秩序²¹⁷。其時距復辟結束，已有五日。旋戴戡被川軍殺害，北京政府因特任周道剛暫代四川督軍。八月十一日，雲南督軍唐繼堯通電擁護約法，並擬親率滇軍圖川。同年十月，川滇軍戰事復起，川局發展至此，已逐漸演變為「護法」與否之爭了。

4. 湖南：民國前一年的武昌起義，湖南是最先響應宣布獨立的省分。民國二年二次革命期間，湖南復與國民黨一致行動。民國五年五月，湖南通電獨立，加入護國討袁的行列。這些事實，足以顯示湖南與民黨關係的密切。再就地理形勢而論，湖南在西南六省中位置最北，與北洋派勢力相距最近，所承受的壓力也最大。民國五年八月，湖南最具聲望的譚延闓受命以湖南省長兼署督軍，擾攘不安的湘局，於是漸趨穩定。民國六年五、六月間，督軍團紛紛叛變及國會解散問題發生，譚延闓均持鎮靜態度，冀於無形之中，消弭一切爭執。及至復辟事起，其態度乃大異於前。七月二日，譚首先通電聲討復辟，詞情激切²¹⁸。並連日發出電報多起，主張：（一）除請馮國璋副總統代行大總統職權外，並擬由粵、桂、滇、黔、川、湘六省，組織軍務院，請陸榮廷主持其事，以統一軍權。（二）擬請恢復國會，即在上海或南京開會，以符共和國體制²¹⁹。此外，譚尚出有六言韻示云：

照得張勳叛逆，在京復立亡清，湘省擁和共和，誓即討滅羣凶，業已聯合各省，刻日會師北京，所有內地秩序，竭力保護安寧，凡我民國子弟，一律安業營生，切勿輕聽謠言，其各安堵毋驚，如有藉端滋事，拿辦決不容情²²⁰。其他湘省軍界各長官，如零陵鎮守使望雲亭、湘西鎮守使田應詔、守備隊司令周偉、周則、范卿衡等，均紛紛來電，願効前驅，並公推譚延闓為湘軍都督，第二師師長陳復初為討逆總司令，即日誓師北伐，殲彼妖魔²²¹。

然譚延闓為謀萬全計，未能即行出師，於是各方紛紛來電催促；如：（一）蕭東三由天津來電，以時不可延，請速集師武漢。（二）旅滬湘人周震麟等，請出軍由京漢路北伐。（三）旅漢同鄉會請速派湘軍赴漢，與鄂軍一同北伐。（四）陸榮廷請速出師，據守

215 同註221。

21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川局糜爛之現狀」。

217 東方雜誌，十四卷八號，頁二一一，「中國大事記」。

218 見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九日，「譚督軍討逆氣盛」。

219 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討逆聲中之湖南」。

220 同上，六年七月十日，「復辟後之湖南」。

221 同註219。

京津（漢？）路，以便進討²²²。七月十日下午，湖南名流劉人熙、龍璋、唐支厦、左宗澍、曹武、胡典武、劉重、羅介夫、陳嘉會、談心休等發起在省教育會開歡送第二師北伐大會，到會者數千人。第二師師長陳復初、第三旅旅長陳嘉佑、第四旅旅長朱澤黃等，均親臨接受各界的歡迎²²³。會後，第二師先遣部隊朱澤黃的第四旅，遂行出發，前赴湘陰。馮國璋聞訊，即電譚延闓阻其出師，謂「馬廠、直隸、山東之兵，已逼近京畿，不日可望回復原狀，自無須多軍北伐，既耗軍費，且多紛擾。特請將已出發之兵退回原地，未出發之兵停止出發」。譚當以「此次非南北軍隊會師京畿，不足以斬草除根，且軍氣激昂，難以遏止」，逕電復馮氏知照²²⁴。及第四旅甫抵湘陰，復辟已經結束，馮國璋遂再致電譚延闓，謂「湘省北伐軍前經電請退駐原地，無庸出發。茲接岳電，云湘軍仍向湘陰進發不已。查現在北京克復，湘軍尤無北上之必要，請即撤回，以安人心，並祈見復」²²⁵。譚隨令前隊停駐湘陰，其餘待發之軍隊，亦中止準備。

從以上所述看來，湖南討伐復辟的氣勢最壯，態度也最為激烈。推其原因，不外下列數端：其一、湖南軍民多具有新式思想，譚延闓雖非民黨，但其言行一向傾近民黨，故湖南反對復辟，當出於至誠。其二、似欲借此排除湖南境內的北洋軍隊。民國二年八月，海軍次長湯薌銘率北軍開入湖南，翌年六月受命為靖武將軍督理湖南軍務。在湘三年，大肆屠戮，故湘人痛恨湯及北軍至極。民國五年七月，湯被迫離湘，北軍退出湖南。惟同年八月，段祺瑞復令吳光新率北軍二旅，進駐岳州。譚延闓及湘軍將領力主出師北伐，聲討復辟，似有順道排走吳光新的意圖。其三、民國以來，湖南常為南北交戰的場所，湘人飽受戰禍蹂躪，故於袁世凱死後，高喊湘人治湘。譚延闓極力號召，討伐復辟，似欲借此激起湘人同仇敵愾的心理，以謀湘省的統一和自主。其後湖南宣布自治（民國九年），其基礎實奠於此時。

四北洋勢力控制地區景象

1. 直隸：北京在直隸省境內，故復辟變起，直隸當局的態度最關緊要。直隸督軍曹錕時兼中央陸軍第三師師長，駐於保定。當七月一日復辟消息傳到保定，曹錕即召集軍界諸要人開緊急會議，主張反對復辟，諸人一致贊同。當即發布反對復辟之布告，一面派第三師全師十分之八之軍隊及第二十師之一混成團北上，以討伐

222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六日，「湘中討逆聲」。

223 同上，六年七月十八日，「出發中之湘省討逆軍」。

224 同上，六年七月十七日，「討賊聲中之湘閩」。

225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湘中要訊」。

復辟²²⁶。七月三日，曹錕率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旅長趙玉珂、吳佩孚、汪學謙、張紀、王承斌、閻相文發表通電，宣稱「今已出師進討，誓滅逆賊，以期復我共和，奠我邦基」²²⁷。次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組織討逆軍，即任曹錕為討逆軍西路司令，會同段芝貴的東路討逆軍，夾攻復辟軍，甚為出力。

然而在天津辦公的直隸省長朱家寶，係復辟派分子，此次復辟，朱事前曾經參與謀劃。故七月一日溥儀登位後，授朱為民政部尚書。朱當即換上其尚書官服、頭品頂戴、雙眼花翎、簇新蟒袍、鮮妍補褂，恭設香案，向北闕叩恩，並發賀電，其中有「天道無往而不復，民心經亂而思平」、「期安撫治之山河，重煥光華之日月」²²⁸等語，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一面飭警察廳長楊以德傳諭天津商民，一律懸掛龍旗，據復辟紀實一書記云：

朱〔家寶〕發賀電後，即時懸掛龍旗，余家河北，日往南市，必經其署。一日未午，東西轅門以及中門與桅桿，皆掛龍旗。而東西轅門之旗則係嶄新黃緞繡成龍之首尾，又爪以藍色絲線鑲之，配以鮮紅圓珠，光耀奪目。繼經行大胡同以至南市，商店正奉警諭，家家掛旗矣！就中紙畫者多，因趕製不及，非若朱之緞旗先事預備者。朱飭警懸旗外，又派警守電局，舉凡密碼之電，皆為扣留，而最注意段合肥行動，合肥反對復辟之第一電，即為所阻，不克發出。朱聞益喜，以為防制得法，但預備赴日入京，到宮謝恩，並履新任。不意合肥誓師馬廠第一次警告飛來，即將新龍旗撤下，第二次忽傳合肥須在省公署辦公之警告，乘間逃逸，省長由財政廳長汪士元代理²²⁹。

七月六日，馮國璋在南京通電代理大總統職權，次日，即下令免朱家寶直隸省長職，由曹錕兼署。惟如果朱家寶手中擁有兵隊，相信北京政府對之是不敢隨便處置的。

2. 安徽：安徽省長倪嗣冲出身北洋雜吏，與張勳關係素密。倪的安武軍與張的定武軍性質相同，作風相似。民國五年七月，北京政府命張勳為安徽督軍，倪為安徽省長，因此部分定武軍進駐安徽，與安武軍雜處，甚為相得。其後張勳一連主持四次徐州會議，倪均親自到會，並與聞復辟密謀。及復辟變起，清室授倪為安徽巡撫，諭旨到安徽，倪的幕僚裴景福、李灼華，竭力贊同復辟，復有淮河道尹黃家傑獻計，抱定騎牆宗旨，一方面具摺謝恩，一方面請示馮國璋，倪並親自前往南京。旋見浙江督軍楊善德通電反對復辟，多數省分均同此宗旨。倪遂匆匆返回蚌埠，

22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地方新聞，「保陽通訊」。

227 時報，六年七月六日，公電。

228 張熊龔：復辟詳志，頁九一。蘇午溪：復辟真相始末記，頁三四～三五。

229 翹生：復辟紀實，頁八七～八八。

亦通電反對復辟²³⁰。其通電略云：

天禍中國，政爭迭起。張勳此次入都，本係調人，且已表明宗旨，擁護共和。乃自本月一號警電飛傳，竟捏多名，強迫復辟，獨行獨斷，一手遮天。清室供其犧牲，國體視如兒戲。事前並未與聞，事後誓不承認。嗣冲迭與副總統、段總理往返密商，同深義憤，應隨我副總統、段總理之後，一致進行，謹布區區，諸希鑒察²³¹。

然日本朝日新聞曾揭出倪致張勳的私電，係七月五日午後所發，其內容大要如下：

倪電首述自己所處地位之困難，謂若不發反對之電，必受四面之攻擊，有孤立無援之虞。不得已遂出此策，實非出於本心。但今日為擁護清朝計，正可藉北伐之名，整備軍旅，以為公之後援云。其電文未又語曰：要之，事端之始肇，於時局之艱危，非依兵力斷難解決，務乞籌備勁旅，以備非常，一面請秘示機宜，以資策應云²³²。

另據中華新報記云：

有署名胡仲平者，投稿本館云：僕由漢口乘舟，〔七月〕五日過安慶而大通，而蕪湖，皆見有龍旗飄揚空際，頗為駭異。因登岸以察究竟，而煌煌安徽撫提部院倪，末署宣統九年之告示，遍貼通衢。六日，至南京，離舟則見〔長〕江對岸軍隊如林，龍旗招展。探諸警局，云乃通由蚌埠開來之安武軍第一路也，聞欲乘輪赴蕪湖，嗣經馮國璋阻止，直至下半九時猶廣集浦口車站。今朝起視，已不見蹤跡，再四探詢，始知該軍於夜間曾分為二隊，一回蚌埠，一往蕪湖者，仍揭龍旗云²³³。

倪嗣冲的騎牆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七月七日，代理大總統馮國璋擬張勳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各職，特任倪兼署安徽督軍。旋又任倪為討逆軍南路司令，所有滬、杭、贛北伐各軍，及江蘇劉詢所部軍隊，統歸其節制。其見風轉舵，首鼠兩端的表現，實為最典型的官僚作風。

3. 山東：山東位於北京與徐州之間，在復辟期間，影響尤為重大。七月一日晚，溥儀復辟之電到達山東，山東督軍張懷芝憤然曰：「如此搗亂，我輩誓不承認」。乃即招集新軍司令何鋒鈺、濟南鎮守使馬良、第九旅旅長徐鴻賓、第十旅旅長鄭士琦、混成團團長上官建勛、第二十四旅旅長岳兆麟、防營統領戴以庸及第五

230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安徽反對復辟之內幕」。

231 時報，六年七月九日，「態度明瞭之安徽」。

232 轉錄於翹生：復辟紀實，頁二七。

233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八日，「復辟聲中之安徽」。

師師長張樹元等，開緊急軍事會議。次日上午，又會議一次，除逕電北京反對外，一面飛飭烟臺鎮守使聶憲藩、曹州鎮守使方玉普、兗州鎮守使施從濱、沂防統領張培榮、後路統領李德厚及各路防軍，對於轄境嚴加防範²³⁴。七月四日，張懷芝又電覆崑崙護軍使盧永祥云：

江電悉，義憤至佩。紹軒捏名奏請復辟，各省夙不贊成，現已由段芝老聯合南北各省，公推副總統領銜，合詞電阻，但願早日取消此舉，不煩兵力，地方免遭塗炭，國家得以奠安，實為人民之福，特電奉復²³⁵。

七月五日，張懷芝為防阻徐州定武軍北上，特抽調第五師第二十團所屬之第一、第三兩營及混成團，派駐韓莊。旋慮兵力薄弱，復添派第十七團之第一、第三兩營前往韓莊²³⁶。旋任第五師師長張樹元為山東討逆軍總司令，率領所部及新編軍隊，駐紮韓莊、兗州、滕縣一帶，痛剿定武軍²³⁷。並頒布軍令，其關於鐵路者有兩條：（一）凡津浦路車站屬山東界線者，所有存車，除正式交通足用外，一概扣留。（二）車站售票均以津浦路線為止，不准售京奉等路通票。其關於軍事者，係由張懷芝電令駐紮滕縣的團長王翰章，會同兗州鎮守使施從濱，凡屬自徐州北來的軍隊，均須嚴加檢查，計頒軍令五條：（一）徐州軍隊乘車北上，如到滕縣車站，該軍應令其停止，不准擅自通過。（二）徐州軍隊如受勸阻，即令其移駐於車站附近，由該團長報告本督軍，靜候命令，始准行動。（三）徐州軍隊如乘車至滕縣，經本軍令其停止不聽，或強行通過，或以武力反抗時，該軍即施以攻擊，不得徇縱。（四）該軍駐在地附近如有土匪，該軍負剿辦之義務。（五）該軍於滕縣車站無論貨車客車，凡有北行者，均須精密檢查，如有暗運軍火危險品物，或者便衣暗帶手槍、炸彈等事，即行逮捕，按軍法訊辦²³⁸。

即因於山東方面封鎖津浦路，嚴密戒備，使徐州之定武軍無法北上應援張勳，對整個戰局貢獻甚大。然而山東境內匪勢却日漸熾烈。遍地蜂起，或糾合數十人為一股，或連結數百人為一幫，名目繁夥，殊難數計。其中聲勢之盛，黨羽之多，則以毛思忠為巨擘。魯、豫、皖、蘇接壤間的羣匪，莫不翕然景從，聽其號令。故其衆往往聚集數千人，出沒於魯、豫、皖、蘇邊境，日肆騷擾。又復遣黨羽，四出招致，誘人入夥，勾結官軍，密購槍彈，並自稱忠義軍，散發委狀，凡此種種，皆以

234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五。又張懷芝反對復辟的通電，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七日，公電。

235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日，「魯督軍復電盧軍使」。

236 同上，六年七月九日，「魯軍防範定武軍北上」。

237 時報，六年七月三十日，「山東之匪患」。

238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魯省防範定武軍之嚴密」。

擾亂爲目的，其志不僅在劫掠。及復辟變起，倉猝之間，人心不免驚疑。毛思忠遂乘此大好機會，以其忠義軍名目號召遠近²³⁹。七月十日夜，毛思忠率悍匪千餘人攻陷曹縣，大肆焚掠²⁴⁰。並分擾單縣；張懷芝急派第五師之第二十團及兗州巡防營趕至曹縣、單縣剿辦，毛思忠立刻率其匪衆兩千人，直趨魚臺縣，大肆搶掠，然後竄至江蘇境內²⁴¹。

4. 河南：河南平原千里，無險可守，天下無事則已，有事則河南爲四戰之地，故豫省當局遇有問題發生，均取沈靜態度。民國六年七月一日，河南當局接獲復辟消息，幾經會議，決爲消極的反對，不回電，不懸龍旗，一面通電各省，徵集意見，自謂慎重行事²⁴²，據字林西報七月三日「開封通信」云：

此間一是安靖，吾人所聞政治事情，祇見之於北京報紙，中級官員之不能與上官接近者，略有震動，南方人在此亦頗爲激昂。趙督軍已被任命爲河南巡撫；且命懸掛龍旗。然而衙門四周平靖情形，依然如故，龍旗亦未懸掛，且並無關於此事之告示²⁴³。

省中報紙則因其督軍態度不明，竟異想天開，封面用宣統九年，裏面仍封民國正朔²⁴⁴。至七月四日，陸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蒞省，極端反對。七月五日，更有湖北督軍王占元派專使至開封，表示反對，會商機宜，於是河南軍民兩署反對復辟的政見，乃明白表示。同日，河南督軍趙倜，省長田文烈致電南陽鎮守使吳慶桐、歸德鎮守使寶德全、豫北鎮守使方有田、河北道尹范壽銘云：

共和國體，相安多年，復辟之變，忽生意外，各省一律反對，本省亦斷不能承認。應由該鎮守使、道尹通飭所屬，布告軍民，擁護共和，維持秩序，倘有不法之徒造謠生事，立即按法拿辦，以靖地方，是爲至要²⁴⁵。

七月六日，趙倜、田文烈、張敬堯、徐占鳳（陸軍第八混成旅旅長）通電全國，響應討逆，電文中有「倜等忝附同胞，亟應秣馬厲兵，從諸公後」、「敬堯並願親率所部，尅日進發，以效前驅」等語²⁴⁶。然而事實上，河南省長田文烈此次經張勳引爲同志，以陸軍部左侍郎餌其北行，田定七月七日北上到部視事，迨討逆軍兩

239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七日，「山東匪患與復辟之關係」。

240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魯匪毛思忠焚掠曹縣之詳情」。

241 時報，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山東之辦兵與土匪」。

242 同上，六年七月十三日，「河南之反對復辟觀」。

243 轉見於時報，六年七月六日，「復辟後之開封」。

244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二。

245 參見同註 242 及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八日，「討逆聲中之河南」。

246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九日，公電。

路戰勝的消息傳到開封，田始通電反對復辟²⁴⁷。至於張敬堯，原來率部駐紮河南之鄭州，七月一日，清廷授其為長江水師提督，張即於同日由鄭州到京²⁴⁸。七月二日，向溥儀謝恩請安²⁴⁹，附從復辟。張敬堯既附從復辟，其舊日長官江蘇督軍李純曾有支電誥誡張云：「吾弟為當今名將，功在民國，名動四方，他日成就，豈獨專閩一省而已！十數年辛苦血汗，不可誤入歧途，喪失於一旦」²⁵⁰。七月四日，張敬堯不知如何與張勳不合，即驅車回鄭州，拍電大罵張勳，並有將由洛陽率全師直撲徐州巢穴等語，電請汴洛隴海西路特開兵車三列，路局以未得趙督軍許可拒之。由是張軍乃聲明由洛陽直抵徐州，在鄭州、開封兩站，並不下車，趙倜始允其請²⁵¹，張即親率所部，開赴歸德，節節駐紮，作進攻計劃。趙倜復電調精練之毅軍數營，開往歸德左近，擇要防守，並授以軍事計劃，約同江蘇、安徽、山東各軍，隨同張敬堯圍攻徐州²⁵²。旋馮國璋在南京就代理大總統職，任倪嗣冲為討逆軍南路司令，張敬堯為副司令，於是倪、張督率各軍進逼徐州，更趨積極。

5. 山西：山西督軍閻錫山，原係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員，因山西四圍均係北洋派勢力，為求明哲保身，閻不得不向袁世凱輸誠。民國元年九月，孫中山先生應邀赴山西視察訪問，對閻是否仍將効忠革命，已略有懷疑²⁵³。其後二次革命期間，閻果然保持中立，繼而支持洪憲帝制，袁世凱死後，閻又倒向段祺瑞。故當民國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段祺瑞免職後，閻即於六月四日宣告山西獨立，並於六月五日驅走黎元洪系的山西省長孫發緒，自兼省長，用以表示支持段祺瑞。然山西籍的國會議員景耀月、王用賓，對閻漸生不滿，暗中遊說駐洛陽之第七師師長張敬堯，誘以山西督軍職位，促其出師驅閻，要求逐走閻之後，須任景蔚（一作蔚）文為師長，狄海樓為河東道尹，景耀月為省長，王用賓為財政廳長。張敬堯急欲升官，皆一一應允，於是景、王遂暗中組織討閻軍²⁵⁴。六月二十五日，景蔚文在河東舉兵，自稱討閻軍總司令，致電中央，數閻罪惡，並連陷永濟、虞鄉、河津、曲沃、翼城、絳、

247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三。

248 張敬堯係七月一日到京，七月四日出京，見復辟始末記，下卷，頁六五～七一，「復辟後各要人進京出京一覽表」。

249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五八。

250 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六十年），頁九七。

251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三。趙倜的疑張，亦自有其緣故，當段祺瑞被免職時，趙本不願獨立，張堅持不可，此次復辟，趙以張與張勳頗為接近，態度不明，須徵其意見，此亦趙倜遲遲反對復辟的原因之一。

252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汴省軍事消息」。

253 Donald G. Gillin, Warlord: Yen Hsi shan in Shansi Province, 1911-1949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9.

254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五日，「山西討閻軍之內幕」。

夏七縣²⁵⁵。同時，河東各縣公民代表、河東紳商代表、山西政友會代表等，紛紛電請張敬堯速率勁旅，進駐河東，以資鎮懾²⁵⁶。張敬堯垂涎晉督已久，遂電請率所部前往助防。經陸軍部電詢閻錫山同意，旋得閻復電，略云：

晉中現無亂事，各地方均稱安靖，縱有匪訊，本省兵力足可防禦。所議派第七師軍隊來晉，恐主客軍隊稍有誤會，地方即遭糜爛，且此時本省安靜，客軍亦無開來之必要，請將前議取消²⁵⁷。

是閻已看出張敬堯居心叵測，而阻其率部入晉助防。

及七月一日復辟變起，閻聞悉後，旋於七月二日電詢各方意見。及段祺瑞誓師討逆，閻即於七月四日致電段氏，表示其竭誠擁戴之意，電文略云：

張勳假託調人，擅更國體！既覆共和，亦禍清室，方圓之倫，同深義憤。我公護持民國，薄海咸欽。此次指揮義師，微公莫屬。錫山待罪晉疆，聞變駭憤，即日派崔秘書長赴津請示。昨以事機緊迫，復派臺、吳兩參謀往迎旌麾，當已進謁。當經選派混成旅一旅進駐石莊，以便會師北上²⁵⁸。

七月五日，閻錫山即調派其晉軍，編為三個支隊，以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商震率所部為第一支隊，第三混成旅旅長孔繁蔚率所部為第二支隊，晉北鎮守使張樹幟率所部為第三支隊。其中商旅於七月六日由太原開至石家莊，七日開至保定後，又進至長辛店。孔旅亦陸續開至石家莊。張樹幟所部則開至居庸關，以防張勳北竄蒙古。商、孔兩旅旋經討逆軍西路司令曹錕編派為其麾下第五、六兩個縱隊。惟商旅既臨戰線，遂於七月十一日夜奉曹錕命令，出發至跑馬場，作西路總預備隊。孔旅亦於此時開至長辛店，張樹幟所部則南至沙河。七月十二日拂曉，商旅復奉命前進至北京西便門方面。嗣接彰儀門董團長通報，請兵援助。商震當即派馬開崧團長率步兵一團，附機關槍，飛往援助。去後復接宣武門王旅長通報，以天門安敵軍礮火猛烈，請速援助。商震遂又派蔡榮壽團長率步兵兩營，附機關槍，馳赴陣地，參加前線，協同攻擊。商震本人隨亦率礮兵兩連，步兵一營，馳往宣武門，將所有礮位悉數佈列於宣武門樓，以期轟擊復辟軍。正相持間，討逆軍總司令部軍事參議曲同豐，突乘汽車至陣地，謂張勳已遁，逆軍繳械投降，勿再進攻等語。當經各縱隊司令會商，遂各停止戰鬥。大局既定，七月十三日午前，商震即率所部回駐長辛店，孔旅亦由長辛店開回石家莊，張樹幟所部亦開回晉北²⁵⁹。

255 東方雜誌，十四卷八號，頁二〇，中國大事記。

256 其電文皆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四日，「討閻聲中之張敬堯」。

257 同上。

258 國史館專藏：閻伯川先生檔案，「討伐復辟案」，卷一；轉見於曾華盛：民初時期的閻錫山（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民國七十年），頁四九。

259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三日，「補誌山西討逆軍戰績」。

以上是山西討逆軍參加戰鬪的概況。此外，閻錫山曾於七月六日致電馮國璋，請就近進剿張勳徐州老巢，以斷張根本。且為防止張勳兵敗北竄，特飭晉北鎮守使張樹幟，率隊進駐居庸關，會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扼守張勳的去路。時張勳暗與口北巨匪盧占魁勾結，並與其侄王丕煥互通聲氣，經常有電報聯絡，其往來密電常被閻部截獲，轉呈段祺瑞與討逆軍²⁶⁰。足見閻錫山擁段反對復辟，態度積極，在整個討伐復辟戰役中，貢獻良多。

6. 陝西：陝西在北方各省中，民氣素稱高昂，革命意識極為濃厚。辛亥武昌首義，陝西和湖南是最先響應的省分。其後護國之役期間，陝西也曾宣布獨立，反對袁世凱。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卒，六月七日，逐走陸建章（陝西將軍）自稱陝西都督的陳樹藩，即首先宣布取消獨立，並發表通電，謂「袁世凱為中華共戴之尊，民國不祧之祖，請對其飾終典禮，格外從事，並議定優待家屬條件」。此種荒謬行為，引起民黨志士的憤慨。陝籍民黨要人于右任適在上海，立即電陳詰責。但另一方面，段祺瑞對於陳樹藩此一行動，却很欣賞滿意，於是六月十日，北京政府發表陳為漢武將軍督理陝西軍務，以示鼓勵籠絡。陳與段祺瑞原有師生之誼，遂以段為奧援，攀附北洋軍閥，成為北洋軍閥統治陝西的工具²⁶¹。

民國六年五月，于右任鑒於當時時局的危迫，曾在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計議，擬從北方着手，突破北洋軍閥的核心，以響應西南討逆軍事。故於五月間，由北京經開封、洛陽入關至陝西。至西安後與胡景翼、井勿幕、張鈞、宋文愷、茹欲立、李元鼎、劉守中、曹世英、樊鍾秀、于鶴九等，謀舉義於陝，因陳樹藩的阻撓未果。於是于右任悄然離西安經武漢返滬²⁶²。同年六月五日，陝西督軍陳樹藩罷黜民黨籍的陝西省長李根源，以政務廳長李夢彪護理其職。及復辟變起，陳樹藩一時不知所措，即電詢段祺瑞的心腹徐樹錚，再定行止，據李根源記云：

七月二日漏下三鼓，〔陳〕樹藩來寓，出張勳復辟電一束。余問樹藩曰：「陝西巡撫君就否？」樹藩曰：「豈能就！」余曰：「既不就，君辛亥首義人也，惟有聲罪致討，擁護共和耳。」樹藩神色倉皇，謂已電詢又錚（按：徐樹錚字又錚），得復再定辦法，遂去。五日晚，樹藩復來，出觀樹錚電，謂蔣作賓送黃陂逃日館，委段祺瑞為國務總理討賊，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已通電，段即赴馬廠誓師，馮玉祥、吳佩孚、王承斌等，可供指揮，張逆不難一鼓蕩平，催樹藩速出通電云²⁶³。

260 同註258。

261 參閱王禹廷：「西北軍事史話」(一)，陝西文獻，第二十四期，頁一七。

262 劉鳳翰：于右任年譜（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五十六年），頁七一。

263 李根源：雪生年錄（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五十五年），卷二，頁一九。

於是陳樹藩通電反對復辟，謂「似此悖逆，誓爲共棄」，請「出師北伐」，其本人則「願効前驅，謹率三軍，佇候明教」²⁶⁴。然西安距北京遙遠，又無鐵路以資輸送，故所遣陝軍僅抵潼關，而京城已告肅清²⁶⁵。此後，陳樹藩與陝西民黨積怨益深，同年十月，陝西警備軍統領耿直舉兵於西安，十二月，陝軍旅長郭堅起義於鳳翔，自稱陝西護法軍西南路司令，七月一日，陝西第一混成旅之團長胡景翼獨立於三原，曹世英獨立於渭南，陝局大有一發不可收拾的趨向。

7. 浙江：浙江軍民兩署於七月一日夜間，接到張勳來電，謂黎元洪威信已失，號令不能出國門一步，將奉宣統復辟，請浙省即日更易正朔，懸掛龍旗，電末並有挈銜籲懇等語。浙江督軍楊善德、省長齊耀珊閱之甚怒，以絕未與聞其事，何得謂挈銜籲懇。故即邀集軍民兩政重要長官，開緊急會議，咸以目下國體久定，人心大安，突生此舉，實係叛逆，均堅決主張擁護共和。七月二日，楊善德、齊耀珊等密電馮國璋：

頃接紹軒電，已挈賤名籲懇復辟等語。查此事前敝處毫未預聞，猝然發生，實深駭異，際此內憂外患，險象環生，行此非常，何殊自殺。鈞座通電，既已表示反對，浙省自應一致景從，即請主持辦理，毋任感仰²⁶⁶。

同日，楊善德、齊耀珊即通電全國，反對復辟²⁶⁷。浙江既宣布反對復辟，楊善德即召集部屬，會商防務，經連日規畫布置，已告妥協。七月六日，浙軍督軍公署爲出師北伐問題，特開軍事會議，楊善德（兼中央第四師師長）、童保暄（浙軍第一師師長）、張載揚（浙軍第二師師長），均親自出席，討論結果，先電飭松江何防守司令官，調撥陸軍二營，定於七月六日專車開赴龍華。並議定由第一、第二兩師及第四師中抽撥陸軍二營，定於七月六日專車開赴龍華。並議定由第一、第二兩師及第四師中抽撥兵力，編成一混成支隊，參加北伐，其兵力計爲步隊兩團（第一師一團，第二師一團）、馬隊一連（第一師）、山砲一營（第一師）、工程隊兩連（第一師一連，第二師一連）、機關槍兩連（第一師），以第二師第四旅旅長潘國綱爲該混成支隊長，即日先乘特別快車，赴南京請示行期²⁶⁸。

七月八日黎明，浙江討逆軍支隊出發，楊善德特親撰誓師詞云：

天禍我國，張逆跳梁，傾覆共和，實危宗邦，潛挾幼冲，肆其乖張，元首被

264 陳樹藩反對復辟的電文，見政府公報，六年七月八日，公電，第五三〇號。

265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五〇。

266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九。

267 楊善德、齊耀珊反對復辟之通電，見時報，六年七月三日，公電。

268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九日，「出師討逆之浙江」。

幽，陰謀益彰，此而可忍，自趨於亡，通電誅惡，始我浙江，會師北伐，勵我戎行，爲國而戰，軍人之光，殄除凶孽，誓掃機槍，我軍勛哉，我正維揚，奮其壯烈，投鞭渡江，直驅京師，擒賊擒王，師克在和，和以致祥，尊崇軍紀，嚴約三章，服從命令，保護工商，義旗所指，無擾耕桑，信賞必罰，語重心長，引領凱旋，露布四方，愛國之士，勛哉無忘²⁶⁹。

浙江混成支隊既抵南京，即奉馮國璋命令，編入南路北伐軍，受倪嗣冲節制。旋於七月十二日渡江，至浦鎮駐紮，預備奉令前進，以行攻擊²⁷⁰。

8. 福建：福建督軍李厚基，屬北洋派，擁段祺瑞甚力，曾參與督軍團叛變宣告獨立，而引致民黨的憤恨。於是廣東省長朱慶瀾與駐粵滇軍軍長李烈鈞等組織北伐隊，聲討李厚基。民國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粵軍攻占福建南部的詔安，李厚基大爲恐慌，即致電中央告急²⁷¹。適復辟變起，張勳傳達清諭，任李爲福建巡撫，並有密電一通，謂「汝能受職，電賀復辟，允派十營爲援」。李厚基得此電報，以爲既有援兵，又得任清朝巡撫，即撥款五千元，趕製黃龍旗一千面，四處分發。並修理已改爲魚肉市場的西門皇殿，重刊青石萬壽牌。一面諭令商務總會轉飭各商家懸掛黃龍旗。七月三日，即上賀表，末署「欽命福建巡撫李厚基跪奏謝恩」云云。嗣聞張勳敗北，黎元洪仍命段祺瑞爲國務總理，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於是急令草電，通告各省，反對復辟。將從前一切復辟預備取消，並燬滅其手跡。七月七日，又電賀馮國璋就代理大總統職，並傳諭商務總會將龍旗收藏。七月八日，警察向各戶諭令懸掛五色國旗，並有佈告一道，宣稱反對復辟，商民人等切勿誤會，致礙生業云云²⁷²。幾天以後，復辟失敗，李厚基雖然曾經附從復辟，但是他到底出身北洋派，手中又有不少軍隊，加以福建地近西南，北京政府不僅不敢動他，反於七月十八日命他兼署福建省長（原任省長胡瑞霖早被他逐走），以爲籠絡，李亦欣然受命。

9. 奉天：奉天督軍張作霖，與張勳本異常親密，曾致電張勳，謂「無論國家發生若何重大事變，吾兄意見如何，盡可代作霖主張，作霖靡不與同」²⁷³。民國六年三月，奉天之陸軍第二十七師第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陰謀叛變，遭張作霖罷斥。其後湯間道前往徐州，投効張勳，頗得張勳信任。同年六月，張作霖與奉天幫辦軍務陸軍第二十八師師長馮德麟不和，彼此暗鬭甚烈。適張勳陰謀復辟，電邀馮入京

269 時報，六年七月九日，「浙江出師討逆記」。

270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六日，「浙江近訊」。

271 時報，六年七月一日，「閩督李厚基之告急電」。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一日，「李厚基對於護法軍之報告」。

272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四日，「李厚基一場巡撫夢」。

273 原載上海之新申報，轉引自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六。

相助，馮鑒於奉天形勢對己不利，頗思另謀出路，當經張作霖同意，馮遂率張海鵬（第二十八師第五十五旅旅長）等離奉，於六月十九日抵達北京²⁷⁴。及七月一日下午，張作霖接張勳斷行復辟通告，以此種輕舉妄動，必至陷國家於危亡，頗抱不平。隨於七月二日，電詢北洋派各督軍對於此次復辟意向，而暫採旁觀態度²⁷⁵。七月五日下午，張作霖遂正式宣布反對復辟²⁷⁶。在其通電中張作霖痛斥張勳「秉性頑強，毫無信義」，謂「刻已秣馬厲兵，枕戈待命，體景后禪讓之心，還吾民河山之舊，此區區血忱，天日可矢」。最後並呼籲「此次復辟，罪在張勳，清帝沖齡，毫無關係，優待條件當共同遵守」²⁷⁷。其對於清室的懷念眷顧，昭然可見。張勳聞張作霖反對復辟，大為惶懼，極思設法羈縻，乃派員問道入奉，奉以清帝溥儀御賜黃馬褂一件，以爲籠絡，俾其內附。然張笑曰：「紹軒於復辟事前，未能先事通知，乞作霖曲諒。作霖之輸誠表賀，尚須稍緩，亦乞紹軒曲諒」。使者回京覆命，張勳大罵作霖負我不置²⁷⁸。另有一說，則謂七月五日，張作霖一面通電反對復辟，一面私下密電張勳，謂今派參謀趙錫福來京，面陳一切，關於帶兵入京一事，有骨肉相關之馮麟閣（按：馮德麟字麟閣，與張作霖係結拜弟兄），現留京中，萬事與其商酌，隨時告我，余決無異議云²⁷⁹。此說是否可信，已難以考究。惟綜上所述，可以推論張作霖反對復辟，約有三個原因：其一、張作霖一向贊同復辟，此次復辟，變起倉猝，全由張勳一手包攬獨斷，張作霖事先未得與聞，心中憤憤不平，故不肯遽然附從。其二、張作霖先持觀望態度，其後見全國各地紛起聲討復辟，大勢所趨，遂不得不通電響應，以圖自保。其三、張作霖出任奉天督軍，僅及一年，軍權尚未穩固統一，湯玉麟、馮德麟雖先後離奉，參與復辟，但其在奉天猶有潛在勢力。如復辟失敗，湯、馮一蹶不振，其留奉勢力亦當隨之瓦解。是以，張作霖派第五十三旅旅長張景惠爲討伐總軍司令，挑選馬、步、砲、工、輜一混成旅，尅日入關，以討伐張勳²⁸⁰。其後，湯玉麟於復辟軍潰敗之際逃遁，馮德麟被俘，後經張作霖代爲懇請，北京政府始赦免其罪²⁸¹。湯、馮既倒，張作霖遂免去馮德麟、張海鵬師長旅長

274 參見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臺北，傳記文學，民國六十一年）頁二〇。《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三日，「取消倡亂後之奉天」。

275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四日，「東方通信社電」。

276 同上，六年七月十日，「東方通信社電」。

277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九日，公電。

278 同註273。

279 張作霖致張勳密電，係日本朝日新聞揭出，轉引自翹生：《復辟紀實》，頁二七。

280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地方新聞，「張督軍加入討逆軍」。

281 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82: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1.

職務，而自兼第二十八師師長，爾後以汲金純升為師長，至是，奉天軍權乃完全統一²⁸²。

10. 吉林：吉林督軍孟恩遠，自中央軍事會議結束後，便抱病天津，未嘗返回吉林。及復辟變起，清帝頒諭授孟為吉林巡撫。孟一面遞摺，望闕謝恩，一面派其親信之祁副官長（按：一作副官長初連甲）星夜至吉，催省長郭宗熙迅即交卸，所有民國督軍、省長兩職，統歸接收。並通飭各機關一律改用宣統正朔，懸掛龍旗，其札文如下：

照得共和肇見，六載于茲，政事迭起，民用弗寧。現在宣統皇帝已于舊曆五月十三日復辟正位。欽奉上諭：「吉林巡撫著孟恩遠補授。欽此」。遵于十六日到任視事，所有民國督軍、省長兩職務，統歸本巡撫接收辦理。除分行外，合亟札飭。札到，所屬機關即便遵照，一律改用宣統正朔，懸掛龍旗，照舊供職。切切！此札²⁸³。

並用巡撫名義出示安民，隨後吉林警務處長趙憲章，即仰承孟恩遠意旨，勒令吉林城內民報、共和報立刻改名，並囑各報館不准多說話。繼又令各機關商戶懸掛龍旗，猶恐商民趕辦不及。復由警務處製備龍旗數千面，勒令各戶出資購買。此為吉林七月五日以前的情形²⁸⁴。

不料復辟未及三日，各省督軍紛紛致討，孟恩遠見勢不佳，急電吉林，痛責祁（初？）副官長之誤會，囑令郭宗熙省長照舊任事。並謂行將親自蒞吉。吉林省議會聞訊開會，不認孟恩遠回督軍任，謂孟已受清巡撫偽職，提出彈劾，並派代表赴京請願²⁸⁵。七月七日，郭宗熙通電復行任事，其電文云：

此次國變，孟督軍病困在京，遇事無從商辦。支日（按：即指七月四日），督署副官員初連甲自京來吉，傳稱奉督軍諭，復辟命下，應即宣布，即日就吉林巡撫職，仍派鎮守使高鳳城代行等語，當由軍署另集會議實行。宗熙為民國官吏，已失其效用，當將印信封存，靜候解決，一面電告孟督軍去訖。茲接孟督軍電：「開電悉，駭異實深，時艱孔亟，諸賴盡籌。現在全省秩序關係重要，督署一切事宜，仍由我弟負責，勿稍諉卸。初副官長荒謬已極，應即嚴處，今日由通州乘舟赴津，到再電聞，遠」等語。宗熙為維持地方起見，仍舊任事，民情安謐，特聞²⁸⁶。

282 王鐵漢：東北軍事史略，頁二〇。

283 原載民國日報，六年七月十六日；轉引自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三八。

284 同上，頁一三八～一三九。

285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七～二八。

286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公電。支那研究會編：政變關係文書彙存，頁五五～五六。

七月八日早晨，前經停版的民報、共和報，又已出現。各界照常辦事，人心爲之大定²⁸⁷。同日，吉林城內懸掛的龍旗，亦通令撤下，仍懸五色國旗。前以吉林巡撫頭銜張貼的告示共二十八張，已夤夜令人揭去。其發往外縣者，飛機追回。通飭各機關改用正朔懸掛龍旗的札文，亦命警察收回，嚴檢郵電，不准將此怪象外揚²⁸⁸。然數日之後，各報競相報導此事，一時成爲笑柄。上海之時報曾諷刺孟恩遠云：

復辟後旬日內之吉林，態度凡四變，東泊西飄，朝秦暮楚，官場直作戲場看。計自一號至四號，爲探看風頭忙無主宰之吉林。四號晚至六號午，爲宣統復辟國號大清之吉林。七號爲中立之吉林。八號爲反正在之吉林。讀神怪小說西遊記，恒嘆孫悟空之善變，不期千百年後，具七十二變玄妙功夫，竟有駕齊天大聖而上之孟恩遠在²⁸⁹。

及復辟取消，孟恩遠又由京赴津，拜謁段祺瑞，有所辯白，爲段所峻拒，閉門不納。孟不得已，始於七月十二日乘京奉路火車，靦然回任²⁹⁰。

11. 黑龍江：民國六年六月中旬，黑龍江幫辦軍務兼第一師師長許蘭洲迫走畢桂芳，自任督軍。引起黑龍江騎兵第四旅旅長英順、第一師第一旅旅長巴英額的不滿，六月二十二日，英、巴通電不承認許蘭洲爲督軍，並致電中央，電文中有「紀綱不振，國法何存？聲明已通電與許蘭洲斷絕關係，靜待命令出發，果欲消弭兵端，保全秩序，非將許蘭洲、李景林（按：李係許蘭洲的參謀長）懲罰，仍令畢桂芳來江就任，收拾軍心，保衛地面，非此不辦」之語²⁹¹。六月二十四日凌晨，駐省城的第一師騎兵第一團團長吳芳圃（即吳士傑）突率所部開赴呼蘭，與英順接同一氣，以抗許蘭洲²⁹²。許蘭洲一面電調各軍，防守省城，一面致電中央，指斥畢桂芳「本屬旗籍，對於種族，不無觀念」。巴英額、吳士傑「亦皆旗籍，且素抱宗社主義」。去歲「英順曾且通函宗社黨中，經本省警察檢獲」。此次「因政局不靖，在督署密設機關，希圖利用時機，實行復辟」。並指斥英順暗通蒙匪，與巴、吳倡亂，似此，顯然背叛，實難再事姑容。蘭洲本爲江省軍務幫辦，實有專司，自應秣馬厲兵，剋期痛剿，以絕國家大患」²⁹³。

然而七月一日復辟變起，溥儀下詔授許蘭洲爲黑龍江巡撫。許奉電，喜出望外

28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地方新聞，「討逆聲中之吉林」。

288 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吉林之反正談」。

289 同上。

290 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京華雜報」。

291 同上，六年七月二日，「龍江黑潮之洶湧」。

292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日，「畢桂芳被逐後之黑龍江潮」。

293 時報，六年七月三日，「許蘭洲反對復辟請剿巴英電」。

，即通令各署及軍政商各界，一律懸掛龍旗誌慶，首先電賀謝恩²⁹⁴，並且宣布支持復辟，惟當復辟明白顯示將要失敗之際，許蘭洲又很快地宣布効忠民國，擁護共和²⁹⁵。其利祿薰心及投機取巧的作風，表露無遺。其後，許蘭洲因與英順、巴英額等相持不下，迭經公民會代表、奉天督軍張作霖從中調和，七月二十六日，北京政府特任鮑貴卿為黑龍江督軍（鮑係張作霖所推薦），問題始告解決。

12. 江西：江西督軍李純與馮國璋、段祺瑞、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湖北督軍王占元、浙江督軍楊善德、吉林督軍孟恩遠、熱河都統姜桂題、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等，俱係袁世凱當年在小站練兵時的幹部，可以說是北洋派的嫡系。袁世凱死後，馮國璋、段祺瑞爭北洋派的領袖，在馮、段的侵軋暗鬥中，李純、王占元擁馮最早，也最為出力。

七月一日，李純接馮國璋來電，告其溥儀復辟消息。七月二日，李純即通電反對復辟²⁹⁶。七月四日，李純復接馮國璋來電，即分令各軍趕緊籌編北伐軍，準備大張撻伐，並先編混成團一團，開往九江，靜候命令²⁹⁷。七月六日，出師計劃業已佈置妥當，暫編北伐軍兩軍，李純自任總司令，以第六師師長齊燮元為第一軍軍長，統率陸軍一師、一混成旅，並義勇軍六營；以贛南鎮守使吳鴻昌為第二軍軍長，統率陸軍混成旅三旅，義勇軍六營，江西守備軍一混成旅及省防陸軍二十營。第一軍除已調撥一團先赴九江候令外，其餘均於一、二日內出發²⁹⁸。七月八日，江西討逆軍自南昌出發，當日出發的兵隊為第二十三團之一、二營及砲兵營，由團長吳恒贊親自督率²⁹⁹。七月十二日，第二十四團團長高俊林亦指揮全團整隊出發³⁰⁰。準備會師南京，圍攻徐州。

13. 湖北：湖北督軍王占元於復辟前曾接張勳密電，並未答覆。迨七月一日下午，接到復辟上諭，極為驚愕。因恐發生反動，當密令電報局暫勿將京電發表，隨即通電同志各省督軍，商定行止。並諮詢鄂省主客各軍、師、旅、團長、鎮守使，係何意見。至七月二日午後四時，各方回覆紛至，江蘇、江西、河南、湖南各省督軍，皆反對復辟，鄂省師、旅長等，亦無一人贊成。王占元遂於六時召集文武各官

294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五日，地方新聞。

295 Gavan McCormack, *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 1911-1928: China, Japan, and the Manchurian Idea*, p. 33.

296 時報，六年七月九日，「復辟聲中之江西」。

297 同上，六年七月十三日，「復辟之江西現狀」。

298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一日，「出發中之贛省討逆軍」。

299 同上，六年七月十三日，「贛省討逆軍第一次出發紀」。

300 同上，六年七月十八日，「贛省討逆軍第二次出發續志」。

及紳、商領袖到署會議，先宣布京電，然後發表意見，謂「吾國改建共和，乃全國人民公意，犧牲極巨代價。現雖黨爭紛紜，亦過渡時代所應有，張勳、瞿鴻禨等突擁宣統復辟，殊違民意，事前並未與本督軍商榷，萬難承認。刻已電京詰責，勸其速自取消，寬免不咎」。否則，唯有「會同各省，率師入京，掃清妖氛，以保國本」。至七月三日中午，王占元即以督軍兼省長名義，用民國年月日，發出告示云：

國體共和，約法無更，京電謠傳，事前未聞，非由民意，決難承認，整我軍旗，修我甲兵，維持治安，本督所能，如有擾亂，殺之不矜，特此布告，惟令是行³⁰¹。

七月三日，張勳所派代表劉錫慶（張勳之副官）由北京行抵武漢，擬疏通王占元，王拒絕不見。劉乃進謁王的副官張載福，求其先容。張以王態度已定，不敢代達。劉復請陸承啓官代為稟白乞見，並呈上張勳密函。時王占元正集合文武官員會議，聞之怒曰：「逆使烏可會見！」劉來時，清貝子載洵與偕，亦預備謁見王氏，聞劉被拒，因灰心而去。另外，溥儀師傅梁鼎芬亦來漢口，運動王占元，並敦促詹天佑就清郵傳部尚書職，均無效果，亦快快返京³⁰²。王占元既拒見張勳來使，又訪聞漢口電報局長陶廷廣於奉到復辟上諭後，公文簿據收條一切竟改用宣統九年日月，所有各界反對復辟電信，每故攔不發。鄂省造幣廠長蔡康，則購花衣蟒袍，擬赴京陛見溥儀。顯係贊成復辟，皆先後予以撤差懲辦³⁰³。

七月四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旋令駐岳州司令吳光新為西路討逆軍司令，聯合鄂豫各軍，由京漢路北進。吳光新因赴鄂與王占元商議出師。七月五日，王特於其督軍署開緊急會議，當即議定王占元與吳光新合共抽調一師、一混成旅，會集趙倜、張敬堯的兵隊，共成三師，擔任西路。同日夜，湖北討逆軍所部中央第二師之步兵第五團已開拔前往信陽³⁰⁴。然七月九日開抵信陽後，知前敵軍隊甚形充足，遂漸次撤退，駐於武勝關³⁰⁵。

14. 甘肅：甘肅督軍張廣建，直到七月九日才通電表明其擁護共和的立場，其電文云：

天禍民國，變亂相尋，國體推翻，羣情公憤。廣建於上月陽日有聞復辟之謠，即密電倪省長披陳利害，請就近勸阻，冀弭兵患，有既禍國家復禍清室之

301 時報，六年七月七日，「湖北督軍擁護共和之表示」。

302 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二四。

303 同上，頁二四～二五。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復辟中之湖北雜話」。

304 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紀鄂省討逆軍之出發」。

305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五一。

言。今不幸而言中，甘省僻在西陲，蒙番雜處，惟有保護治安，擁護國體爲職志，他非所知。至清室既退讓於前，絕無乘時攘政之意，此次由於迫脅，通國皆知。芝帥來電，光明磊落，言之已詳，實爲欽仰，深憂鬱勃，敢布區區³⁰⁶。

15. 察〔哈爾〕、熱〔河〕、綏〔遠〕特區：七月一日，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接到張勳復辟電令，當即集合軍政各界會議，宣言「此種電令，發于倉猝，事前毫未聞知，雖其中具列各要人銜名，難保不有假冒情事。此時各省電報大約不通，亦無從詢問真象。但事關重大，變出非常，張垣滿蒙雜居，界連綏遠，人心易于響應，且聞張勳舊部之在附近者甚多，亟應速謀綏靖地方以安人心辦法，一面徵集各防兵隊到口備用，一面派員赴津探訪段總理駐地，請示訓令。諸公須守毅力，勿爲勳黨所惑」。與會軍政各員，均表贊同，即時照辦³⁰⁷。七月四日，田中玉復派參謀蘇偉持函面見直隸督軍曹錕，請其領銜電請馮國璋依照約法代行元首職權³⁰⁸。迨七月六日萬莊之戰後，忽傳張勳將出亡內蒙及熱河。當時蒙邊不靖，又在宗社黨勢力範圍之內，張勳若挾溥儀西走，憑藉京張路，北出居庸關，甚爲易易，而蒙邊將從此多事。田中玉因慮及此，乃會商大同鎮守使張樹幟及宣化巡防營萬統領，出兵扼守居庸關，以防萬一³⁰⁹。於是田中玉即派其參謀長胡翊儒率師駐防居庸關，一面令騎兵團長李壬甫、參謀蘇偉督率所部進抵沙河，與大同鎮守使張樹幟所部各支隊聯絡，逼近京師，藉取合攻之勢³¹⁰。其後，張勳失敗，終未克北走，田中玉的奮力堵截，或爲其中關鍵，亦未可知。

至於熱河，因張勳有北竄的風說，所以旅津熱河公民代表王玉樹（爲熱河籍國會議員）致電熱河都統姜桂題等，懇其「聯合軍警各界，迅集義師，嚴行防堵，入關討賊」³¹¹。王玉樹並與孫品璋、邵海泉、吳慎之迭發通電，力請熱河各處軍警嚴行堵擊，熱河各處紛紛覆電，皆稱準備堵截。茲將其覆電照錄如下，以見熱河各處的反應：

（一）朝陽李廣居等覆電：「天津榮街王玉樹、孫品璋、邵海泉、吳慎之諸公鑒：陽電悉，刻廣居備齊精銳三千，俟張逆出口，即行迎擊，誓滅此獠。姜帥亦已出兵古北、喜峯各口，準備堵截。除聯同軍隊竭力防堵外，該逆行蹤務祈隨時電告。李

306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九月，公電，第五三一號。

30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八日，地方新聞，「田都統布置周密」。

308 此據田中玉通電（庚電）中所述，見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公電。

309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四八～一四九。

310 據田中玉通電（庚電）中所述，見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公電。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七日，公電。

311 順天時報，六月七月十一日，公電。

廣居、劉中和等。佳」

(二)綏東高鴻飛覆電：「天津榮街……：陽電悉，已聯成漢蒙軍警一致進行，諒張逆不能飛渡。高鴻飛。佳。」

(三)平泉蘇耀東等覆電：「天津榮街……：陽電悉，辦逆叛國，罪不容誅。吾熟各屬軍警刻已嚴行防堵，彼果北來，定能覆其全軍，並希隨時電告，一切是為至禱。蘇耀東、文鳳樓。青。」

(四)赤峯楊裕文覆電：「天津榮街……：陽電悉，即電熱河都統，并轉知各界，一致防禦。蒙民誓不從逆，并請轉達段總司令。楊裕文。佳」。³¹²

至於綏遠方面，民國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綏遠口北司令兼旅長王丕煥殺害都統署副官長代理都統張鳳朝（綏遠都統蔣雁行時在北京），自任都統。六月五日，王丕煥主張恢復帝制，「期期以共和不可」，認為「為今之計，宜急效法英國以正國朝，再從速解決外交方針，以振國勢」³¹³。故七月一日復辟變起，授王丕煥署理綏遠都統，王即「率同綏遠道尹申葆亨、綏西鎮守使褚思榮暨文武各員望闕叩頭，仰答鴻庥，伏乞皇上聖鑒」³¹⁴。王丕煥既公然附從復辟，晉籍民黨人士續桐溪（字西峯）即遣續式甫、鄧寶珊、劉藹如等赴綏遠與弓富魁起兵響應討逆³¹⁵。七月六日，弓富魁（一作弓富奎，山西崞縣人，早年因續桐溪介紹入同盟會，丁巳復辟時為綏遠都統署上校諮議官）通電聲討王丕煥，謂王「豺狼成性，甘心附逆，頻與張勳電報往來，公然不諱」。用是「招集健兒，組織義旅，阻其南下，直搗巢穴，殲茲小醜，以謝天下」。³¹⁶然未及進兵，復辟即已結束。七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以王「附逆有據，著即開缺」，任命陳光遠為綏遠都統，王不敢不從（兵少勢弱），而一蹶不振。

以上是復辟聲中北洋勢力控制地區景象，惟並不完整，其江蘇省的動向，已在「南京馮國璋的態度」一節中提及，即不再贅述。至於新疆省的景況，由於其資料不足，無法引述，祇有從缺了。

七、丁巳復辟失敗的原因

丁巳復辟的迅即失敗，足證一個國家由民主共和退回君主專制，係違背世界潮

312 以上四則覆電，均見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雜件，「熟屬預備堵截張軍北竄之電告」。

313 中華新報，六年六月八日，公電。

314 陶菊隱：督軍團傳，頁一〇〇。

315 趙正楷：「續西峯先生」，山西文獻，第五期，頁七〇。

31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公電。

流，斷難持久。至於其他的原因，茲分以下幾點加以說明：

1. 輿論所不容：丁巳復辟變起，全國輿論激切，民氣昂揚，幾乎同聲反對復辟。贊成復辟的僅係少數復辟派分子，滿蒙王公親貴、遺老及生計困難的旗民等人。山東曲阜第七十六代衍聖公孔令貽亦於復辟後致電張勳，謂「恭承明詔，日月重光，毅力殊猷，普天同慶，肅電敬賀大喜」³¹⁷。竟視張勳為復興孔教的救星，足以代表各地孔教會人士的迂執心態。儘管上述諸人贊同復辟，畢竟聲勢力量有限，遠不能與全國激昂的輿論民氣相抗。據張勳：復辟詳志云：

報館為代表輿論之機關，規其主張即知民心之向背。……此次復辟，外埠如滬上、天津、武漢等處，無不以三寸之管口誅筆伐，痛斥叛國，即在張勳勢力範圍之北京，如順天時報、益世報、英文京報等亦皆掉舌揮毫痛罵張勳為逆賊，斥復辟為妄舉，此則有外勢，故敢怒而又敢言者也。若敢怒而不敢言者，於復辟翌日停版不刊者有十餘家，曰東大陸報、公言報、國民公報、大中報、大信報（民黨各報於國會解散即已停刊），其餘惟北京日報、甲寅報、亞東新聞等四、五家，尚如魯殿靈光，巋然獨存，其持論亦是中立態度，無恭維復辟之辭，此可徵人心之向背矣³¹⁸。

至於上海各界「同仇敵愾」，一致反對復辟，各報連日刊載「普天同憤錄」，發表各方聲討復辟的通電，只有張勳津貼，康有為主編的「國是報」支持復辟³¹⁹。上海遺老鄭孝胥亦在其七月二日之日記中云：「大七（按：鄭之長子鄭垂，乳名大七）出買各報看之，各報皆反對，惟國是報為康氏之機關報，申報亦作旁觀之論」³²⁰。天津等地的報刊，更是公開破口大罵復辟罪行³²¹。

一般民氣方面：七月二日，上海之中華民國公民會、學生救亡會、蘇九偕行社、平民求治社及各團體等，均開臨時緊急會議，研究討逆方法，全體主張組織義師，掃滅妖氛，恢復共和，蒞會人員無不異常憤激³²²。七月三日，上海公民發起共和保障會、護國軍後援會³²³。學界、商界亦一致主張反對復辟，議定七月六日起，一律懸掛五色旗三日，以表示擁護共和的決心和誠意³²⁴。湖南方面據稱：「湘人憤慨

317 轉引自章開沅：「孔店家與張勳復辟」，文物，一九七四年第五期，頁四四。

318 張勳：復辟詳志，頁一三九～一四〇。

319 劉望齡：辛亥革命後帝制復辟與反復辟鬥爭（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頁一〇二。

320 「鄭孝胥丙丁日記」，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七六。

321 原載民國六年七月三日之英文京報，轉見於劉望齡前揭書，頁一〇一。

322 時報，六年七月三日，本埠新聞。

323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四日，本埠新聞。

324 同上。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六日，本埠新聞。

，莫可名狀」³²⁵。七月二日，湖南名士覃振等發起擁護共和大會，不期而至者約萬餘人，會中魯赫宣、湯見龍二人，咬破手指，以血書寫護法討賊等字，以勵人心³²⁶。七月四日，長沙又開護法大會，與會者三千餘人，當時登臺演說者均極其慷慨悲歌，竟有「斷指厲衆，誓行討逆者」，致令一般人心異常激昂³²⁷。廣東民間則發起國民哭臨大會，在廣州明倫堂開會，各界到者極形踴躍³²⁸。粵人且以康有爲參加復辟，反對民國，憤而將其家屋產拆毀淨盡，廣東省長朱慶瀾亦迭接各方來電，請其將日前發還的康氏所有家產立即查封充公³²⁹。江西人民對於復辟一事異常憤恨，徵特羣治社社員摩拳擦掌，定於七月七日開會討論「誅逆方法」，即素日自命爲帝制派之經言社，亦於七月五日開會，一致反對。各學校管教各員暨青年學生，一聞復辟，無不痛罵張勳³³⁰。有關這方面的報導，不勝枚舉，足見人心傾向共和，反對復辟。

2. 復辟派內部的不和：復辟派一向缺乏具體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據說其內部有宣統派、恭王派、肅王派的區分。此次復辟，張勳欲獨成其功，一手包攬，故復辟後，張勳擔任內閣議政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大權在握，睥睨一時；而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均遭其排擠，未獲授任何官職名銜。升允（蒙古王公、前清陝甘總督，爲復辟派要人）雖在復辟前夕至天津，預聞其事，但旋返青島，復辟後，升允僅獲一大學士空銜。因此，以溥偉、善耆、升允等人爲首的宗社黨，極少有人參與此次復辟，宗社黨散在各地（尤其是東三省及內蒙）的武力，當亦未發揮任何臂助作用，以聲援此次復辟。其他的復辟派要人，如馮國璋、徐世昌，也默察情勢，斟酌再三，終不肯贊助此次復辟。據稱，徐世昌與張勳在政治主張上也有衝突。其一、徐主張國號用中華帝國四字，張主張仍用大清帝國。其二、徐、張欲自爲護國公領輔政大臣。其三、徐主張如時局未熟，先推倒黎元洪，以馮國璋暫代其職，張則主張倘不即時動手，如擁黎拒馮³³¹。及復辟變起，授徐世昌爲弼德院院長，徐稱病滯留天津，雖經再三敦促，始終不肯入京。又參與此次復辟的多係青島、上海兩地的遺老（上海遺老中如鄭孝胥、姚文藻、李經邁等未肯參加），如劉廷琛、陳曾壽、胡嗣瑗、章梲、陳毅、康有爲、沈曾植、王乃徵等，皆支持張勳進行

325 原載許指嚴：復辟半月記，轉引自劉望齡前揭書，頁一〇二。

326 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湖南之討逆聲」。

32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七日，「長沙護法會之盛況」。

328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三三。

329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六日，「積極討逆之廣東」。

330 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復辟後之江西現狀」。

331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下卷，頁五五。

復辟。然而劉廷琛專斷恣爲，康有爲等人備受排擠，據康之弟子伍莊（伍憲子）記云：

張勳之爲人，忠義有餘，智謀不足，左右多庸碌無用之人，劉廷琛尤爲迂謬。張勳將南海（按：稱康有爲）擬定詔書稿交萬繩栻，萬繩栻交廷琛，廷琛謂不可用，今日復辟，宜尊君權，康某講立憲，講共和，不宜聽信。故五月十三日（按：即陽曆七月一日）所頒詔書，皆爲廷琛手筆，³³²盡翻南海原議。

康有爲自己也坦然承認：「張紹軒（按：張勳字紹軒）復辟時，專治兵而不及政，一切皆其左右劉廷琛、張鎮芳等主持，吾一切未得所聞」³³³。康另外擬有「除滿漢」、「去譚避」、「合用新舊曆」、「開國民大會以議憲法」、「召集國會」等諭示數十紙，皆不見採行³³⁴。故復辟將敗之際，上海遺老鄭孝胥憤謂：「張勳之無謀，劉廷琛之躁妄，皆足取敗；辱我幼主，羞當世之士，哀哉！」³³⁵復辟失敗以後，江西遺老胡思敬也不得不承認：「丁巳同難，良莠不齊；當時縱僥倖有成，善後殊非易事」。³³⁶均可見復辟派內部的意見分歧，不够協和，未能集中力量，以行復辟。

3. 段祺瑞的奮起聲討：衆所周知，丁巳復辟的失敗，段祺瑞通電號召全國於馬廠誓師奮起聲討，實爲其關鍵所在。梁啟超對於段氏此舉，備致贊揚，謂：

倘非紀明（按：唐朝太尉段穎，字紀明，此處指段祺瑞）有馬廠之行，則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馬廠出兵倘遲三日，則大江以北，稱臣者從風而靡矣，次者亦觀望中立耳。……紀明以匹夫，聞變之次日，單身馳入軍中，提一旅以起，在今日共羨其成功之易，曾亦思其當時冒險犯難之狀爲何如者³³⁷。

這段話雖有幾許溢美主觀，却也離事實不遠，以段祺瑞在北洋派中的資望，他的舉止足以左右各省軍政長官的態度。從各方面的情勢和資料看來，段祺瑞興兵討伐復辟的動機，大約有三：其一、是段的思想比較開通。武昌起義後，段並未參予對革命軍戰事，在北洋將領中比較能够體認大局，首先贊同共和³³⁸。其後袁世凱稱帝期間，段持消極態度，不肯隨聲附和帝制，也不全然是爲了其個人利益。其二、段一

332 伍憲子「伍莊」：中國民主憲政黨黨史，頁一一〇。

333 康文佩（康同壁）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頁一三一。

334 同上。今存康有爲：「丁巳要件」中，有康所擬「訪遺老」、「續世爵」、「表忠烈」、「舉逸民」、「大賞」、「復紳士」、「定國號」、「保富」、「免拜跪」、「免避諱」、「徵用游學」、「合新舊」等諭示，其他已不易得見。以上參閱蔣貴麟編：康南海遺著彙刊，第十三集（臺北，宏業書局，民國六十五年）。

335 「鄭孝胥丙丁日記」，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七七。

336 胡思敬：「致陳貽重書」，退廬叢讀（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五十九年），卷四，頁七。

337 丁文江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頁五二七。

338 李守孔：「段祺瑞與辛亥革命」，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六期，頁二七七。

向輕視張勳，此次復辟，張勳獨居首功，隱握實權，且段未獲授任何官職，因此益為憤慨，討伐復辟的意念更為堅定。其三、段自被黎元洪免職後，隱居天津，極思東山再起，重返政治舞臺。張勳復辟，正予段以大好機會。於是興兵討伐，各地風從，以佔絕對優勢的兵力，輕易擊敗張勳，不僅得重任國務總理，並且博得再造共和的美譽，是丁巳復辟事件中最大的獲利者。

民國六年七月十四日，段祺瑞自天津入京，七月十五日，特任汪大燮為外交總長，段自兼陸軍總長，劉冠雄為海軍總長³³⁹。七月十六日，北京各商戶一律開市。七月十七日，特任湯化龍為內務總長，梁啟超為財政總長，林長民為司法總長，張國淦為農商總長，曹汝霖為交通總長³⁴⁰。於是段內閣正式成立。八月一日，副總統馮國璋抵京代行大總統職權，至此，民國不但重光，而且完全恢復常態。

4. 日本的暗助討逆軍：日本政府不但不贊成丁巳復辟，而且其駐華公使林權助等人私下暗助段祺瑞之討逆軍，並提供大筆金錢，使討逆軍事得以早日結束。復辟派方面亦知日日本態度的重要性，民國六年七月一日上午，張勳特派謝介石與日人佃信夫（按：佃信夫係著名的黑龍會分子，一向贊助復辟）往訪林權助，告其已實行復辟，並表達張勳無論何事均願受林氏的指示³⁴¹，想極力拉攏林氏。七月二日，梁敦彥（復辟後之清室外務部尚書）再訪林權助，希望日本方面親善，考慮承認新政府。然而林氏警告他，此刻對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態度如予輕視，必將有後患³⁴²。同日，日本寺內正毅內閣因對於張勳之復辟行為必使當地日本官憲陷於對應不一的現象有所警戒，乃訓令其參謀次長田中義一、公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青木宣純中將、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石光真臣，命其與林、權助協調步調。次日（七月三日），田中義一即致電在華陸軍關係人云：

由於復辟中國政界更張紛亂之際，帝國政府依然採取公正不偏的態度，暫時觀察形勢的變遷。貴官當嚴守此一主旨，拋棄一切既建立的感情，希慎重行動³⁴³。

同日（七月三日），段祺瑞以討逆軍總司令名義發布檄文，聲討張勳。林權助聞悉

339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十五日，命令，第五三七號。

340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命令，第五三九號。

341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一日，第八四三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三二～三三。

342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二日，第八六五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四三。

343 日本外務省紀錄，「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復辟問題」一一四，轉引自白井勝美：「張勳復辟と日本側の接觸」，歷史教育，十四卷一號，頁七六。

，即於七月四日致電外務省大臣本野一郎，謂段氏舉兵，自然需要資金，是否有必要在無礙的名義下貸予適當的金額以資融通³⁴⁴。同日，林權助又藉蔡廷幹來日本公使館探訪黎元洪之便面告蔡氏，謂不管復辟成功或失敗，黎氏均難以維持原來的政治地位，請蔡婉轉勸告黎氏放棄今後的政治活動³⁴⁵。可見林權助已逐漸傾向於支持段祺瑞來收拾時局了。

事實上段祺瑞在金錢方面確需仰賴日本，七月一日，段以山西省官錢局紙幣向大倉組抵押貸款一百萬元乃至二百萬元³⁴⁶。又以開灤煤礦為擔保，向三菱公司申請借款一百萬元。七月六日上午，曹汝霖（段氏親信，時任交通銀行總理）仍以開灤煤礦的股份作保，以電話委託正金銀行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緊急融資七十萬元（法郎）。林權助接到小田切的報告後，似乎指示小田切予以允諾。小田切即囑天津支店長，儘可能將錢借給交通銀行³⁴⁷。但是寺內內閣對借款給段祺瑞一事並不以為然。七月九日，日本外相本野一郎致電林權助，謂此事「自然會招致內外的誤會，並更加深南方對我方的猜疑」，指示林氏予以全部拒絕³⁴⁸。然而同日，早就注意開灤煤礦的三菱公司在天津與直隸省方面簽訂百萬元借款合同，段祺瑞遂獲得緊急費用。兩天以後（七月十一日），寺內內閣即改變方針，謂：「最近顧及形勢的發展，政府重新慎重討論的結果，有關我資本家回應段祺瑞的借款事項，任由資本家們自行決定」³⁴⁹。這突如其來的改變，不用說是由於張勳窮蹙失利，復辟派的急速沒落所致。

七月十二日凌晨，討逆軍開始進攻北京，在天壇遭到張勳所部定武軍的頑抗，激戰四個多小時，定武軍乞降。經討逆軍允准給予三個月餉，繳械遣散，但在領到餉之前，定武軍不肯繳械。段祺瑞接報，一時難以拿出此筆款項，於是急忙求助於林權助，據林氏記云：

當兩軍在北京交戰期中，曾發生過這樣事情：段祺瑞派其部下某軍官到北京找日本公使館武官，秘密傳達了段的如下意圖：「請轉煩林公使，立即代籌

344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四日，第八七一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四九。

345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四日，第八七七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五一～五二。

346 「本野外務大臣致在中國林公使電」（七月九日，第四九四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七四。

347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六日，第八九九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六一。

348 同註346。

349 同註343。

八萬圓」。武官把段的上述請求轉告我，並說：「據說借款是爲了撥發給張勳部隊。如果是這樣，便可避免巷戰。公使以爲如何？」他站在我旁邊，並等待着我的回答。當時我還不大相信這件事，但也不甚懷疑。因爲我覺得如果能以這一點錢解決戰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因此，馬上通知正金銀行的小田切，請他到公使館來一趟。小田切匆匆地來到了公使館。我說：「這筆款你能否爲我籌措？」小田切回答說：「據我個人看來，怎麼也不成。但是如果馬上就要，並有日本政府的命令，也能够馬上拿出來，也必須拿出來」。我說：「是嗎？好吧！那麼我就以全權公使的資格，代表日本政府命令正金銀行：現在即刻拿出八萬圓交給公使使用」。小田切立刻送來了這筆款。我隨即原封不動地交給了段祺瑞。該款出了公使館大門大約二小時左右，戰火就停熄了。當天下午，各國公使召開會議，我在席上這樣說：「只要戰火停止，北京便可保住安全，所以我答應了段祺瑞的請求，代他籌措了一筆款項。這樣做沒有錯吧？」因爲戰火像烟一樣消散了。所以大家都非常高興地說：「多謝閣下高明」³⁵⁰。

這段敘述，頗有自我表功的意味，但是林權助命正金銀行籌措八萬元給段祺瑞，確有其貢獻。所以復辟失敗後，佃信夫在日本雜誌上敘論張勳復辟始末，痛斥林權助陰助段祺瑞之謬誤³⁵¹。也由此可證明林權助與丁巳復辟失敗之關係。

八、民國重光

(一)處分清室及懲辦復辟首要的爭議

張勳等擁立溥儀，各地紛起通電反對。從這些反對復辟的通電中，可以看出它們除了語氣有激烈、緩和的分別外，在語意方面亦稍有不同。一般而言，北洋派及其所屬各省區軍政長官的通電，都將復辟責任完全推在張勳等人身上，對清室毫無隻字片言的抨擊，甚至在有些通電中，清室不但不需負責，反而是張勳「悖逆」下的受害者，這可以段祺瑞、馮國璋的通電爲代表，如段祺瑞在其討逆軍總司令佈告文中云：

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三十餘人列戟會議。勳叱咤命令，迫衆雷同，旋即挈康有爲闖入宮禁，強爲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

350 林權助著，楊凡譯：「林權助筆下的張勳復辟」，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一六～一一七。

351 「鄭孝胥丙丁日記」，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八〇。

滅鼻，瑾瑜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³⁵²。

馮國璋的通電亦謂張勳「忽以兵力圍護清室，逼勒清帝，擅行復辟」，「玩冲人於股掌，遺清室以至危」³⁵³。皆有為清室開脫的意味。至於西南各省及民黨人士的反對復辟通電，在痛斥張勳等人之餘，一般均無迴護清室的文字（僅兩廣巡閱使陸榮廷有迴護清室之詞），有的甚至譏辱清室，如唐繼堯討逆通電謂：「孺子不過尸名，老賊行將自取」³⁵⁴。民黨分子張人傑等致廣東督軍陳炯明等電謂：「張逆等挾溥儀小兒，背叛民國」³⁵⁵。李烈鈞討逆通電謂張勳「奉異族螟蛉之幼主，叛我民國，竊我神器」³⁵⁶。憲法研究會的通電尤為露骨，大罵：「宣統乳臭，貴冑紈袴」。³⁵⁷以上所引電文，也僅止於譏諷辱罵，而公然主張處分清室的通電，却少之又少，僅寥寥兩三則而已。如七月七日，旅津國會議員吳景濂、居正、馬君武、丁惟汾等六十餘人（多為民黨籍議員）發布討逆善後通電，提出九項主張，其第七項即為取消清室優待條件，謂：

優待條件為民國特殊之恩，歷代亡國之君均未享此待遇，本無存在之理。今既叛國，當然取消，若仍存之，是獎叛也。後患何堪設想，故亟宜取消清室優待條件³⁵⁸。

此外，洪憲帝制六君子之一的孫毓筠亦通電謂「善後之事萬端，最宜先者，為廢除優待條件」。並提出廢除的理由云：

其理由有三：優待條件之訂立，根據於清帝遜位，位既遜而可復，則條件亦既立而可廢。或云溥儀冲齡，必不預聞逆謀，固也。然幸在幼年耳，假令齒長，禍且更大。且溥儀既不預聞，其親友耆舊，獨無一、二預聞者乎？自古亡國之君，每獲新朝優遇，結果或多不良，其咎實由自取。亡清既有逆舉，宜令廢除帝號，遷出宮禁，錫以甲第，酌給歲費三、四十萬元，以終溥儀之身。如此待遇，已比歷代為優，如仍執條件為不可廢，優清實以禍清。錯鑄一時，禍流數世，此毓筠所望廢優待條件者一。張勳者，復辟發難之人耳。近日所聞，軍界首領預秘謀者，如倪嗣冲輩，不止一、二人，其他附和者，

352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七〇～三七一。

353 時報，六年七月五日，公電。

354 東南編譯社編：《唐繼堯》，頁八七。

355 時報，六年七月五日，本埠新聞。

356 支那研究會編：《政變關係文書彙存》，頁五四。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七日，公電。

35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四日，公電。

358 同上，六年七月九日，公電。

更不知凡幾。今殲一張勳，而未發露之多數張勳尚在，去其目的之物，方免死灰復燃，此毓筠所望廢除優待條件者二。我國近年鬧牆之釁，多由某國所挑撥，張勳之敢於速構亂端者，亦惑於得外援耳。去年某國駐屯軍司令某，赴徐游說張勳，係由朱家寶介紹，即以毓筠不自由之身，尚有來探試者數輩。竟謂矢志之人，可以計動也。由此類推，其暗受某國指揮者，必大有人在。欲去未來之憂，宜作徙薪之計。設張勳圖謀不成，挾故主走東省，或蒙古，我將疲於奔命矣。此毓筠所望廢優待條件者三。毓筠罪廢餘生，對於時事，本不願有所論列。惟優待條件之存廢，關係民國前途之存亡至大，心所謂危，不敢默爾。惟願愛清室者，勿以姑息之愛為愛，謂國是者，務以遠大之謀為謀，永杜亂源，以固邦本，民國幸甚。359

至於清室方面，世續（太傅、內務府總管大臣）自始至終反對復辟，雖經溥儀七次相召，均以病辭。待萬莊、豐臺戰後，清室知事必失敗，瑾、瑜兩太妃特派載澧、載濤兩人赴北京燈草胡同邀請世續進宮磋商善後事宜。世續激於忠義，特以個人名義於七月十一日分電討逆軍各司令，懇其顧念昔日感情，予清皇室方面留一線生機。電文甚長，措辭懇摯，幾有一字一淚之慨³⁶⁰。遷居於天津的徐世昌也起而維護清室，其致函世續，謂：「目前形勢，第一要義則為保衛聖躬，切不可再見外臣，致生意外。宮禁尤應嚴密，望切告知禁衛軍護軍各統領，將各門嚴密固守，稽查出入，毋稍疏忽，此事解決，計期不遠，果使幼君安住宮中，則優待事必可繼續有效。昌在外已屢設法轉商，前途仍當竭力維持，以盡數年來之心志」³⁶¹。及復辟結束，民黨要人伍廷芳、汪兆銘、唐紹儀、溫宗堯即聯名通電，主張「優待條件由清帝退位而生，辛亥之際，南北和議，兩全權代表所訂，經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今清帝僭位，優待條件當然無效」³⁶²。七月十四日，北洋軍界全體（實為馮玉祥主動）通電，認為「此次張逆叛亂，國本動搖，固張逆之不法，然非清廷之醞釀，何以至此？是倡亂雖在張逆，而禍本實在清廷」。並提出處理清室具體辦法四項：（一）取消民國優待清室條件，四百萬兩經費，停止繳付。（二）取消宣統名義，永不准再以帝號名稱號召滿、蒙，應即貶溥儀為平民。（三）所有宮殿朝房及京內外清室各公地府園，盡歸國家公共之用。（四）懲辦此次叛逆之諸元凶，以遏奸邪之復萌³⁶³。其態度最為激烈。另據復辟詳志云：

359 時報，六年七月十二日，公電。

360 翹生：復辟紀實，頁一六一。

361 文藝編譯社編：復辟始末記，上卷，頁七九。

362 孫曜編：中華民國史料，頁三七九。

363 同上，頁三八〇。另見馮玉祥：「討伐復辟」，頁二～三。

目下對於清室之處分問題可分兩派：(一)激烈派：此派主張削去帝號，減少優待經費，幽居皇族於頤和園，由民國派軍隊監視之，以免再爲人所利用，復有死灰復燃之事。(二)和平派：此派以張勳復辟，清室實未與聞。宣統登位之日，張勳逼脅情形，儼同操莽。世伯軒之痛哭流涕，瑾太妃之痛不欲生，可爲清室無抵禦能力之佐證，現在滿清遺老及徐世昌均以保全清室爲請，該派頗占勢力³⁶⁴。

七月十六日，徐世昌抵京，與世續、梁鼎芬等籌商維持優待條件的辦法。決定將七月十三日擬就的清帝退位詔書（未發表）另繕改正，成爲一紙公函，由清室內務府送交民國政府，以圖開脫。七月十七日，段祺瑞遂以大總統令宣布清室內務府所轉溥儀上諭云：

據內務部呈稱，准清室內務府函稱：本日內務府奉諭，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國人心傾向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民主共和，共擬定優待條件，永資遵守等因。六載以來，備極優待，本無私政之心，豈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號，張勳率領軍隊，入宮盤踞，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背先朝懿訓。沖人深居宮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當爲天下所共諒。著內務府咨請民國政府，宣布中外，一體聞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據情轉呈等情。此次張勳叛國，矯挾肇亂，天下本共有見聞，茲據呈明咨達各情，亟明白佈告，咸使聞知，此令³⁶⁵。

至是處分清室問題，竟告擱置。究其癥結，還是在於段祺瑞的放任態度。段以再造共和的英雄姿態，重任國務總理，名位兩得，實權在握。然而他並不堅持處分清室，甚至有意爲之開脫，分析其原因，約有數端：其一、段思想雖較爲開通，但多少仍受傳統忠君觀念的束縛，尤其段出身北洋派，曾經仕宦前清，故對於清室（特別是清帝溥儀）尙有幾分尊重之意。其二、段此次舉兵，旨在推倒復辟，重返政治舞臺，目的既達，對清室自亦不爲己甚，沒有必要非將其置於絕地不可。其三、徐世昌、馮國璋等北洋派有力人士多爲清室請命說情，段亦樂於送此順水人情，以收攬人心。其四、段爲清室開脫，似另懷有用意，即在息事寧人，使戰亂後的秩序儘快恢復。同時也使散在滿、蒙等地的宗社黨人不致受激成變，而別生枝節。

另外關於懲辦復辟首要問題，段祺瑞似乎也是本着得過且過，不予多事誅求的原則，因此在「禍首」人數方面儘量撙節，對於曾經附從復辟的軍政官員，尤其是手握兵柄的北洋軍人，一概不究既往，以免人心惶惶，鋌而走險。然就此次復辟的

364 張懋齋：復辟詳志，頁二〇三。

365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命令，第五三九號。

過程看來，張勳、康有為以外，萬繩栻、劉廷琛、朱家寶、梁敦彥、雷震春、張鎮芳、馮德麟、梁鼎芬、鈕傳善、陳曾壽、章授、陳毅等人，均為參與復辟的重要人物³⁶⁶。及復辟將敗之際，上述諸人紛紛逃遁，其中雷震春、張鎮芳於七月九日在豐臺被捕，馮德麟在天津新車站被捕³⁶⁷。

七月十五日，北京政府發布命令：「雷震春、張鎮芳、馮德麟皆背叛共和，逆跡昭著，均著行褫奪官職暨勳位勳章，分交法庭依法嚴懲，以申國紀，而儆奸邪，此令」³⁶⁸。七月十七日，又下令嚴緝復辟首要：

此次張勳謀叛，危及國家，罪在不赦，除張勳已有明令通飭嚴緝外，所有此次同謀造亂之康有為、劉廷琛、萬繩栻、梁敦彥、胡嗣瑗，均著京內外各軍警長官一體嚴緝務獲，交法庭懲辦，其實被罔脅者，一概從寬免究，此令³⁶⁹。同年十一月五日，法庭判決雷震春、張鎮芳處無期徒刑，馮德麟無罪開釋³⁷⁰。民國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政府明令開復已褫陸軍中將馮德麟原官³⁷¹。二月二十八日，明令開釋雷震春、張鎮芳³⁷²。三月十五日，明令免緝洪憲、復辟案內楊度、康有為諸人³⁷³。十月二十三日，甫行就任大總統的徐世昌，明令特赦張勳，免於究緝³⁷⁴。所謂懲辦禍首，不過是虛應故事，掩人耳目而已。

(二)定武軍殘部的騷亂與安置

張勳盤踞徐州數年，所部定武軍（辦兵），平時號稱八十營，實際不過六十營

366 關於贊助此次復辟的重要人物，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翹生：復辟紀實，頁七九～一〇五，所列「贊亂之人物」，計有萬繩栻、劉廷琛、梁鼎芬、顧瑗、楊度、沈曾植、朱家寶、梁敦彥、雷震春、張鎮芳、梅光遠、黃承恩、鈕傳善、馮麟閣（即馮德麟）、湯玉麟、錢錫麟、謝介石、劉文樸、徐恩遠、極量、李盛鐸，共二十一人。支那研究會編：復辟始末記（北京，一九一八年），頁二九～四四，「附逆官吏現形記」，列有鈕傳善、雷震春、朱家寶、張鎮芳、楊壽枏、黃承恩、孟恩遠、梁敦彥、馮德麟、萬繩栻十人（蘇午溪：復辟真相始末記，頁三一～四六，所列「附逆官吏」名單，與此完全相同）。張慇懃：復辟詳志，頁七七～一〇六，「附逆官吏魑魅罔兩之傳真」，所列除上述十人外，尚有孫寶琦、張敬堯二人。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日，「民軍要素罪魁之傳聞」，謂民軍（討逆軍）要素復辟罪魁七人為劉廷琛、萬繩栻、陳曾壽、王乃徵、章授、陳毅、張鎮芳。

367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日，「雷馮張被逮捕矣」。

368 政府公報，民國六年七月十五日，命令，第五三七號。

369 同註365。

370 張鎮芳、雷震春、馮德麟因贊助復辟被捕，交法庭嚴懲，張歸大理院審判，雷、馮係軍人，由陸軍部組織高等軍事審判機關審判；經判決，張、雷各以叛亂罪判處無期徒刑，馮則無罪；又三人各有吸食鴉片烟情事，均另處罰金；見東方雜誌，十四卷十二號，頁二〇七，「中國大事記」。

371 政府公報，民國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命令，第七二六號。

372 同上，民國七年三月一日，命令，第七五五號。

373 同上，民國七年三月十六日，命令，第七七〇號。

374 同上，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命令，第九八五號。

。殆民國六年七月十二日，北京之定武軍敗潰請降，其留駐江蘇、安徽境內的定武軍亦軍心不穩，紛起譁變，焚掠甚慘，茲將其騷亂情形分述如下：

1. 徐州兵變：七月一日，宣統詔書到徐，定武軍各營間有掛龍旗響應者。七月二日，馮國璋、齊耀琳會銜電令蘇省擁護共和，於是徐州鎮守使張文生與各統領會商，仍掛五色旗，一切公牘仍循用中華民國陽曆。七月四日，馮國璋的誓師北伐通電到徐，駐徐軍官在鎮守使署會議，決定服從民國，擁護共和，反對復辟³⁷⁵。同日，段祺瑞於馬廠誓師討逆，一面進攻北京，一面令山東督軍張懷芝截阻徐州定武軍北上，並網開一面，傳檄招撫徐州定武軍³⁷⁶。檄文既發，旋代理大總統馮國璋又有明令將徐州定武軍歸倪嗣冲節制。張文生、白寶山鑒於大勢所趨，乃通電表明心跡云：

華密，此次張紹軒奉令入都調停時局，惑於一二僉壬，率行復辟。事前既未見告，難發挽救無從。徐海各營，本其部屬，各省疑慮，理所必然。惟自變生以來，即召集各將校，曉以大義所在，專盡保衛地方之責，他非所知，雖未明白宣布，已隱與脫離關係。誠以旅恩知感，人誰無良，然以私害公，竊所不取，耿耿此心，天日可表。現經奉大總統明令，將定武軍改歸倪督軍節制，善後一切已派員赴蚌請示遵行，謹此電達，伏乞公鑒。定武軍總司令張文生率同各統領管帶等叩³⁷⁷。

七月五日，張勳電令徐州速調步隊十營，馬隊八營赴京。張文生因召集各路統領會議，多主張不聽命，於是張文生覆電張勳，略謂事前既不與將士協商，今日難應調遣。七月六日，徐州喧傳廊房、萬莊定武軍大敗，張文生所部軍官自營長以上，一致主降不主戰，下級軍官暨士兵則相反，羣起鼓噪，要求開隊。各統領允為電詢山東督軍能否容兵隊過魯境赴京，旋得魯督張懷芝覆電，不允北上，兵士始無辭以對。同日，張文生以蕭縣土匪嘯聚，一面致電馮國璋、齊耀琳，請出兵會剿，一面約曹州鎮守使至蘇、魯邊界，協剿土匪。實則張文生此舉，旨在防範徐州定武軍譁變。旋倪嗣冲派人密商張文生所部軍官，以長江巡閱副使名義聯絡之，希望定武軍降倪，允為管轄優待。惟是時駐浦口的定武軍統領吳起恒，已赴南京向馮國璋輸誠。七月七日，駐蚌埠的定武軍統領殷恭先，亦赴南京謁馮輸誠。同日，徐州忽有人造謠，謂張勳戰勝，兵心頗受搖惑。七月九日，海州鎮守使白寶山至南京，表示輸誠，並籌劃安置定武軍善後之策。於是馮國璋、齊耀琳派專使候補道尹王曜、警

375 時報，六年七月十日，「徐州辦軍之現狀」。

376 同上，「段總司令檄徐州辦兵文」。

377 復辟詳志，頁一五三～一五四。

察署長余家謀前往徐州，曉諭定武軍，並與張文生商酌一切事宜³⁷⁸。其後由於張勳在北方失利，困守京城，同時蘇、贛、浙、皖等省討逆軍節節進圍徐州，以致徐州定武軍益形恐慌，情緒惡劣，七月十二日晚，終有徐州兵變的爆發，據中華新報記云：

〔七月十二日晚九點半〕駐雲龍山五十五營先發，槍聲四起。〔徐州〕城內已知有變，卽局城門。接續又聞敵槍，駐城南雲龍山之五十四營，駐鐵佛寺之六十二營，駐幽冥鐘之衛隊，駐津浦車站之馬一、二、三營，均同時響應，槍聲齊發，連續不絕。城內店舖居民，相率閉門匿跡銷聲。該變兵欲進城內，幸經把守南門之第十四營槍斃數名，餘均未敢攻城。卽在城外大肆焚搶，城南各街與津浦站附近一帶加以土匪乘勢，不數時間而精華立盡。十點半，南關外火燄燭天，槍聲盈耳，延燃至下午三點，上街至南關外街一道，計長半華里，門面數百間，皆成爲一片焦土，有德成廣貨店及某藥號索逼銀洋未能滿慾，被槍殺二人，亦云慘矣³⁷⁹。

時報亦謂「徐州城外一片焦土，車站、郵局俱焚」³⁸⁰。順天時報謂「南關已搶掠一空，北關富戶巨商亦均大遭損失」，「人民死傷者不下四百人」，「公私損害共不下二百萬元之鉅」³⁸¹。惟張文生、白寶山在致馮國璋、段祺瑞等告變電中，對於徐州受害情形，僅寥寥數語，而且輕描淡寫，顯係有意短報損失，以減輕其所負責任³⁸²。馮國璋聞變，急令張宗昌率所部二千人，於七月十三日下午乘專車開往徐州痛剿變兵³⁸³。同日（七月十三日），駐蚌埠附近的浙軍聞警，卽先行乘車馳赴徐州，甫抵徐州車站，猝遭變兵伏擊，參謀長鍾士秀等陣亡，經浙軍奮力進剿，變兵不能支持，兼以張宗昌率部馳抵，遂紛紛携械逃散³⁸⁴。徐州兵變雖告平靖，然風潮所及，使徐州所屬各縣境內亦相繼發生定武軍騷亂事件，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徐州西境的碭山縣。

定武軍在碭山縣原駐有第四路統領周金城所轄的五個營，及馬隊三哨，砲隊一哨。七月十二日徐州兵變後，張文生又加派馬隊一營駐防該地。七月十六日晚、十七日晨，其分駐西鄉、楊集、橋集、官莊欄等處的定武軍，均羣起譁變，將各圩寨搶掠一空。七月十九日，駐碭山南關外的定武軍又行潰散，城外居民無一家倖免。

378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戰事消息彙誌」。

379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徐海辦兵焚掠之續聞」。

380 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國內專電。

381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八日，「徐州兵變之詳情」。

382 時報，六年七月十九日，「徐州兵變之官電」。

383 同上，六年七月十五日，「徐州兵變與倪嗣冲之關係」。

七月二十四日，周金城奉令赴豐沛縣剿匪，開至周砦。七月二十五日上午八時，該軍又有四五百人譁變，大肆搶掠後，其幫統馬朝臣亦隨之北去，與豐沛之匪合股，其未譁變各營仍欲進城安歇，經謝縣知事及中央陸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之駱團長竭力勸阻，始退駐朱砦及附郭一帶，搜尋擄掠（該軍駐郭外二日，搶劫附近莊村不下百數十處之多）。八月三日，張文生派侯副官至碭山，勸令周金城移駐黃口，聽候改編。八月四日，該軍竟全軍東去，沿鐵路一帶搶掠騷擾，東鄉、汪閣、夏橋、汪集、及蕭縣境內的王小屯、黃口車站等處，均遭其蹂躪。旋該軍經姜桂題（熱河都統）調赴熱河，但周金城以餘兵無幾，有礙難北上之意，該軍兵士更聲言不願改編，亦不願前赴熱河，使張文生亦束手無策³⁸⁵。周金城所部定武軍跋扈和擾害之烈，於此可見。

2. 海州兵變：江蘇海州所屬東海、灌雲兩縣，完全在定武軍勢力範圍之內，自聞復辟消息，人心慌亂異常，益以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前赴徐州及軍餉積欠不發，終於七月十二日夜爆發海州兵變³⁸⁶。據中華新報云：

東海縣白鎮守使寶山所統定武軍之少數分子，無端譁變。茲悉該處原駐軍隊約計十餘營，大半分防在外，而圖謀搶劫之分子聞僅二、三百人，係駐紮內地者。據一般輿論，彼輩久蓄有徒手發財之思想，此時適因時局不靖，又以防軍遠出，乃決計攘臂而起。該邑全城精華被掠一空，而鎮守使暨東海縣公署亦遭祝融之虐。海州鹽運副使匆匆逃至清江，旋即南下，形像極為狼狽。惟板浦鎮幸有兩淮緝私統領季雨農指揮所部，極力抵禦，始獲幸免，並聞亂軍現仍安居營次，並未他竄，將來有無再生他故，尚難逆料。此事變後，據縣知事及地方士紳報告，係海州鎮守使白寶山之坐營辦兵叛亂。當其逐戶搶劫時至某某兩軍官家，該軍官出而抵抗，旋為辦兵所殺。而白寶山電報督軍省長謂係土匪焚掠，已派駐海坐營出剿，致陣亡軍官兩人，兵士數人，應請從優撫恤云云。齊耀琳不加詳察，乃以白為督率有方，將士用命，深予嘉獎，陣亡軍官准其從優撫恤，是亦可見其夢夢矣³⁸⁷。

順天時報亦記海州兵變情形云：

此處（按：指海州，治所在東海縣）調剩之辦兵只四五百人，進城即放火搶掠，幸免者百家之內一二小戶而已。其中以謝、楊等姓諸大戶受創最巨。當

384 同上，六年七月十八日，「徐州之搶擄與善後」。

385 復辟詳志，頁二二〇～二二二。

38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辦軍焚掠海州之慘劇」。

387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徐海辦兵焚掠之續聞」。

焚搶之時，本城窮戶、流氓附搶者有之。次日，主動之辦軍反歸罪於附搶之窮戶，擒去數人，即於謝姓門口槍斃，宣明非彼等所搶，乃土匪所為。該辦兵等竟欲居功，迫令東海縣電稟省垣，謂土匪起事焚搶，經定武軍剿平，並飭令未搶之楊姓犒軍數千元，以酬其勞。其附近三十餘里，乃新設立灌雲縣舊屬海州之板浦鎮也，淮北鹽務薈萃於此。定武軍處進退維谷之時，焉有不思染指之理。所幸鹽務存款尚多，經其逼索數萬元，尚易為力，聞已取去若干。今日（按：即七月十八日），灌雲縣屬之響水口、楊家集兩處，又以定武軍焚搶告矣³⁸⁸。

板浦（按：即板浦鎮）的定武軍，係來自在灌雲譁變搶掠的亂兵，灌雲被搶情形未悉，但板浦則已十室九空，土匪響應，流竄濟南各場，人民大震。又據南通所屬之掘港場知事報告，該處緝私營係鹽運使劉文揆所派之辦兵，雖僅百人，忽然譁變，該場因別無防兵，祇有任其大掠。辦兵掠畢，土匪繼之，全場損失不可數計³⁸⁹。其他如六合縣、江浦縣等處，亦曾發生定武軍搶掠事件。

3. 蚌埠兵變：定武軍分駐安徽所屬各縣，共計二十三營³⁹⁰，其中以駐於蚌埠者為最多。七月十三日夜，蚌埠定武軍一哨約七十人突然譁變，安徽督軍倪嗣冲令其安武軍二十營，將蚌埠全境包圍，施放排槍一晝夜，定武軍乃繳械投降，未傷一人³⁹¹。又據大陸報七月十五日「蚌埠通信」云：

此間為倪嗣冲之大本營，目下乃有嚴重之騷擾，不但安武軍與定武軍間互相用武，並不安定。且倪自己所部之安武〔軍〕，亦犯搶劫之罪，甚至揚言欲毀壞彼等司令之衙門。自張勳決計拋棄帝國後，倪嗣冲即與此間張之軍官談判條件，倪須欲辦兵繳械，辦兵不肯，遂無效果。星期五（按：即七月十三日）晚，辦兵一隊開槍向倪之衙門射擊，未有所損傷。同時當地一煤行，被屬於倪之兵士一羣搶劫，以至人心大震，凡可以脫身之人，紛紛遷避他處。昨日，倪送袁的美敦書於辦兵，限今晨四時離開，否則驅逐辦兵，已照辦。現紮營於淮河之對岸，倪之部下現正紛紛談論搶劫當地之事，甚且揚言搶倪之衙門，但尚未實行，有馮國璋兵一軍，已經過此間往徐州府³⁹²。

4. 當塗兵變：安徽各縣所駐定武軍，蚌埠而外，以當塗為最多³⁹³，共有七營

388 同註386。

389 時報，六年七月十七日，「辦兵焚掠各縣之慘狀」。

390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十日二，地方新聞。時報，六年七月十七日，「倪嗣冲處置辦軍之主張。」

391 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國內專電。

392 同上，六年七月十八日，「蚌埠兵變記」。

393 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皖省辦兵招撫難」。

，並附以馬砲、機關槍各一哨，計其人數，當在二千以上。七月九日晨，駐蕪湖安武軍第一路統領馬聯甲，水上警察廳長程炎勳等，赴當塗收撫定武軍。十日下午四時，馬氏即行返蕪。聞有三營業已通款，尚有四營未能就範，須看北京消息如何。當塗定武軍既未完全就撫，按其兵力亦未可輕視。故蕪湖軍警不得不嚴爲戒備，一面並派出暗探多名，前往偵探情形。結果偵悉定武軍在外揚言，須搶掠始散，因此謠言四起，當塗、采石等處人民，紛紛遷避³⁹⁴。七月十四日，當塗定武軍似已開始搶掠，據七月十七日之時報「蕪湖快信」云：

〔七月〕十五日午刻，此間紛傳當塗辦軍業已開始劫掠，記者得此消息，恐係謠傳，一面四出探詢，一面靜觀駐蕪安武軍有何舉動，以爲事如果確，則安武軍應星夜出發往剿，乃遲至今日，尙無動作。而商界報告，辦軍確已實行，聖於十四日晚九句鐘時，在此柴巷開始共劫店舖二十七家，其劫掠之詳情，及暫止之原因尙未詳知。惟辦軍搶劫既已證實，此間軍隊何以有賊不剿，誠令人索解不得矣³⁹⁵。

其時駐紮當塗縣屬采石鎮的定武軍，共有兩營，分住於河西太白樓、彭公祠、李公祠等處。七月二十日晚上燈時分，該兩營定武軍集合三百餘人，一律頭纏白布，將辮髮盤結於內，潛行渡河，至采石鎮街，先至恒升雜貨店借錢，該店夥見來勢甚惡，均紛紛逃避。辦兵即鳴槍分道撞門劫掠，直至二十一日晨始止。少數辦兵分携重贓，向慈湖而去，其餘仍整隊回營，全鎮被劫一空³⁹⁶。據當塗縣知事宋燦調查，采石鎮被劫的有李益隆、德大等商舖共四十二家。又附近的霍裏鎮被劫三十四家，和尚橋被劫八家³⁹⁷。七月二十三日晚，烏溪鎮（爲當塗縣的首鎮，與宣城毗連）亦突來辦兵六十餘人，藉收取煙土帳爲名，挨戶搶劫，損失甚巨³⁹⁸。

除了蚌埠、當塗兩縣以外，安徽境內如定遠縣津浦路西池河鎮的定武軍，於七月十六日譁變，共約一千五百人，搶劫該鎮商店，恐嚇人民，商人均被迫繳納大宗款項，以保其眷屬的安全³⁹⁹。其餘如滁縣、臨淮、明光、烏衣等地，亦曾遭徐州潰兵的竄擾⁴⁰⁰。徐州潰兵並且竄至山東、河南兩省境內，據時報記云：

自徐州辦軍譁潰，曹縣失守以來，豫省東部異常吃緊……。頃據東路寶司令

394 時報，六年七月十五日，「辦軍在皖負隅」。

395 同上，六年七月十七日，「辦兵又搶當塗」。

396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皖省辦匪之橫行」。

397 同上，六年七月三十日，「叛匪擾皖之堪虞」。

398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辦匪糜爛皖南記」。

399 同上，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安徽之辦兵叛亂消息」。

400 同註391。

報告，辦軍自大掠徐州後，紛潰東竄，由皖而魯。所携子女三十餘車，輜重六百餘輛，各變兵腰纏纍纍，被魯之五師截擊，救出難婦三十餘人。因沿途駐紮軍隊無多，不敢堵剿，故該匪兵脫去，逆軍所執之旗，上書居字，不知是否假託居正名義，其他南竄西逃之匪，沿途軍卡日有盤獲，已令其薙髮易衣，以待發落，特此報聞云云。又豫東司令寶鎮守使，近因徐州辦兵譁變，四散奔竄，沿途攻城破寨，任意姦淫搶掠，已成流寇之勢。日前十三號，據防虞夏軍隊急電，現有大股辦軍，盤踞碭山，意欲竄擾永夏。當由寶鎮軍調遣毅軍巡防十營，會同後路北洋第七師軍隊，併力前往防堵，互相開砲約數小時之久，該逆軍不支，欲向山東境內臨城、曹州而逃，沿途遺棄馬匹器械無算，死傷辦軍約計三百餘人，逆氛之梟張，於此可見一斑也⁴⁰¹。

至於處置定武軍的辦法，倪嗣冲、馮國璋均有所主張。倪嗣冲提出剿撫兩種辦法：(一)先將皖境定武軍悉數接管，其統領以下軍官，暫不更換，不願就者聽其自由。惟軍官兵士應飭一律剪去髮辮，以滌民國之污。其名義或用定武，或用安武，以迄抽調改編等事，均待商榷。(二)徐州定武軍仍約四十餘營，招撫則需費甚多，攻剿則不可輕敵。倪主張俟各路軍隊到齊，節節進逼，倘敢抗拒，即一鼓殲之。並欲先請山東督軍出兵堵截要隘，以防其北竄⁴⁰²。馮國璋則密電段祺瑞云：

該軍甫經就撫，心尚未安，勢難仍存此定武名稱，使之聚族而處，亟宜設法消納，以分其勢力，而就我範圍。但此時收束之方仍未便操之過蹙，恐激成意外，枝節橫生。至徐海各處匪蹤未清，自應查看情形，分別另遣軍隊前往，未可專任剿匪之責諉之該軍，以致難得實力。茲擬將該軍在蘇者，如張文生、白寶山、楊瑞文各部，悉數編歸警備隊。周金城所部各營，原係毅軍舊部，頃由姜都統（按：即熱河都統姜桂題）電請調回，似當照辦，惟仍應由皖允准就近知照姜都統為宜。該軍在皖者，丹帥（按：即倪嗣冲）亦擬照此辦法行之，轉移間不但抽釜底之薪，並可增車外之輔，所需餉項一節，應仍飭部照案核撥⁴⁰³。

經北京政府與山東、安徽諸督軍協商，決定將駐紮河南歸德的六營定武軍歸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節制，暫由歸德鎮守使監視。駐紮安徽滁州、鳳陽等處的七營定武軍，歸倪嗣冲節制。駐紮海州一帶的統領白寶山所部十八營，歸江蘇督軍節制。駐紮徐州張文生的十八營，及駐利國站迤北魚套邊界的數營，歸山東督軍節制。又對於定

401 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徐州兵變與河南之影響」。

402 同上，六年七月十七日，「倪嗣冲處置辦兵之主張」。

40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三十日，「河南處置定武軍之辦法」。

武軍此次新招募的二十營，尚未撥給分文，即日令其解散⁴⁰⁴。於是安徽境內的定武軍，遂託庇於倪嗣冲，改編為新安武軍（共四十營）。民國九年九月，倪嗣冲因直皖戰爭皖系戰敗而去職，由徐州鎮守使張文生署理安徽督軍。張文生接任後，恐安武軍不為己用，且慮有變故，亟思改易其舊制，以便節制，乃將安武軍全部（共八路）改編為安徽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五個混成旅，新安武軍則仍舊制。然張文生終以非安武軍嫡系，大權旁落，無法統馭，任職年餘，卒被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長馬聯甲排擠去職。民國十一年十月七日，馬聯甲得蘇督齊燮元的援助，以旅長而陞任督理安徽軍務善後事宜，為民國以來所僅有，恃其奧援，毅然下令將新安武軍（即舊定武軍）四十營裁撤，選其精銳補充各部，餘者遣散，每年減少軍費數百萬元。至是，辦兵始告絕跡，而特殊的私人軍隊，亦遂消滅⁴⁰⁵。

（三）張勳避匿與引渡之未成

民國六年七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張勳因戰敗窮蹙而避入荷蘭公使館，其經過情形，據同年七月十三日的順天時報載云：

聞有某外國人前晚至張宅勸告張勳曰：足下決死為宣統戰，誠屬不得已，願將令眷屬速行避難。張勳當即謝絕，並謂同死而已，某外人遂辭而歸。翌晨，開始攻擊，共和軍之壓迫愈甚，至包攻張軍於南池子方面，張勳之命正迫於眉睫之時。偶一汽車坐乘二外人，冒彈雨至張宅，先將張勳眷屬護送至德國醫院，復駛回至張宅，偕張勳至荷蘭公使館懇請保護，其避難實情雖不詳悉，或死期逼迫之際預擬逃亡，早與荷蘭公使有所相商歟？第又有謂荷蘭公使親至張宅告張勳以有利之條件願否調停，張勳當即諾之，荷蘭公使即謂此處已危險，未便會商，請同余往，張諾之，遂乘汽車至荷蘭公使署，到後即告張曰已戰敗矣，不如戰停避難於此。張不聽，將他去，嗣為衛所阻，切始齒罷行云云⁴⁰⁶。

另據張勳的副官劉世欽（譯音）回憶云：

當大帥公館被砲火猛烈轟擊時，吾人決計將大帥眷屬（兩太太、六小孩、乳娘數人）移出危地，太太不肯行，謂願同死宅中，吾乃將彼抱出。時街上祇有人力車一輛，即置諸車上，吾及他人（小孩乳娘均在內）步行，由南池子直至馬禮遜街。大帥之小汽車追上，吾等遂同乘，馳至使館界，時約十時許

404 復辟詳志，頁二二三。

405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國軍事史，上册，頁二五九～二六〇。

40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三日，「張勳竟惜命乎」。

。吾復乘汽車趕回，則大帥宅已被砲火焚燒。有朱姓者，被彈傷腿，大帥方立於此人身旁，仍安然指揮部下，參謀諸員均勸大帥離開危地，俾彼等可以一心作戰，甚至大眾跪地力求，大帥卒不聽。後忽有二外人乘一汽車至，出於吾人意外，不知是何國籍，彼等謂奉命來載大帥至使館界內，保其生命安全，大帥仍拒絕，彼等不顧，拖大帥入車，吾等亦勸之，卒由余陪大帥及外人共四人乘車出南池子，沿長安街入使館界。車上未插旗幟，兩外人亦未佩紅十字徽章，沿途有攝影者，其影片可以證吾言之確。外間傳說吾人受傷，並非事實。當時大帥似未覺悟彼一入使館界戰事即將隨之告終，迨彼覺悟此層，即堅欲回去，經人力勸始止。吾人向彼告別時，彼憤然曰：吾名譽縱敗壞，吾不以爲意，吾之良心上甚安恬也⁴⁰⁷。

以上兩則記述，自以後者係當事人數天以後的回憶較具價值。惟其對於張勳的脫逃動機多方迴護，似乎有所曲筆。至於所述張勳入荷蘭使館的經過情形，或離事實不遠，可資採信。

不過，以上兩則記述均未指出搭乘汽車救助張勳脫逃的兩位外國人的國籍，然就張勳與德國的關係看來，這兩位外人極可能就是德人，時報曾舉出以下的例證：(一)德使辛慈於其回國途中，經過徐州，在張勳邸住宿二夜。(二)張鎮芳、雷震春曾屢次與德使會見。(三)復辟宣言後，梁敦彥特謁法國公使，當時曾謂中國復辟成功，應取消對德斷交，仍歸純然中立國。(四)復辟後，張勳釋放其在西山所收容的德俘四十二名，仍允回其兵營。(五)七月十二日之戰鬪，德國兵營曾借給張勳機關槍。(六)德國報紙對於復辟極表贊同⁴⁰⁸。七月十五日的字林報「北京通訊」且謂復辟初起，北京德華銀行經理柯地司氏 (Coydes)，竟貿然以百萬元鉅款供張勳揮霍⁴⁰⁹。又此次京城之戰，有人路拾定武軍所發射過的空彈殼一枚，上鑄有「杜塞道夫一九一四」字樣，其它軍用品亦多爲德國所製⁴¹⁰。甚至有人目擊張勳軍內有五、六名德人指揮砲手發射，故砲擊準確，討逆軍頗爲所苦⁴¹¹。復辟的最後數日，德人數名與張勳往來甚密，定武軍受傷者，均約定送往德國醫院治療，並許張勳隨時往視⁴¹²。張勳暨其眷屬逃入使館界後，英、意兩國使館相距較近，且亦穩妥，而獨先詣奧使（按：張

407 時報，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西報紀張勳與德無關及其避入使館之詳情」。

408 同上，六年七月十九日，「復辟與德國之關係」。

409 轉引自翹生：復辟紀實，頁五一。

410 張慈宣：復辟詳志，頁二二七。

411 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譯電。

412 復辟詳志，頁二二八。

勳眷屬逃入奧國使館），其為何冒險趨遠，實令人生疑⁴¹³。七月十二日晚，張勳從荷蘭使館移至德國兵營內（德兵營由荷蘭公使館兼管）⁴¹⁴。其眷屬及隨從共十四人，陸續前往會合，分居營房兩間，頗受優待，飲食起居一如平日⁴¹⁵。七月十三日正午，駐京各國公使集會於荷蘭公使館，協商處分張勳問題，據七月十四日的順天時報云：

駐京列國公使應公使團主席荷蘭公使之招，特於昨日正午集會於荷蘭公使館。在荷蘭公使邀請各國公使之初意願，欲協議處分張勳問題，孰知協商各國公使均以張勳與敵國人有關係之證據，昭然若揭，咸抱不快，且以張勳不入協商國公使館，協商國對渠不能負何等直接之責任。即讓一步而言，假定張勳已入東交民巷之民家，則協商國雖應負間接之責任，但已入中立國公使館，則協商國對之自無須講何等之手段，張勳處分問題於是告終。……關於張勳〔列國〕全任中國政府與荷蘭公使交涉，列國當取旁觀之態度云⁴¹⁶。

荷蘭公使貝拉斯是否受德國政府委託庇護張勳，不得而知，但其為親德派，似已無疑。北京政府外交總長汪大燮語荷蘭公使：張勳係國賊，非政治犯。貝斯拉答以未議妥，不能引渡⁴¹⁷。七月十七日，汪大燮正式照會貝拉斯：

為照會事：此次張勳作亂，逃入貴國使館，希圖苟免。該逆此等舉動，應為中外所共棄，現該逆既匿居貴國使館管轄之地，貴公使自必設法禁止該逆，勿在匿居處所有何等直接間接得以影響本國治安之舉動。為此應請貴公使嚴禁張逆，勿得接見中外人士，及與外界通遞消息，以遏亂源，實紓睦誼。至外間盛傳張逆有密謀潛逃之說，此等逆徒，當本國政府尚未決定處置辦法之先，並請貴公使嚴重監視，勿任逃逸，致令貴公使駐節之友邦，復有為該逆擾亂之虞。中和（荷）睦誼素敦，貴公使自必深表同情也，相應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見復為荷。至照會者⁴¹⁸。

七月十八日，貝拉斯即照復汪大燮：

為照復事：本月十七日接准貴總長來照，已經閱悉。此次張勳作亂，叛逆共

413 同上。中華新報，六年七月二十日，「西報紀張勳與德人之關係」。

414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七月十三日，第九七一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八九。

415 復辟紀實，頁一六五。

416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四日，「協商列強之憤激」。

417 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國內專電。

418 北洋政府外交部編：外交文牘（臺北，文海，近史叢刊，民國六十三年），「張勳逃匿和蘭使館案」，頁一。

和，此等舉動，實為中外所共棄，本大臣之意亦表同情於貴總長。查張勳逃入本館，當即設法禁止，不使與外界有何等交通，以免發生中國治安之影響，業與貴總長當面談及。茲特再為聲明，此等羣疑衆慮之人，住居使館界內，本大臣亦知負有重大責任，所以監視甚嚴，不令張勳及同寓之人接見中外人士。並由和兵晝夜看守，其地嚴禁行人，萬不能密遞消息。再張勳事敗猝入本館，本大臣礙難拒絕，不得不與以避難之地。中和睦誼夙敦，自當嚴密防範，不使由此避難之地，生出妨礙友邦治安之事，想亦為貴總長所深信，相應照復貴總長查照可也，須至照復者⁴¹⁹。

九月二十一日，汪大燮向貝拉斯提出解決辦法二端，希望其從速斟酌見復：(一)請貝拉斯將張勳交出，民國政府保證保全其生命。(二)請於最短時間內令張勳離開中國，安置一特定地點，並令其聲明永遠不離此地，再有謀為擾亂中國治安情事⁴²⁰。可見北京政府已經有所讓步。九月二十四日，貝拉斯將復文面交汪大燮，希望汪同意：張勳如得有相當機會，即便離開中國，至荷蘭國，或其他距中國遙遠的中立國。啓程以前，張勳須預先聲明毫無謀為擾亂中國治安情事，若無中國政府允准，不得離開其所居之地，回至中國⁴²¹。貝拉斯此封復文，語意十分含混，顯然在推諉延宕。關於安置張勳的地點，僅稱擬送往荷蘭，或中立國，並未聲明如何安置，如何防範。汪大燮對此甚表不滿，並認為荷蘭為歐洲樂土，似非放逐罪人之處，而中立國一語，用意尤為不當。故九月二十七日汪致函貝拉斯，要求其曲從中國政府之意，由中國指定中荷兩國公共之友邦，於其屬地中將張勳委託安置⁴²²。汪大燮隨與法國公使商議，並得法國政府同意，將張勳、萬繩武（萬於復辟失敗後避入法國使館）一同安置於法屬雷佑寧（R'eunion，在非洲東部印度洋上，與馬達加斯加相近）小島之內，貸其一死，由法國負責監視，不使有擾亂治安舉動。惟貝拉斯迄未承認，以致該項辦法迄未能實行⁴²³。汪大燮派人往詢貝拉斯，則云將張勳交與中國，或由第三國看管，均係不能有之事⁴²⁴。其庇護張勳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民國六年十一月一日，張勳自德國兵營移居荷蘭使館⁴²⁵。其移居原因據同年十

419 同上。

420 同上，頁一～二。

421 同上，頁二。

422 同上。

423 同上，頁三。

424 同上，頁四。

425 「在中國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十一月二日，第一五二五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一二一。

一月七日之時報載稱：

張勳移居荷蘭使館，已誌各報。據共同通信社消息，則此事之由來，實因外交部日前曾向荷國公使提議，謂引渡張勳雖暫從緩，然使張勳久住德國兵營，殊為不當。同時並將此意通告外交團，外交團即於十月二十六日會議，協議張勳遷居問題，決議先移於荷使館內，然後再遷往相當之地點消息。張勳移居荷使館，實由於此。查現時協商國方面，關於德奧兵營問題，與荷國稍生糾葛，因協商方面主張兵營之性質與使館不同，故由荷使館接管德、奧兵營，實違反法規。張勳之遷移，亦與此等問題不無關係云⁴²⁶。

然而就在張勳移居荷蘭使館的前夕，王占元（湖北督軍）、李純（江蘇督軍）、倪嗣冲（安徽督軍）三位督軍聯名電請馮國璋，為張勳減刑。舊定武軍各統領亦聯名要求赦免張勳⁴²⁷。同年十二月，康有為致函新任外交總長陸徵祥，為張勳說項，以為「流之非洲馬達加斯加旁島至熱之地，是殺之也。」希望陸氏「幸施大慈，告外使謂今時移勢易，安置紹軒于非洲事，可以廢止。聽其在京，一任荷使看待，勿逼逐之，則感激大仁，同於身受矣」⁴²⁸。民國七年，康又致函馮國璋，仍引馮為復辟同志，促其舉事，並請善待張勳云：

張紹軒乃中國血性奇男子，平日與公地位相敵，或有意見微嫌，公今藉此收之施以大恩，特許赦免，張紹軒必能感恩圖報，為公竭力，僕言其忠於清朝必能忠公也。古人射鉤之怨，以收人才，況公與紹軒本無大怨而不可收其大用乎？如公有意復辟，則尤不可失也。如公無意復辟，或畏張紹軒而不欲赦之，亦宜篤念故舊，量宜近地，豈可投之數萬里外炎熱之地以殺之乎？想公原心亦不忍也⁴²⁹。

惟馮國璋在其總統任內（民國六年八月至七年九月），迄未有明令赦免或寬貸張勳。事實上北京政府自始至終並無引渡張勳的決心，態度也不够積極。汪大燮迭與荷蘭公使貝拉斯交涉，不過是虛應故事，以安撫國內人心（尤其是南方民黨）而已。協約國各公使雖不滿張勳親近德國，然亦止於激憤，少有實際行動來干涉此事。加以貝拉斯堅持不肯交出張勳，亦不接受流放張勳的意見，張勳匿居荷蘭使館的交涉遷延數月，遂無任何結果，而不了了之。

426 時報，六年十一月七日，「張勳遷移荷使館之原因」。

427 「石光天津駐屯軍司令官致上原參謀總長電」（十一月二日，天電八七），日本外交文書，大正六年第二冊，頁一二一。

428 康有為：「致陸總長書」（民國六年），載蔣貴麟編：萬木草堂遺稿外編，下冊，頁六三五。

429 康有為：「致馮華甫書」，載同上書冊，頁六四八。

民國七年十月十日，徐世昌就任民國大總統，徐本忠於清室，隨於十月二十三日下令赦免張勳：

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曹錕等電呈，前安徽督軍長江巡閱使張勳，因案獲譴，迭經電請赦免在案。該使坐鎮徐淮，宣勞民國，論功差足抵罪。現案內諸人先後均邀寬典，請一體准免通緝等語。張勳前經通飭緝辦，本有應得之罪，惟既據該經略使等，以前勞未容湮沒，同案已荷矜全，合詞籲請，應准免予緝究，以示寬大，此令⁴³⁰。

於是，張勳終獲自由。

四復辟佚聞

張勳率區區數千名定武軍自徐州北上入京，如非得實力派的贊助，何敢輕於一試，發動復辟？民國六年七月六日，張勳因各省紛紛反對復辟而向清室辭去內閣議政大臣暨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各職，並將情形電告各省，其電文略云：

勳以悲天憫人之懷，而作拯溺救焚之計，度非君主立憲政體，無以順民心而回末劫。欲行君主立憲政體，則非復子明辟，無以定民志而息紛爭。此心耿耿，天日爲昭。所幸氣求聲應，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與其謀，東海（按：即徐世昌）、河間（按：即馮國璋），尤深贊許，信使往返，俱有可證。前者各省督軍，聚議徐州，復經商及，列諸計劃之一⁴³¹。

數日之後，張勳又致電直隸督軍曹錕、山東督軍張懷芝、安徽督軍倪嗣冲、浙江督軍楊善德、福建督軍李厚基、江西督軍李純、河南督軍趙倜、駐洛陽陸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湖北督軍王占元、奉天督軍張作霖、山西督軍閻錫山、陝西督軍陳樹藩云：

前荷諸公蒞徐會議，首由張志帥（按：即張懷芝）、倪丹帥（按：即倪嗣冲）、趙周帥（按：即趙倜）、李培帥（按：即李厚基）及諸代表揭出復辟宗旨，堅明要約，各歸獨立，前言在耳，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故弟等帶隊北上，臨行通電，諄諄以達到會議主旨爲言。弟之托任調人者，以未得京師根本之地，及弟至京、津，猶未遽揭出本題；蓋以布置未妥，未敢冒昧從事，故請解散國會，聽李九組織內閣，並請各省取消獨立，皆所以示天下不疑；及事機已熟，乃取迅雷不及掩耳之計，奏請皇上復位。然事先未與諸公奉商者，恃有徐州會議之要約也！今事已舉辦，皇上御極日，萬衆騰歡，亦可見天

430 政府公報，民國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命令，第九八五號。外交文牘，「張勳逃匿和蘭使館案」，頁四。

431 該電全文，見東方雜誌，十四卷八號，頁一九七～一九八，「內外時報」。

心民意之所在矣，乃諸公意懷觀望，復電多以事前未商爲言，聞之不勝悚愧，誠知衆戾，然徐州會議之要約，諸公豈忍寒盟？且天下苦共和久矣，舍復辟安有補救之方，諸公明哲，素有同心，若疑弟專擅，頓食前言，則弟一身不足惜，設國是動搖，陷於危亡之地，諸公豈忍因小嫌而誤大局？且事已至，安有更改之理，同屬北派，何忍同室操戈？用特瀝血搜誠，務懇飛速贊成，以踐前約，萬勿稍存意見，天下萬幸！特陳委曲，萬乞見原，立候賜音，是所至盼⁴³²。

又據七月十日順天時報謂：「張勳將宣布去年徐州第一次會議（按：指民國五年九月召開的徐州會議）議場之紀事錄。據張勳云，會議時馮氏、段祺瑞、梁啟超、徐世昌均允協助復辟之舉云」⁴³³。康有爲則於七月七日致函徐世昌，求其轉圜，其中提及「十四省督軍會議徐州，決行復辟，署名畫諾，信誓旦旦，故張紹軒引兵入都，舉行復辟」⁴³⁴。復辟失敗後不久（約八月十六日），康致電馮國璋，電文中亦謂「不意各省督軍與張紹軒會議徐州，決行復辟，信誓旦旦，而忽背之也。紹軒提輕兵六千，深入京師，舉行復辟者，信諸公同心之故，不圖今皆改易面目，大聲疾呼，反稱討逆也」⁴³⁵。從以上所述各情看來，參與徐州會議的各省督軍簽有贊成復辟的誓約，或非虛言⁴³⁶。試觀都門之戰的前夕，突有人主張調停，甚至段祺瑞亦謂此次復辟運動與張勳無關，勸態度強硬的馮玉祥勿爲己甚⁴³⁷。復辟失敗後，北京政府對參與復辟者的縱容以及懲辦復辟禍首的草率，對引渡張勳一事的消極作風，甚至其後王占元、李純、倪嗣冲、曹錕、張作霖等先後替張勳要求減刑或赦免其罪，都不難窺知復辟的內幕。據民國六年七月十四日文匯報的社論云：

據其（按：指張勳）某種宣言，謂復辟計畫始於數月前之徐州會議。此事由彼發難，當時亦經商定，此言殆非全屬子虛，蓋當時傳聞，固有張提議復辟之說也。張又言彼藏有文件，證明某某居高位之大員牽涉復辟密謀。使彼果有此等文件者，殆已携赴荷蘭使館，則苟非此時有人以金錢將其賄賣，此中黑幕之揭露，定已不遠，吾人可拭目俟之矣⁴³⁸。

432 該電載申報，六年七月十九日，轉引自白蕉：「宣統復辟」，人文月刊，六卷七期，頁三一～三二。

433 順天時報，六年七月十日，譯電。

434 復辟詳志，頁一六七。

435 康文佩（康同壁）編：南海康先生年譜續編，頁一三一～一三二。

436 鄒念茲譯：「張勳與伍信夫」，曾提及徐州會議十三省督軍立有誓約，贊成復辟，見近代史資料·總三十五號，頁一二五。

437 馮玉祥：我的生活，頁三一～三三。

438 轉見於時報，六年七月十六日，「西報之復辟善後談」。

其後如民國十年六月五日申報轉載天津益世報「張勳之復辟始末記」云：

張勳運動重登政治舞臺，其唯一要挾品，即為張之手中有復辟始末記一冊，以為本人重上舞臺之良好媒介。張氏時常掀髯，謂所親曰：吾將付印，且用珂羅版印成原文，以存其實，其中如某也有函贊成復辟，某也有電稱皇朝深仁厚澤，某某有電，某某有函。脫經印出，關係甚大，故張勳視之為奇貨。去年運動發還財產，即曰：「我將付印」，因遂有人為之請求發還財產。後來要求開復功名，即曰「我將付印」，後有人為之說項，而林壑督辦之令以下。本年三月，張欲得省區地盤，復派其徒言於某疆吏曰：「吾又擬將此項復辟始末記排印，以了畢生之願」，某疆吏驚駭異常，派人婉請將此項始末記交出，並言無論如何，必將為少軒出力，得一地盤。故張勳所以為政潮中之關係人，蓋恃此始末記耳。今此記已入於某疆吏之手，而張勳之出處，已漸漸沉寂矣⁴³⁹。

又民國十三年五月二日申報「復辟案秘密文件之蹤跡」云：

復辟案秘密函件之蹤跡，聞已入法國人之手，輾轉渡海入巴黎。國聞通信社北京通信云：民國六年張勳復辟時，勳自稱已得京內外各當道要人之同意，徐州會議，各要人均派列席，有會議錄及各要人函札可證。此項會議錄及函札，勳在生前屢欲宣布以洩憤，輒為左右所勸阻。近聞此件已輾轉入於法國人之手，並已渡海至巴黎矣。據最初保管此件之某君云：該密件分二類，一類即世所稱徐州會議錄是也，其實徐州會議，並無會議之形式，張氏向不喜新式會議，不過招集京內外代表談談而已，故會議錄非當時會場之記載，係由幕僚事後記述，以資信守；一類即各要人信札，計共八十二封，均係答復張氏贊成復辟主張者，馮國璋有兩函，並係親筆。惟各函雖贊成復辟，而多無期限，故以後張氏詰問各要人，各要人即以此自行辯護，謂辟固當復，但今尚非其時。又已經退職某巨公，及現任要職之某巨公，均赫然在贊成之列，惟段祺瑞始終未與聞。段之觀信某君確曾一度至徐州，張以為足以代表段氏，誤謂段亦同意，其後始知內容並不如是；故段起討逆軍，張對段毫無怨言，謂芝泉本來反對我，應該打吾的。而於其他要人，則備極詈罵，在軍中輒拍桌指名醜詆焉。

某君之言，大略如是。有詢其通函札各要人之姓名者，某君不肯列舉，謂尚須苟全性命，此等要人，得罪不起也。愚為好奇心所衝動，曾赴法使館員聞

439 申報，十年六月五日，轉引自白蕉：「宣統復辟」，人文月刊，六卷七期，頁一三二。

談，陰探此事，館員似不承認已將該件運往巴黎，但言若果有此，非至中國方面發表，法國決不發表，恐須留作我輩子孫考古之用矣⁴⁴⁰。可見此復辟佚聞，雖不盡可信，但亦非全屬子虛，其中有若干蛛絲馬迹，頗耐人尋味。

九、結 語

丁巳復辟一幕，固係張勳蓄謀已久，利用民國府院之爭、督軍團叛變的機會而發動，但是溥儀於退位後坐享民國給予的優待條件，仍得保有帝號，暫居宮禁，維持一「小朝廷」的局面，使復辟派深自慶幸而躍躍欲動，實為其得以開場的根本原因。它的開場，是民國史上的一樁大事，其影響也是多方面的。就民國而言，它使共和政治緊接洪憲帝制以後再度遭到頓挫；就復辟派而言，它使復辟人士數年來夢寐以求的願望得以實現。然而丁巳復辟有如曇花一現，前後不過十二天，即告失敗落幕。此一結果足證人心趨向共和，民國國體經歷這番考驗，愈形穩固；復辟派則遭此慘痛打擊，意氣消沉，日漸式微。其後十五年間，儘管仍有少數復辟派分子鍥而不舍，從事各項努力，以謀恢復清朝，而皆徒勞無功，似已不足為奇。民國二十一年三月，溥儀終為日人煽誘，出任「滿洲國」執政；至此，復辟派步入歧途，全然變質。

440 申報，十三年五月二日，「復辟案秘密文件之蹤跡」。